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十二號

對於新女子的要求……的實
非是公民……高山
婦女體育芻議……王庚
家庭組合論……黃石
未來社會的婦女……詠唐
婦女勞動問題……朱枕薪
戀愛的悲劇……黃發中
近東婦女運動現狀……澤民
關于杭州繅絲的婦女……高山
奶母……夢雷
暮途夕……南平
車骸渡……陳中舫

Vol. IX, No. 12, December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叙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一角二分及一分者爲限）
一期	二角	二角一分
半年六期	一元零五分	一元二角零半分
全年十二期	二元	二元一角

郵費表

本埠	本國（日本同）	郵會各國
一分	二分	八分
六分	一角二分	四角八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九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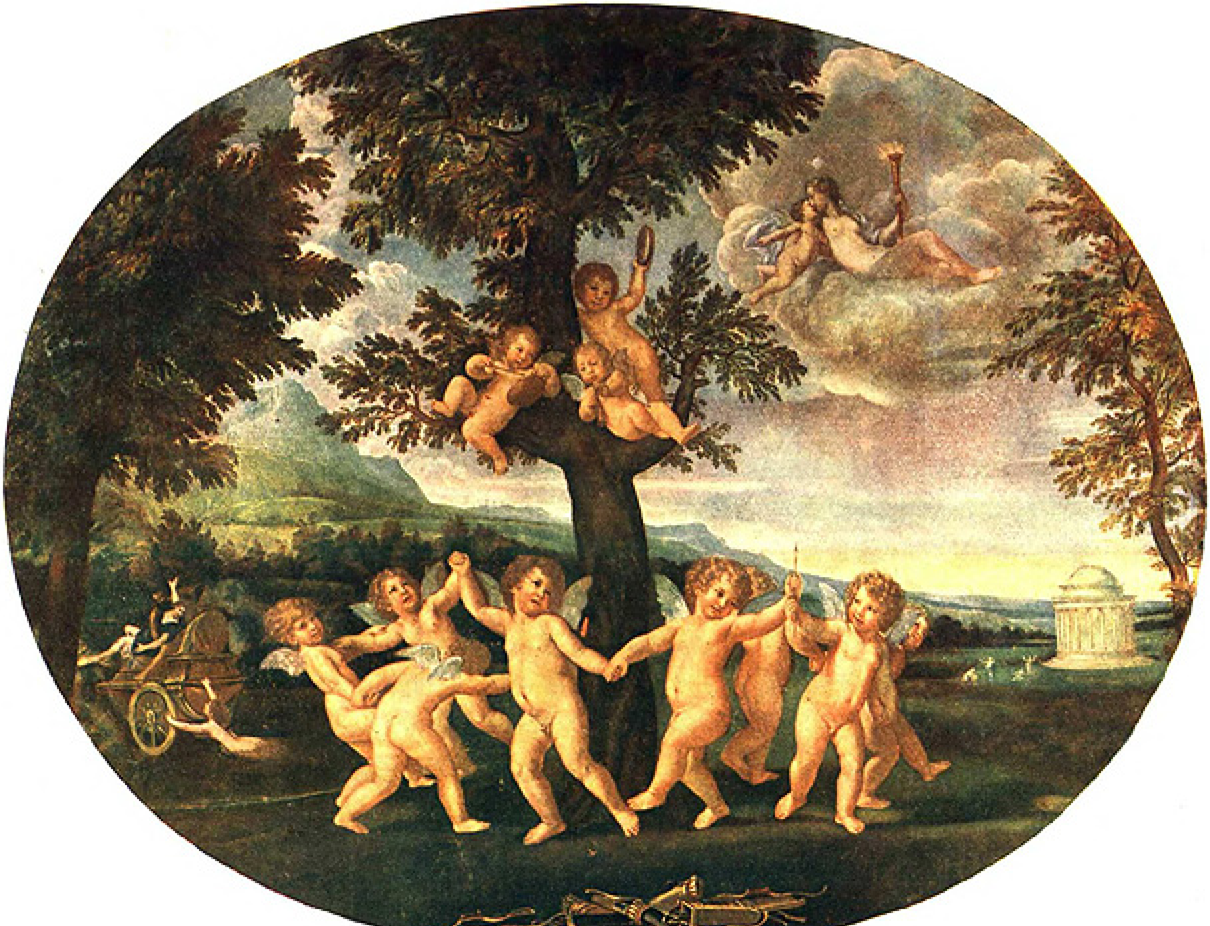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及底面之內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圖畫中，正文前	正文中，正文後
全面	四十元	三十二元	二十四元	十六元
半面		二十元	十四元	十元
四分之一			八元	六元五角
一方			二元五角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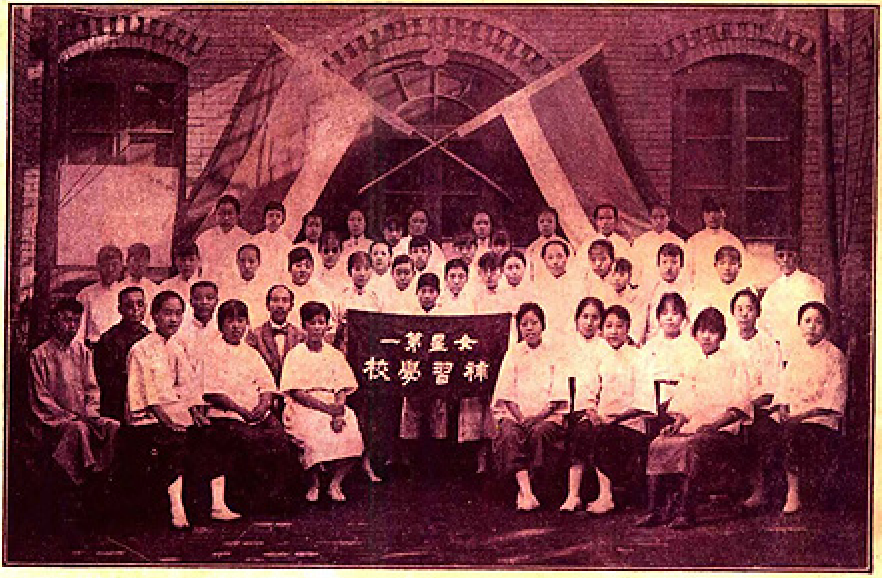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 外埠函詢即行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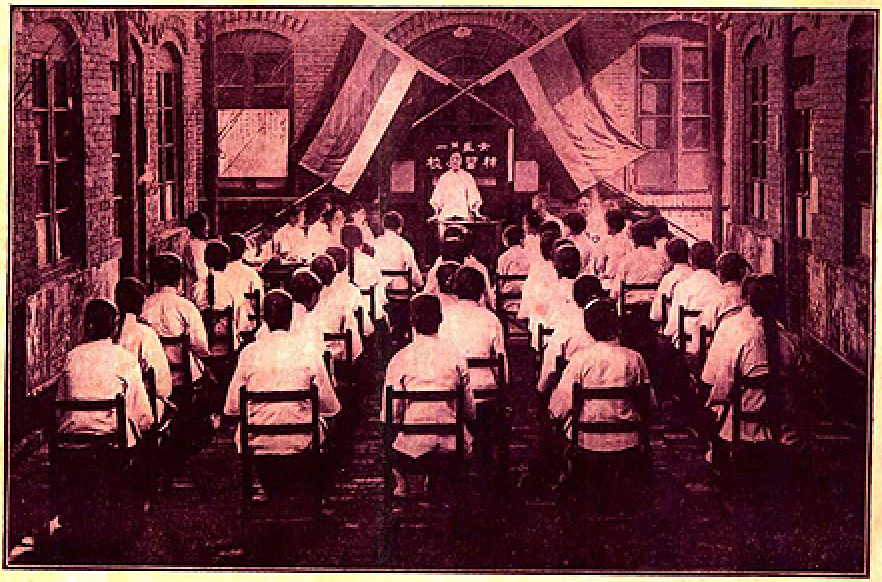
仙人之舞



"Puttentanz"　　Francesco Albani 作

天津女星第一補習學校





斯干迭那維亞婦女領袖

（參看本文）



瑞典議員尼那班
瑞威法律家申中婷
開爾斯鑒格

愛倫凱
瑞典政治家維克稅爾

瑞威議員普拉東
記者亞衛登夫人
波納維教授



婦女雜誌第九卷第十二號目次

插圖
□三色版名畫「仙人之舞」
□天津女星第一補習學校二幅
□斯干狄那維亞婦女領袖八幅

對於新女子的罪言……顏實（三）
誰是公民……高山（八）
婦女體育芻議……王庚（一一）
家庭組合論……黃石（二〇）
未來社會的婦女……詠唐（二七）
婦女勞動問題……朱枕薪（三三）

評壇
□將來的女權運動……高山（卅四）
□婦女運動的回顧……晏始（卅五）
□閑散階級婦女的責任……高山（卅七）
□謬誤的性觀念……健孟（卅八）

北京師大附中男女同學紀實……秋星（四五）
戀愛的悲劇……黃亞中（五七）



世界婦女狀況

近東婦女運動的現勢……澤民（四二）
斯干狄那維亞婦女的進步……高山（四七）
俄國的新勞動法與婦女……朱枕薪（五一）
國際教育會中的婦女……（七）
美國離婚案的增多……（六四）
古巴第一國民婦女會消息……（四六）

通訊

□關於重婚問題的兩封信……李希龍 數堅君（一一〇）
□戀愛失敗者的慎言……趙慕遊（一一二）
□強迫結婚的法律問題……諸葛俠（一一三）
□五位想解約者的來信……竹軒等（一一四）
□問對於戀人應取的方針……靜軒（一一六）
□關於戀愛結婚及擇偶的意見……何玉龕（一一七）
□華林君的失戀事件……東濟（一一九）
□可否求婚的疑問……笑霞（一二〇）
□如何表白眞心……夢仙（一二一）
□妻對於被遺棄時應取的態度……T．C．（一二一）
□應否和不能生殖的女子結婚……程伯愚（一二三）
□對於舊式婚姻的兩個疑問……C．S．T．（一二三）
□戀愛的危險……張絅之（一二三）
女青年會全國大會議決案……（六七）

（接次頁）



除夕……南平（五三）

奶母……夢雷（五八）

候渡……陳中舫（六五）

在中學畢業之後……書琴女士（六八）

亡友C君的遺書……祖堂（七〇）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作（完）……胡學志（七二）

一個無人補的缺 俄國坡太本柯作……余芷湘（八六）

小品

我們的快樂……醉雲（九六）

大樹下的玫瑰……醉雲（九六）

妹子的翦髮……石君（九七）

母親的愛……程啓文（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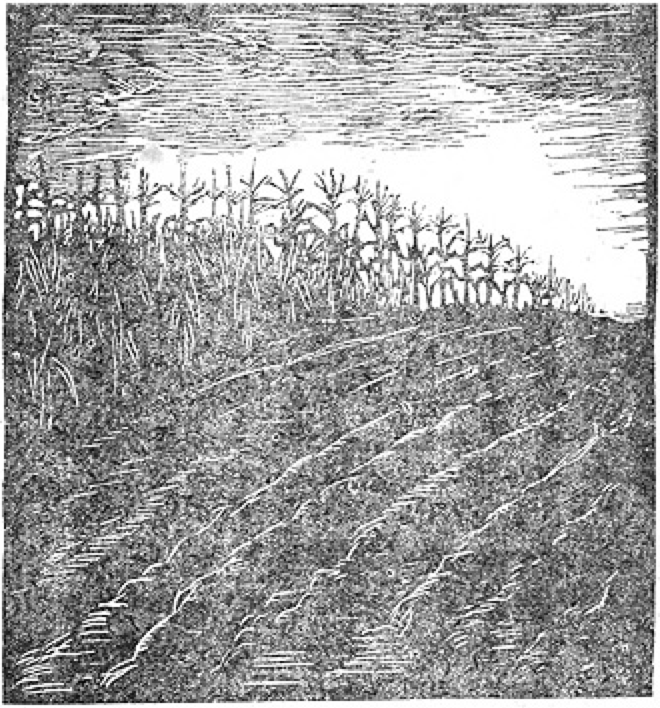
意外……馬春芳（九九）

臨產的預備及幼兒保護法……景遙（一〇〇）

關於遺傳系統及體質的知識……慕林（一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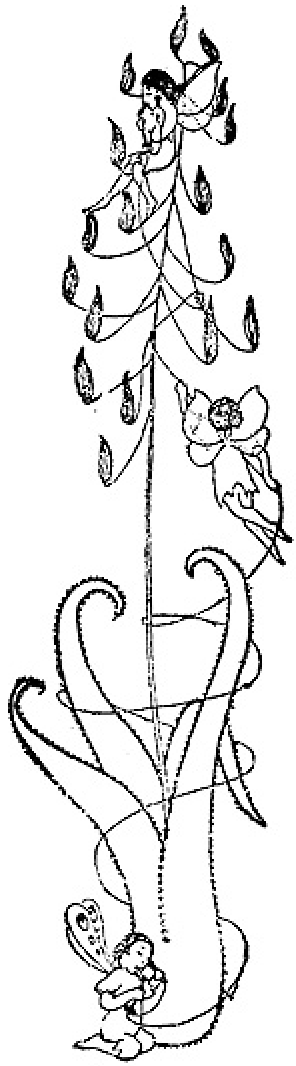
線結六角花籃編法……戛玉（一〇五）

讀前號……（一一四）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十二號



對於新女子的罪言

顧實

多拉羅素夫人在去年離華之後，曾經撰了一篇中國的女權主義和女性改造運動的論文，發表於日本女性改造的創刊號上，竭力贊揚我國的新女子。開端便說，『在中國，充滿了淡泊，自由，和活潑的空氣。要求能與西歐的，祇有在已覺悟的俄國婦人間可以找到些，而最進步的條頓民族女權主義者，却未能至此。』(譯文見本誌九卷一號『婦女運動號』)像這樣的褒詞，在我們中國的女權主義者聽了，怕不免要『受寵若驚』罷。

我是切望中國女權主義迅速發達，迅速成功的一人，但或者因為我的希望過於切迫，不免常常覺得中國的女權主義絲毫沒有發達，並且很少成功的希望。我雖然不敢說羅素夫人的觀察完全錯誤，却不能不使我疑心到她或者存有把中國女子做一個陪客，去嘲笑西方女子的意味。在我看來，中國的女子似乎沒有一件可以和西方的女子相比擬。與我抱同感的，在中國或者也不止一人罷。

婦女主義者最初的目的，即在男女的平等。中國的新女子，能够在演壇上講演男女平等的重要，或提筆作男女平等的論文的，固然多得很，然一經從實際上考察起來，便很難說了。就學力而言，中國的提倡女子教育，幾乎與日本同時，然而女子之中，爲我們所知名的著作家或文學家像日本那樣的，究有幾人呢？更不必說到歐美諸國了。就使和男子比較起來，中國的男子，有學問的固然也少得很，然照一般的情形看來，總不能不認爲在女子之上。就一般而言，男學生的求學，至少還想將來在社會上騙一口飯喫，至於女學生的大部分，不過把求學當做出嫁的準備罷了。這固然也是受環境的驅使和主持教育者的不善，然婦女自身的沒有研究心，決不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的。

講到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更足使我們發生慨歎。在二十年前，雖然也有過所謂爲國流血的女子像秋瑾一類的人物；然這在後來不過變成一種虛憍的習氣。民國以來，所謂「英雌」一流的人物，不但私行不檢，爲一般社會所詬病，那卑鄙無恥的程度，如掛名顧問，上表勸進等等行爲，也不劣於最貪鄙的政客。至於團體的組織，從民國初元的女子參政同志會，男女平權維持會等，直到最近發生的許多婦女團體，在起初的時候，雖然也轟轟烈烈，動人聽聞，但過了不久，不是分裂暗鬬，自行破壞，便是無聲無臭，漸歸澌滅。這許多旋起旋滅的女子團體，在社會上究竟做過怎樣的事業呢？

羅素夫人竭力稱讚中國女子對於體育的熱心和體力上技能的優秀，但我們一看今年遠東運動會中我國女子運動的成績，便可曉得我國女子的體力，與日本及菲律賓的女子比較起來，還相差很遠，不要說是歐美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雖然也曾有過所謂女革命軍，然聽說此等女軍士，一聽到槍礮聲，都狼狽的逃回了。一般女學校中的學生，都把體操當作一種可厭的功課，一出了學校，更不知再有所謂運動這一種事情。即使把這些丟開不講，祇要看一般新式的女子，把胸部束得非常緊迫，抑壓乳房的發育，不顧呼吸的困難，以自己身體的瘦削，當作一種美觀，便可知道她們對於所謂體育的態度了。天足運動，在二十年前，雖然已很盛行，然而到了現在，却還有許多七八歲纏足的女孩，並不見有先覺的女子去糾正她們，或像從前的從事天足運動。而且此等新女子，自己雖然沒有纏足，也很有多人束上一二層的布條，使兩足成爲尖形的。至於摹倣歐風的高跟鞋，則方興未艾，以爲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哩。

關於婚姻的問題，在新女子，當然應該有所覺悟了；近來戀愛結婚，自由結婚的聲浪已經很高，一般新女子也常常當作口頭禪。然

在實際上，能够明瞭戀愛和結婚的意義的，眞是少得很。那些雖然受過了新教育而仍願做舊式婚姻的奴隸的固然不必說；便是自命爲新女子的人物，也無非注重在對手的門第，財產，地位上，祇以『便宜結婚』爲目的。對於父母提議的婚姻，如果夫壻並不是富有和高貴的，纔藉着自由婚姻的題目來提出抗議，否則便也默然承認了。卽使眞是自由選擇配偶的女子，也祇希望做新式的太太，得嫁一個肯供給她揮霍的金錢，專受她指揮的男子。至於少數以放縱肉慾爲戀愛自由，並且抱詐欺男子的報復主義的墮落女子，更是我們所不忍說了。

羅素夫人以爲中國的女界充滿了淡泊，自由，活潑的空氣，在我看來，充滿着中國女界的三種空氣，恰巧與她所說的反對，就是虛榮，拘束，和怠惰。如果不先把這三種空氣滌除得淨盡，我以爲中國的女權主義決沒有發達的一日。

我所說的虛榮，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物質生活上的虛榮，一種是精神生活上的虛榮。譬如衣飾的時髦，起居的奢侈，便是物質生活上的虛榮。然而這和精神生活上的虛榮比較起來，弊害似乎還算小一點。因爲一般女子，都專重在虛榮，所以她們的求學，祇希望取得一張學校畢業文憑，高等的或弄得博士學士的頭銜，藉此可以釣得一個富貴的夫壻；至於學問的於她們有什麼用處，便無暇顧及了。所以許多學校出身的女子，她們的知識，和完全不曾讀過書的舊式女子比較起來，除了略認識得幾個字外，一點沒有什麼高下。女子教育興了數十年，家庭的狀況，不曾改善得絲毫，其原因也就在此。因爲她們把讀書這件事，和鑽石戒指，絲織品衣裙等看做同樣的東西了。

在學問方面固然如此，在事業方面尤其是這樣。許多團體組織的目的，並不是想做一點事業，無非個人想藉此得在社會上出些風頭。以我所曉得，有不少的婦女團體，祇爲一時的興會而發起的。所以在各地方零零碎碎的婦女團體，仔細調查起來，好像很多，其實都祇有一塊招牌。她們掛了這一塊招牌，除了寂然無聲外，不過會說幾句大話，有時或發幾封快郵代電的信，或做成幾條廣告式的新聞，到各報上去發表，就算盡了她們的能事了。

總而言之，無論在學問方面或事業方面，她們並不是爲了學問而求學問，爲了事業而幹事業，多不過爲了圖虛榮起見。這正和她們對於衣裙冠履的趨時，並不在乎美觀適體，祇不過滿足喜新炫奇的衝動一樣。所謂淡泊的女子，在舊社會中或者還可以找到數個；至於所謂新女子，在我們看來，恐怕喜歡虛榮的要占其大多數

謎。

自由這一個名詞，爲許多新女子所喜歡常常掛在口頭上的；然而我們如果對於此等新女子的感情思想行爲，加以仔細的考察，便可知道她們無時無地不受着傳統習慣的拘束，絲毫沒有自由發展的餘地。我們現在且就女子的學校生活上來講，女子的學校生活，與男子完全不同；男子把學校當做社會，女子却把學校當做一個家庭。這種情形，在曾經做過女學校教師的男子，一定很容易感覺到的。女學校的學生，常常把女教師當作她們的母親，並且實際上確有拿教師爲義母的；至於一般的同學，則常常當做姊妹或妯娌看待，所以同學間妬忌衝突等等情形完全是大家庭的擴大影片。再出到廣大的社會上，其情形仍是一樣。許多的女子團體往往因了團員相互間的嫉妬排擠而至於破裂。這都是因爲她們的感情，完全從家庭生活因襲而來，不能自由的抑制或鍛鍊，所以纔有這種現象。

不但是她們的感情受家庭生活的束縛而已，就是思想和行爲也都如此。『無才是德』的舊說，雖然爲一般的新女子所反對，然而她們的讀書，完全像從前多數女子的學點詩詞一樣，當作一種裝飾或供人娛樂之用，並不曾深切的感到學問的需要。『三從四德』的教訓，雖然也覺得太蔑視了她們的人格，然而爲了要買得自己生活的安閒起見，便也不能不勉強付出這代價了。在反面，也有一種自以爲自由的女子，不願受習俗的束縛，一意孤行，然因爲沒有知識和道德的修養，所以往往恣肆放誕，毀棄廉恥，不免仍然落了舊社會中所謂放蕩的女子的窠臼，結果遂爲一切的社會所屏棄，尤其被守舊者當做一種排斥新女子的話柄。否則便是把丈夫當做奴隸，把翁姑當作厭物，把家庭當做牢獄，而自己却仍然沒有一點自謀生活的本領，祗是要求他人像仙佛一般的尊敬她，驕子一般的嬌養她。這樣的女子，也常常被社會作爲可厭的新女子或自由女子的模型的；但我們如果從實際上考察起來，便可知道這樣的女子，在舊社會本來也很不少，她們不過搽上了薄薄一層的新的粉，其骨肉可說仍然不能脫出了舊式的拘束。

然而考察這虛榮和拘束的根源，其實都出於怠惰。這種怠惰的習慣，在中國可說非常普通，而女子爲尤甚。這大概因爲數千年來，女子受慣了男子的保護豢養，她們的血液中，都充滿着這種怠惰的毒素，所以便無從振作了。然在下等社會的女子，因爲生活過於艱難，不能全靠着男子養育，有時不能不自己去爭扎，所以怠惰的成分還比較的少一點。至於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則幾乎完全包

圍在怠惰的氛圍氣裏面。而今日的所謂新女子，則大抵從這種階級中出來的。

在學校中求學的女子，有少數頗是非常勤學的，然而她們的目的，大概祗在分數上，所以往往除課本以外，不再讀到別種的書籍。其餘連課本都不願意讀的更非常之多。從學校生活變爲家庭生活之後，書籍固然拋棄，而對於家事也都懶得動手。歐美中等階級的家庭，一切洗濯，洒掃，烹飪等等的事務，大概都由主婦自己擔任的。在中國，因爲工資低廉的緣故，略稱溫飽的家庭，便要雇用女傭，主婦自己祗擔任了一點指揮的職務。至於比較富裕的人家，則傭婦下婢，動輒成羣，連主婦自己所生的孩子，也都叫乳傭去管理，做主婦的，祗忙着裝飾，飲食，以及遊逛，賭博等類的事情。所以雖然有了許多傭僕，進了她們的家庭去看，仍然非常的零亂汚穢。這種情形，我們也到處可以看得到的。在歐美或日本的家庭中，總要看一二種報章或關於婦女家庭一類的雜誌，在中國則從來沒有這一種習慣的；至於家庭婦女，肯研究一種學問，更是十分少見了。

另有一種好學的女子，她們也很想求一點高深的學問，然而她們的意見，却以爲學問祗有在學校中可以求得的。她們在中學或小學畢業之後，一心祗想升入較高級的學校；如果遇着經濟或別種阻力，她們便非常的怨恨灰心，却從不會想到學問有時也可以自修的。在職業方面，也正如此。她們雖有可以自謀生活的技能，如果她的境况還可以坐食，從來不願意出去做事的。她們祗怨那社會不替女子開放職業的門戶，却不會顧到自己有否可以勝任職業的能力。偶然尋得了一點職業，常常覺得事務太辛苦，地位太卑微，或薪水太微薄，得不到一點自食其力的樂趣。至於社會事業，在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女子，都覺得於自己毫無關係，平日的心力，專顧用在無益的遊戲或娛樂上，像西方女子訪問貧民窟或其他幫助貧困婦女的事情，在中國可說不曾有過。除了少數好名的女子，肯從事勞力少而聲譽大的事業外，從沒有人肯切切實實替社會服務的。試看國內的婦女狀況，如婢妾制度的存在，女工童工的被虐，纏足的陋習復興，束胸的弊風擴大，這些幾乎全靠一般有覺悟的新女子，共同努力去革除及改進的。然而所謂新女子，不但不肯盡一點力，而且自己還要去推波助瀾。明明知道畜婢的不人道，却爲了貪圖安逸的緣故，仍然成羣的豢着；明明知道作妾的喪失人格，却爲了羨慕富貴的緣故，仍願甘心去作妾；像這樣的人，在新女子中，恐怕並不少見罷。至於工人的受虐，於她們更無關係，能注意的當然更少了。纏足的陋習，在新女子中雖已剷除，然而眼看着許

多幼女的受這種酷刑，竟沒有人肯像二十年前的去從事普遍的天足運動。束胸這事本創始於所謂有教育的女子，爲時不及十年，然而這弊風的傳染，却非常迅速，現在却連鄉僻的女子也染着這種惡習了。我們常常看見從少年時穿着小背心的女子，到了爲母之後，她們的小孩，大抵沒有乳喫；至於因呼吸的不暢而患肺病的，更是所在多有。這不是一種自戕並且戕害後嗣的大惡習麼？有時她們自己也覺得不便和有害，然而總不想改去，至於大規模的運動，更沒有人會想到的了。總而言之，在中國的女界，祇漲滿着怠惰偸安的空氣，從沒有一點活潑，有爲的景象。有時雖也有一鼓作氣的樣子，然而不出五分鐘，早已衰竭無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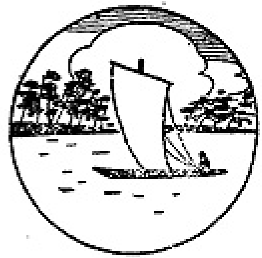
我寫了這一大篇攻訐女子的話，在別人看了，一定以爲我是一個女性憎惡者，然而我自問實在並不是這一類的人，反而是一個女性崇拜者。不過我所崇拜的女性，是合於我理想的標準的女性；至於現實的女子中，能合我這種標準的，實在可說非常之少。我希望大多數的女子，都能夠成爲我所崇拜的女性，所以大着胆子來貢獻這一點罪言。但我敢相信，如果眞有覺悟的女子，一定也能覺到她們的同性，確有許多免不了我所舉的種種弊病，決不會把我認爲女性憎惡者的罷。

國際教育會中的婦女

今年七月間在舊金山開國際教育會，到者有六十國的代表。該會係由美國國民教育會發起召集，經過十日的開會討論，遂決定設立一教育會世界聯合會，二年一會，宗旨在聯絡世界五百萬的教師的情愫云。

這次大會中到會者有著名女教育家數人，如美國學校國民協會秘書奧特留夫人(Mrs. Fannie Fern Andrew)，意大利教育部代表波海斯公主(Princess Borghese)，墨西哥普通教育司秘書蘭達蘇利(Señora Elena Landazuri)，又墨西哥政府代表波拉息阿 (Señora Adelia Polacio)，瑞典政府代表潞爾斯登女士(Miss Christina Stael von Holstein)，合衆國教育局代表馬更夫人(Mrs. Mary Morgan)，和印度百洛特來的梅泰女士(Miss Hausa Mehta)。

這協會的要旨大部分在世界和平，故有擬設世界大學和謀各國小孩的親近等計畫云。



誰是公民

——婦女地位的一個考察——

高山

考人類的歷史，婦女在文明的進化上，本負有一大分部的責任，不過在家庭方面，任務尤分外重大。原始社會的時候，婦女本是經濟的生產者，又是藝術家，經濟家，她們在人羣中佔領着重要的地位，她們實在是理想的公民。埃及文明史中便也有這種情形。埃及的婦女，除戰爭以外，各方面的事情，無不參與的。無論在社會交際場，或行宗教典禮的時候，都有婦女的足迹，所以埃及婦女，實處於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是和男子平等的公民。希臘和羅馬的婦女情形，就很不同了，他們相互間却很相像。現在就希臘而言，雅典女公民的職分，實只限於爲母和管理家庭，在家庭內的主宰權，實際也屬於男子的。但別一階級的婦女，她們是不被認爲公民的——是外國的移民和奴隸——却很自由，直和埃及婦女相似。因爲當時那里衆人的觀念，以爲被認爲公民的婦女須受拘束，只有那班公民以下的婦女是可以放任的。在早先的羅馬，其女公民的情形，和雅典很相似，到後來纔逐漸解放，於是得隨同男子宴會游行，並且研究文藝哲學的人嗣後也漸漸增多了。

但不久羅馬婦女的地位又漸漸失掉，這原因不外二種：一是因含有蠻野習慣的勢力壓迫婦女，一是錯誤的性觀念的勢力加強；例如以獨身爲高尚，完全是由性觀念的錯誤出發的。對於性生活的沒有明白的了解，實在是壓抑婦女的一大因素，在歷史上隨處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這是過去的情形，在近代的民族裏，婦女却日漸向着有權的一方面進趨，公民的資格也愈加充分了。現在各先進國的婦女，差

不多都已獲得參政權，只除却臘丁民族幾國以外；婦女參政權的獲得，於婦女的地位實很有關係的，美國霍立斯德（Horace A. Hollister）說，這不但於婦女財產權有關，在結婚和在家庭中的地位，教育權，職業上的地位也都很有關係的，而且我們知道，也須這樣纔是眞正的公民；從前亞理士多德便曾經說過，必須由自身，或由他們的代表，分擔政治權的人，纔能算做充分完全的公民。

現在我們回顧到中國婦女的地位怎樣呢？

中國是一個很古舊的，而且奇異的國家，有許多現象實在能够使我們奇異；就婦女的地位而言，情形也是這樣。中國的婦女地位是非常卑下的，然而你如果說她卑下，却有許多婦女有無上的權威，能够支配一切的權力。但她們的多數却是供人役使的人，每日作着長時間的苦役。她們在家庭中是奴僕，她們是可以一任他人的良心處置的，如果她生來『無用，』又沒有有勢力的母家時，她不必一定要有和人私通這樣致命的重罪，不良的丈夫也可以將她售賣，不算什麼一回事。罵詈毆打更不足爲奇了；不特丈夫，便是公婆要罵要打時，也只好安心忍受。但你如說中國婦女的地位是這樣卑下的，却別有許多婦女，握着無上的權威，她們不特掌握家庭經濟的全權，便是丈夫的經濟，甚而至於他的交際也完全須受她的支配。丈夫是天生的負擔困難的人，她們能施以壓迫，蔑視，和種種干涉，她如負債，丈夫却決不能否認有償還的義務的。這種現象，正是很可以使人奇異，爲什麼有的婦女可以驕縱到這樣，別的却卑下到那樣呢？這根本原因在那裏？

婦女在實際上是沒有地位的，是無權的，她不是和男子平等的人民，她是附屬於人民的另一種人，她們教育上的地位是新近賜與的，在從前的法律上，她們沒有教育權，自主權，財產權更不必說了。概括的說，從古代法律上看起來，婦女的身分實在和奴隸財產差不多，並不是和男子平等的公民。這種原因，全是野蠻時代以强力爲主的習慣的遺習和沒有正確的性觀念所致。婦女如果有實際的地位，必當有保護她們的法律，現在，婦女如果需要法律保護的時候，並沒有保護她們的法律，雖然有時有特別的威權，但決不能證明婦女的實有地位，這只是一個人間關係的偶然的機遇罷了。譬如奴隸，如果得主人的寵愛，也許可以得着權力的，但這只是受人寵愛而生的結果，決不是自己固有的地位，一旦失主人的歡心，地位也立時失掉了。就婦女從來的地位說起來，這一種比喻實在不算過分罷！

雖然人民的權利原是各國不同的，便是一國之內，也隨時變遷

不定；在專制君主之下，和在平民政治之下，人民的地位身分，截然不同，在古國之中，看了埃及希臘和羅馬等國公民的情形，可以知道的。中國婦女的地位，雖然並不是說她是奴隸，但嚴密的說起來，決不是平等的公民。然而我們要問，『誰是公民』呢？據亞理斯多德說，所謂公民，應當具有以下的條件的。他在政治學裏說：

『誰是公民？』的答案是隨各國而異，依其法律和制度而定的。一國的全體人民，凡是享受法律的保護的，無論在法律年齡以下的幼年和已過作業年齡的老人，或各種無能的廢人，照廣大普通的意義說起來，都是公民。但是充足而完全的所謂公民，必須由自身或他們的代表能分擔政治能力的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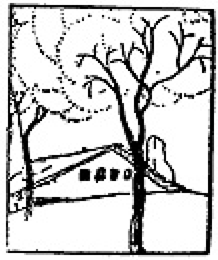
照亞理士多德的定義說，婦女是公民麼？我們一看中國自來的法律，只有保護國中少數人的利益的法律，和保護社會安靜維持男子間的公平的法律，對於婦女，沒有一條法律爲她們而設的。即有，也不是保護她們或獎勵她們的，只是叫她們怎樣服從，怎樣懲治她們的不服從的行爲以及獎勵她們盲目的爲夫保守貞節的法律，其餘便沒有了。

這種貶抑婦女的遺毒，在中國自然也和別國一樣，是野蠻時代以強力爲主體，和性觀念謬誤而來的遺害。在原始社會中，強力爲主宰一切的要素，承續家族自然應歸有力的男子，於是遂以男子做了正統，而將女子作一種旁支看待了。對於性觀念，也是這樣，以爲女子是從屬的性，在血統的繼續上，視男性是種子，女性是土地，種子雖然必須種在地上纔能生長，然種的繼續，却在種子而不在土地的。這種觀念，從前大概廣布於各地，不過在文明進步得快的國內，這類謬誤漸漸打破，在中國却還大部分保留着罷了。婦女在這類狀況之下，雖不乏一生享用的機會，但別有許多得不到機運的需要法律保護的，並無保護她們的法律。在這種生活的情況之下，命運說實爲最好的解釋了。

但到了近來，我們已經知道，婦女作奴隸生活的結果是不良，不特只是不人道，而奴隸的生活，實能使她心身都衰退，結果是有害未來民族的前進。在別一方面，受人供奉而過驕奢的生活，也一樣不良，影響決不在奴隸生活之下的。所以將來婦女的生活不特當從奴隸的地位進而爲人的地位，尤其當從脫離驕奢的生活一變而爲實際的勞動的生活，總括一句話，便是應和男子一樣的做一個公民。

婦女體育芻議

王庚



在本誌九卷七號上曾拜讀了好幾篇關於女子體育的論文，內容都是很好，這可說是婦女體育上一件很榮幸的事情。後來在第九號上又讀了好幾篇『讀前號』都是在婦女體育上發揮的。——我當『讀前號』是一種羣衆心理的測驗。——可見婦女體育，人人都有急於研究的一種趨勢，不過沒有人提倡罷了。我看了這種現象，不顧我自身對於婦女體育沒有研究，要在婦女體育上談幾句『老生常談』的話，間或有得罪讀者——尤其是婦女——的地方，這是要請原諒的！

現在的婦女體育，在社會上占什麼地位？和婦女的自身，對於體育上的修養是怎樣？我不必多所發揮，只要舉兩條實實在在的例出來，讀者就可明白了。

（1）男子留了辮子，我們一定要罵他『野蠻』，『老古董』；但是女子留了辮子，非但沒有人罵，並且有人說她有『天然之美』。我不知道留了一根黑色的，極易污穢的，極易生寄生蟲的，令人看得討厭的辮子，美在什麼地方？

（2）男子腳大，是毫不足奇，但是女子的腳稍為大一些，就有人說她不雅觀；他們以為女子雖然要放腳，然而不宜放得過度，總要保存些纏足時代的意味才好。我誠不知道這是『什麼話』？

還有一件事情，可說是婦女們腳上的牢獄，叫他們的腳，一年到頭執行無期徒刑，是什麼呢？就是現在最盛行的，最時髦的，婦女最愛着的，着上腳走起路來可以婀娜娉婷的高跟皮鞋。（九卷十號上有一篇說高跟皮鞋的文字，但是僅就姿勢上立論，恐怕還不足以驚醒時髦的婦女們，我們若就生理解剖衞生學上立論，則他的害處，就很令人可怕了。（容後有暇另述）我看見她們着這種鞋子，心裏就想，這是何苦呢？同時又想到，什麼人造出這種鞋子來，誠是反對『優生學』的一個間接的好方法。但同時又想到，婦女為什麼

要去自討苦吃呢？

(3)男子面上塗了粉，一定有人說他『足下近來不對(?)』但是女子塗了粉，塗了很厚的粉，遇了雨滴，可立刻變成光怪陸離的形像；我們反而不罵她是怪物，我誠百思不得其故！

(4)男子挺胸在馬路上走路，可以表示他有健全的精神。但是女子也這種樣子，一定有許多人向她注目，或覺有人要說她患神經病。社會上因有這種極無人道的觀念，於是就生出婦女『束胸』的惡習來了！束胸的害處，我想稍爲有點知識的人都知道的，不必多贅。西洋婦女以祖胸爲美，間有少數的——中國的婦女仿效她們，大家都有些不大以爲然的樣子現於面上，我誠不懂！

(5)社會上有男子浴堂，而女子則付之闕如。除了極少數的人家自備浴室，可以實行沐浴外，大多數除了夏季三四個月可以實行沐浴，其餘八九個月，就實行『休沐』了！——婦女們呀！你們的臉，至少要每日洗一次，你們的身體有時要隔二百七十天才洗一次。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優待這一小部分的臉，而虐待你們很大部分的身體呀？

女子爲什麼要觸到這種暗礁呢？簡單的可以把他分做兩部分：(甲)是社會上遺傳下來男女不應該一樣的觀念已根深蒂固。這

種觀念，不是極短的時間內，可以打破他的，不過這一層，到今已不甚占勢力。祇有百分之二十五，使她們觸這種暗礁！(乙)還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婦女們自取的。爲什麼呢？——有高跟皮鞋出現，你可以不去買他，胸可以不去束他，……，你去買他，去束他……。這不是自取的麼？

那麼，解決的方法是怎樣呢？——不是一件很難的事，祇有很簡單的幾句話如下：(甲)關於這一層的，將來教育普及之後，自可打破。(乙)關於這一層的，只要她們有自覺的奮鬥的精神。

上面所說的話，是關於婦女衞生方面的話，是婦女體育消極方面的話，現在還要說一段婦女體育積極方面的話，就是婦女運動問題。婦女到底可以運動不可以運動這個問題，到現在可說已不成問題。有人說，婦女運動有害生理，這是因爲他不懂生理的緣故。若研究過生理學的人，他決不會反對婦女運動。因爲運動的目的，是在身體健康，精神活潑，智德發展，而運動的作用，是起於運動器官，營養器官，神經系統；婦女的這些器官系統，與男子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婦女可以運動，在生理學上研究，可說不成問題。

歐美各國的婦女，——尤其是英美——對於運動的事情，視爲非常重要。如田徑賽，打獵，騎馬，游泳，球類等，無不積極的練習，有時

候還和男子在一塊兒運動在一塊兒比賽。這一種精神，是何等令人可愛呀！

我國的婦女，在近幾年來對於運動，也稍稍注意起來了；球類也正在提倡時代(如排球 Volley ball 戶內壘球 Indoor Baseball 籃球 Basket ball 等)。有幾個學校，對於田徑賽運動，也膽大放心的提倡了。這是一種很好的新現象！但是婦女生理上的變化，與男子不同，因之婦女雖然可以實行運動，但有幾點，却有與男子不同的地方，現在把他記述於左：

(1)女子過了幼年之後，她的心臟與肺臟，都較男子爲小。因爲在解剖學生理學上看起來，男子從橫隔膜以上的部位，較女子爲大。橫隔膜以下的部位，則較女子爲小。心臟與肺臟，都在胸部，胸部較男子爲小，所以這兩種器官也較小了。人們的心臟，是和自己的拳頭差不多的大小，女子拳頭較小，所以她的心臟也小，劇烈的運動，不宜多做。因爲做劇烈運動，倘使她的心臟不及格，跳動過度，恐有意外的危險發生。——如心臟破裂之類，——女子的肺量不及男子，其大小之比爲 100:85 男女胸圍大小之比爲 100:89 呼吸量小，則呼吸易短促，且呼吸與心臟之跳動有一定比例，卽每一，呼吸一次，心跳四次，呼吸易於短促，則心臟之跳動易於加速，苟遂到極點，則婦女的身體，恐怕耐不住，而危險因之發生。所以婦女對於長距賽跑等，不宜多練。

看了上面的兩點，可見婦女的運動量，應比男子爲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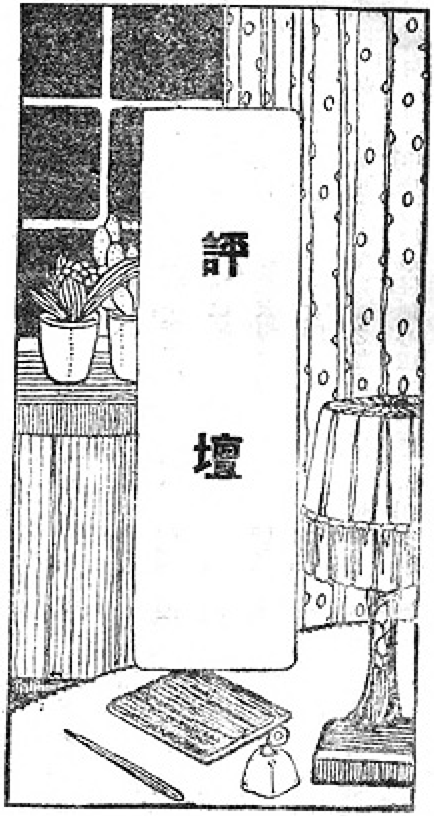
(2)男女的生殖器不同；女子的生殖器在腹內，所以運動的時候，——尤其是做震動運動的時候，——宜特別注意姿勢，以免腹內生殖器受腹內壓力的影響。

(3)女子在十二歲至十四歲的時候，皮下脂肪組織加多，姿勢豐腻，乳腺肥大，乳房膨脹，骨盤橫延。這時候月經開始了，以後則每隔二十八日來一次。當月經來的時候，宜停止運動，因爲經期內的女子，她的子宮黏膜發炎，微血管也大致破裂，這時候若練習運動，子宮膜不易復原，且多量的血和黏液要分泌出來，是有害於身體的。

(4)婦女懷孕的時候，對於運動，最宜注意；因爲懷孕的婦女，不能不運動，但又不能做激烈的運動，在這時候應做適宜的輕微的運動。

上面所述的四點，爲研究婦女運動的人所不能不知道的，苟不注意，恐怕非特不能受運動之效，並且還有極大的危險呢。

於東南大學。



將來的女權運動

高山

中國最近這一次婦女運動，自北京發起女權同盟和參政協進會起，到各省紛紛應聲組織分會止沒有幾何時期，此後便漸漸的又沉靜下去；到了現在早已不及從前的熱鬧了。

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要誇張的說也可以說由來已經有十多年，按實說起來，其實並不曾有過切實的運動。凡是一種運動，一次中止以後，如果不曾留有一些基礎，下次仍然要從頭做起來，這是很不經濟的事。但我可不知道這樣斷片的運動，也許於不知不覺間保留着效果；如從前婦女參政同志會，女子後援會，女子同盟會，男女平權維持會等等，或更至於在上海味蒓園歡迎美國參政運動的領袖甲德夫人來華的一次聚會，在婦女將來的命運上都有些影響也未可知。但我們就實際一看，年來的婦女生活，地位等，和前幾年實在並沒有大區別。女子參政的目的固然並沒有完全達到，此外如結婚的自由，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女工在工廠中的狀況改良，母性保護等等，實際上並沒有得到一點改良和利益，我們若四面一看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怎樣，政界上的沒有婦女的踪迹，這還可以說因現在政局已弄得這樣糟，婦女因爲潔身自愛起見，所以不願進去和男子『同流合汙』——有許多女子確有這種高尚的思想——可是在她們所希望經濟獨立一方面，我們也不見有什麼新的職業對婦女開放。許多勞動婦女仍然作長時間的工作，僅得少許的工資，

在毀滅健康的狀況之下作着工，至於什麼母性保護，以及許多別的什麼，自然也不在話下，全和從前一樣，沒有什麼改變。

廬隱女士去年曾在時事新報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說過，政治法律是不能阻撓人的進行的，她以為婦女不必定要參政，只要各人腳踏實地的做去就好，最要緊的是在謀經濟的獨立（原文不在手頭，這不過是追憶起來的話。）這話我承認有一部分是對的，中國的法律雖不良，好在極疏忽，有人若能奮力的前進，確有可能的餘地存留着，並不像別國的有多種限制和障礙。如果女子真有學問，不特大學教師也儘可以去做，並沒有什麼梗阻，別的許多事情，婦女也很能下手做去。關於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一類的說素，雖然有時很受些老輩的反對，然而他們的論據往往極脆弱，理由極淺薄，在略有見識的人看起來，實在只是一種有趣的笑話罷了。

然而，中國既是這樣自由而留有女子發展的可能的國，為什麼婦女的進步會這樣少呢？

我以為婦女運動的少進步，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多半在癱瘓狀態之中，否認婦女主義的人固然並不竭力反對，贊成的人也決不肯作實際的幫助。有些親身作運動的人，也無非因一時的感情作用，並不真有深沉的考慮和進行的程序的。經過若干時之後，當初的一股勇氣漸漸消滅了。

但我們若從好的一方面說，也可以說中國團體運動的沒有成果，大半原因在於缺之經驗和訓練，所以過去的失敗也可以說便是將來成功的必須經過的階段。這話固然並非全無理由，然一部分的原因，乃在領袖人物必須有經驗的老成的婦女們，而且肯將這事作終身職業看的。因此能任這事的，必須有閑暇的，有運用經濟能力的，並且所處的環境是固定的。求學時代的女子，在時間和經濟上都不適於作這種團體運動，固不消說，一經結婚以後，環境為之一變，能否再繼續前次的運動又是一個問題了。所以我們並不悲觀前次女權運動的沒有成效，卻希望以後有有力的團體繼起。

婦女運動的回顧

晏始

當今年的春初，我曾在本誌的評壇上寫了這兩句樂觀的話：『民國十一年，是婦女運動的啟蒙時代：民國十二年，總是婦女運動的發展時代。』現在民國十二年已將告

終，我這種樂觀的預期，不幸竟告失敗了。

中華民國自成立以後雖然也曾遭過帝制，復辟等種種的厄運；然而今年所遭遇的厄運，卻要比上幾次更大。所謂女子參政運動，是隨着去年國會的恢復而重茁新芽的，但不幸這重茁的新芽，又因了今年政治的混沌再遭挫折！最近以數小時通過的新憲法，還不能得全體國民的承認，女子參政的規定與否。無庸我們去表示悲喜的感情。所最可悲的就是去年在北京首先發起的女子參政協會總會，聽說已經為了內部的衝突而破裂；而與之並立的女權運動同盟會，在北京也早已無聲無息。這兩會的各地分會，以及其餘各種的婦女團體，有些雖然好像還很熱鬧，然也不過是些塗飾視聽的舉動；其大多數則早已沈寂無聞了。

中國的婦女運動，本來並不是從去年開始的，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也曾盛過一時。但就大體上看起來，好像中國的婦女運動，是隨政局而起伏的：民國的初期，因為共和纔告成功，一般人都覺得政治大有希望，所以女權運動便也十分旺盛。從二次革命以後，國會解放，政治日漸混亂，女權運動便也非常衰歇。到了去年，因為舊國會的恢復，一部分人都以為政治又可希望清明，於是女權運動便又應運而生。不上一年，北京的政局，更大起紛擾，女權運動再跟着沒落。如果這樣循環往復着，那麼，政局倘一日不澄清，女權運動便也永沒有成功的希望了。這種情形，果是婦女運動的通則麼？

婦女要希望獲得權利，當然不能不先從參政運動入手。而參政運動的成否，與政局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婦女運動，歷來祇是權利獲得的運動，所以這樣的情形，實在也可說是自然的趨勢。因為在政局混沌的時候，所謂參政權，幾乎無從去要求，所謂運動，便無從去着手，更有什麼成功可說呢？

但我以為婦女運動，應該分做兩方面，一方面是權利的運動，一方面是義務的運動。權利的運動——即參政運動，雖然不能不受那政局的影響；然而義務的運動，則隨時隨地都可去做，不會受政局的牽掣的。而且在義務的方面如果能夠多盡一點力量，將來於權利的運動上，成功一定也可以容易一點。我並不像一般人的非難婦女對於權利的運動，但我卻希望從事婦女運動的婦女不要忘了義務的運動。

目前婦女在義務方面所應做的如天足運動，失學婦女的救濟運動，被虐女工的援助運動等，都是今日最急迫最根本的運動。如果有覺悟的女子，祇知去爭權利，而對於此等應盡的義務，沒有顧及，即使政局清明，參政權爭到了手，恐怕中國的婦女運動，還是不會旺盛罷。

閑散階級婦女的責任

高山

婦女也和男子一樣，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但概括的說起來，大約可分為：

一類是專心為妻為母，盡力於治理家務與教育兒女的婦女。

一類是專心於勞動職業的婦女。

一類是閑逸無所事事的上等階級婦女。

就有利於社會和人類說起來，第一類婦女的職務是極估重要的地位的，生養和教育小孩，在民族的將來關係極其重要，婦女為這種任務而努力，雖然好似消耗能力於無形，其實未來社會的進步依賴她們的力是很大的。

但就表面一看，負擔這宗重要的事務當然是婦女的天職，一般人也都把這義務責成她們的。但教育小孩是重大的事，現在對於這重大的事只責女子去做，却並不教她怎樣做去，成績的不良自然可知了。

第二類勞動和職業婦女，這是社會上的生產者，不用說也是很重要的，但要希望她們對於工作有良好成績，必須她們先有知識的預備，和有健全的身體及有許多閑暇的時間。可是現在的羣衆觀念，沒有顧到這一層，往往把人當作能力無盡的機械看。北京扯煤車的騾馬，竄着超過他的力量很大的煤量，他一步一擺的走不動，車上的紅紙上還寫着大字說：『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現在的勞動者也一樣在資本家的這樣奢望之下作着工。

第三類是閑散階級的婦女，這類婦女都是有財產的人家的夫人，小姐。這類婦女在社會上有極大的影響，她們是不受壓迫的人，而且她們有運用經濟的能力的。尤其是許多夫人太太們，不但不用賺錢生活，並且往往因丈夫的地位，使她們在社會上也占了地位和勢力。這班閑散婦女，在社會的進化上實在有極重要的關係。羅素近來曾經說及，曼兌爾遺傳律，實施的農業家稱了百萬年的地，終於找不出，却被一個教士，在閑暇的時候玩他的豌豆花中發見了。無線電在實用上是有大用的，但研究他的人，如法拉兌，馬克斯威爾，赫爾芝等人，沒一個計到他的利益，只因要知道他物理上的過程罷了。(Dial, Angust, 1923)。

在婦女地位的改進上，情形也很相像，那

班在家庭中為妻為母及專心管理家務的人，和在工廠中或機關中終日勞動的人，精神和肉體都生疲勞，在精力上，時間上，財力上都缺乏作改造運動的機會了。縱使她們處境怎樣不良，也只好隱忍過去，自己決沒有能力來挽救。作這種改良婦女的境地的責任，實在一班閑暇的夫人們。我們只須一看歐洲婦女運動的領袖，往往是在社會很有地位身分的婦女。但她們的長處是在能體諒勞動婦女的實際情況而為之設法改良，并能對於一個目標，努力多年，和受數次波折，意志毫不頹喪。賴這類意志堅強的婦女的行動，因此許多文化高的諸國婦女，多數已得到勝利了。現在回顧我們中國，這類有財產的閑暇階級的婦女未嘗沒有，但感到婦女的地位卑下而深深覺悟的，不知能有幾人？我們若就實事說起來，在社會實行的實在很少，多數有財產而閑暇的夫人們，不是看戲，便是打牌，除此之外，只有講裝飾，坐汽車，也是她們的慣技，再除掉這些，似乎沒有別的事情了。這也許是時間的問題，這班舊式的夫人們，因為自幼不會和新思想接觸，所以沒有發生覺悟，但現在已經感到女權運動重要的青年女子們，將來不要又忘了改良婦女地位的重要纔好。

謬誤的性觀念

健孟

美國的生物學者格洛韋(T. W. Galloway)在他著的一本小書性的生物學上說，女子的性的衝動的強度，實遠不及男子，這是強度上的分別，並不是說女子沒有性的衝動。但因為女子的性欲的衝動沒有像男子的活潑，所以她的過用和誤用的事情也比男子為少了。

其實這是生物學者一般的論斷，並不是格洛韋一人的意見，我也不過因為便利上舉出他的名字罷了。這論斷在表面上一看似乎平淡無奇，其實給因襲的思想上一個大革命。這話怎講呢？

因襲的思想是這樣：只有女子有性的誤用或過用，只有女子對於性的行為須十分負責——在男子一方面似可以不計的。具體的說：如有男子和女子私通，社會不甚責男子的誘惑，總說是女子的不貞；結婚的青年如因性欲過度，身體損傷，也偏重在說女子的好淫，不重責男子的不能自制。在古代的時候，甚而至於女子在不能抵抗的暴力之下被姦汙，也是她的過失。一般的觀念，不但女子對於性的行為須極端負責，并且

簡直把她的生命繫於貞操二字上了。

要求她須有這樣貞操的是誰呢？是男子，破壞她的貞操的又是誰呢？也是男子。所以古人不叫男子守貞，專以貞操責女子，不是大謬誤麼？但這種可笑的謬誤，隨處可見的。如近來許多女學校是要私拆學生信件的，因恐怕有情書偸遞。然在男學校則並沒有這種防範，從這種微細的事情上，很可以看出二重標準道德的謬誤了。現在却從生物學上找出一個說明，說女子的性欲不及男子的活潑；這話如果再說得徹底一點，便是說男女間的關係，就一般而言，誘惑者是在男子，女子不過順從男子的要求能了。如果一旦將這說明使人人知道之後，古代因襲思想，必將澈底一變，從前責女子守性的責任的話，將責諸男子了。這斷不是空話，近來許多性教育者確有這種思想，以爲糾正性的行爲，在男子方面實較女子重要得多了。

然而有些人這樣說，主動者雖在男子，女子的誘惑力，畢究是很富豐的。這話固然也有一部分的眞理，但不是全部的眞理。女子的姿態服飾，在在足以喚起異性的欲望的——雖然一半因爲男子性衝動強的緣故，——譬如女子的蓬鬆的頭髮和着高跟鞋，都有激起男性的要求的功用。頭髮，考之於人類的歷史上，自然有刺激性的功用的，如果有意弄得蓬蓬然，多少可增加人的注意和暗示。着高跟鞋之用也相似。男子往往好選擇胸部和臀部大的女子，因爲這兩部巨大，是一種有力的刺激。現在着了高跟鞋走路時，要保持身體平衡，不得不胸向前方臀向後方一點，因此姿態能格外動人了。又，女子的骨盤闊大，因此兩隻上腿骨的左右距離也遠些，所以女子行走的時候，脚步緊小，而且有擺蕩的樣子，這形勢異性也當作好看的，着高跟鞋正可增加這種形勢。

所以我說性行爲的主因是在男子，性的責任大部分應當由男子去負，但女子的誘惑也是有的——雖然決不能將一切男子的不自檢束都歸罪於女子身上——因此格洛韋對於這問題曾說這樣的話：

「應該教導她們知道，她們穿怎樣的裝束，或者怎樣的行爲是能够喚起有害於她們自身和別人的衝動的。」

我深信性觀念的謬誤，是抑壓女子極有力的原素，有許多不平等的待遇，從都這里來的，但怎樣可以使觀念漸漸的變爲正確呢？



家庭組合論

黃石

家族制度是各種社會制度中比較上最固定的組織體（Organization）。時代向前推移，社會逐漸演化，家族的方式（Form）當然也免不了要跟着改變。可是這種改變，祇不過是自然的發展（Natural development），沒有意識的動力，從中推進；所以嚴格的說，家族制度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問題。降至近代，人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教育，科學，藝術等）都起了極大的變化，家族制度受各種潮流所衝盪，也漸漸動搖起來，乃至於崩壞了！

說到『家族』（Family）這個字，有很多人以爲就是『家庭』（Home）；即視家族與家庭不過是同實異名的東西。其實不然。嚴格的說，過去的社會，只有家族，沒有家庭；家族是過去的舊制度，家庭是將來的新生活。認淸了家族與家庭的異點，然後可進而討論家族制度的存廢問題。

什麼是家族，波瑠奎夫人（Helen Bosanquet）稱之爲『實際的三段論法』（Practical Syllogism）：兩個前提（夫與妻），一個結論（子女），這三段聯結攏來，便組成一個家族。這只就西方民族的小家族來說，古代的和東方的大家族還不止此。可是不論小家族或大家族，凡是家族，最少總包含兩代（親與子），而且次代較之現代尤爲重要。所以愛爾烏德（Ellwood）說，『從社會學的觀點看起來，沒有兒童的家族就是失敗。他們家族中的個人對於社會也許有用處，可是這樣的家族，不能盡家族最重要的功能，所以算失敗。』什麼是家族最重要的功能呢？他說，『家族的主要功能即是綿延種族。換言之，就是生育兒童以繁衍本族的人民』（註一）這樣看來，家族不過『是生物上的一種組織，』質言之，家族止是『國

民製造廠』罷了。

透視家族生活的內容，也可以看出家族制度的特色。據言語學的研究，家族一語實含有『奴隸』的意味。男性支配，是家族制度普遍的現象，所以拉策霍富爾（Ratzenhofer）說道：『「父的家長權」卽是家族的根本條件』；主張女性中心說的瓦德（Ward）也說，『家族是社會的贅疣，是不自然的男性支配的產物。』家族並不是兩性共同生活的場所，實在只是束縛及壓制女性的人間地獄，（註二）過去及現在的家族的關係，一方面是生物的關係，他方面又是主從的關係。我們理想中的家庭組合就不是這樣——差不多和家族制度完全相反。這一層下面還有詳說的機會，現在只提出家庭組合的特徵和家族制度對比一下，以清眉目：第一，家族是一種生物的組織，所以家族各員的關係，全是因生物上的異點及生物上的關係而定；家庭組合是一種社會的組織，家庭中個人的關係以自由意志來決定。第二，家族是以本能的愛（Instinctive love）而結合，家庭以精神的愛而結合。第三，家族爲次代（子女）而設立，家庭對於現代的幸福及次代的進步一樣注重。第四，家族的關係是主從的關係，家庭的關係是相互的關係，家庭的各員，彼此互相吸引，互相幫助，及互相依倚（Interdependent）。

家族制度既然是最固定的組織體，爲什麼好好的却動搖起來，並且一天一天的向消滅的路走呢？換句話說：爲什麼要創造家庭組合去代替家族制度呢？家族制度崩壞的原因，說來話長，這里只就其中最有力的幾個動力，略說一說。家族制度的存亡，就以他的功能來斷定他的命運。古代的家族制度，差不多是包辦一切社會事務以及個人生活的總機關，政治經濟宗教教育等事業，都集中於家族，而以家長總其成。愛爾烏德說：『家族具有一切社會關係，不過「具體而微」罷了。』這話若專指古代家族說，是說得不錯的。世人常稱家族做『社會的小乾坤』（The Social Microcosm），就是爲此。但社會生活日益進展，社會事業亦相率離家族而獨立，所留存下來的，只有綿延種族這個功能。而這個功能，並不是像愛爾烏德所想像，絕不能以旁的社會制度去代辦的。固然，生育兒童非社會所能代辦，但這不能說是家族的功能，只是性的機能罷了。至於撫育兒童，這事事實上已證明委託專門機關去辦理，比各家撫育自己的孩子好得多。這樣一來，家族的功能，已完全失掉，家族制度已等於名存而實亡；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保全他的軀殼呢！家族制已經自內部衰朽起，別的外力便可以乘機推翻他，其勢如摧枯拉朽了。

其次，經濟生活的變動，也是家族制度的致命傷。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推翻了大家族，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拆散個人的家族關係，社會主義者才出來要求澈底改組家族制度。『人家每怪社會主義者要打破家族，其實拆散個人的家族關係的，不是社會主義者，反是資本家。』(三註) 這話是很有理的。現代的『生活難』把家族中的夫妻兒女驅到工場做工去，於是家族便成個人的傳舍，而個人的家族關係，就從此解體了！

性的曙光射進家族，使男子懂得『父』的意義，『父權家族』便從此發生；人的曙光侵入家族生活的範籬，使女子懂得『人』的真義，家族制度便從此破滅。女權運動的潮流，實在是推翻家族制度的原動力。上面已經說過，家族是壓制的源泉，是幽禁女性的黑獄，婦女運動者要恢復女性的自由，爭回女子的人格，便不得不首攻破這個巴士的獄；她們要取得獨立生活的基礎，及社會平等的地位，便不得不奮勇進攻男權的大本營——家族；她們要求過『人的生活』，便不得不拋棄為妻，為母，為財產，為玩物，為奴隸的『非人的生活』！你想一根已經衰朽了的樁柱，備受洶湧澎湃的狂瀾所激盪，那里能够『砥柱中流』，屹然不動呢！

在每種社會組織裏，總有他的特殊的家族方式，蒙昧時代的『母系家族』(Maternal Family)，部落時代的『父權家族，』和近代的『小家族，』就是最顯著的例。現存的家族制度，既不是千年不壞的金身，又不是社會生活最高的方式；況且他的本身，已經由衰老而至於病死，起而代之，只有一個家庭組合；正如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日趨破滅，起而代之，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樣。這個並不是一種理想，實在是一種趨勢(Tendency)——一種『必然』的趨勢。我這篇論文，並不是描寫我個人理想中的家庭組織，只不過指出家庭組織的原理原則罷了。

怎見的家庭組合必然的代家族制度而興呢？解答這個問題，一點也不為難。現代思潮，正傾向於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把人類社會生活展拓到全世界，他方面又把社會生活收縮成個人生活。前者是『世界主義』(Internationalism)，後者叫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兩個潮流，互相摩盪，互相融會，互相感應，便孕育成將來社會的新生活。以前的社會生活，與其說是社會生活，毋寧說是家族生活。不特社會組織以家族為單位，就是一切道德的理想，經濟的生活，以及個人的活動，也是都以家族的利益為標準，才釀今日互相傾軋，互相排擠，互相征服的惡現象。因為個人與個人之間，却築起一層高高的牆壁——家族，於是乎人類便不能

好好的過真善美的社會生活了，殘酷的生存競爭，表面上看去好像是爲個人的生存而起的，其實是爲家族的生存而起的。所以德國社會主義的領袖倍倍爾（Bebel）說，『中等階級的婚姻……是中等階級的財產關係的結果，這種婚姻，與財產私有權及繼承權有密切的關係，』（註四）只此一端，已可窺見家族生活的本質了。在他方面看來，個人在社會上沒有獨立的人格，尤以婦女爲最甚。胡適之先生說道，我不是我，我祇是我父親的兒子；而女子也不是個『人』，她祇是男子的『妻』，兒童的『母』能了。總而言之，有了家族，人類便不能好好的過社會生活——人的生活，有了家族，個人便不能好好的發揮他的個性了，但是這種病態，決不能讓他繼續存在。所以『從家族生活到人類生活』和『從家族生活到個人生活』這兩句話，便成爲現社會努力的目標，家庭組合便是應運而生的新胞體。

原來人類生下來就有兩種機能——動物也是如此，一種是維持個體生存的機能，一種是維持種族生存的機能。這兩種機能，紀爾曼夫人（Mrs. Gilman）叫做『自我的保全』Self-preservation）和『種族的保全』（Race-preservation），必完盡了這兩種機能，而後才算完盡了個人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在種族的保全上，兩性的機官（Organ）和機能（Function）是不同的（這就是兩性唯一的差異。）至於自我保全呢，紀爾曼夫人說，『男性和女性的機官是同一的，的機能是同一的，活動的境界也是同一的。』大凡『經濟的生產和分配，藝術和實業，工藝和商業，以及發展科學，發明，政治，宗教等等的活動——這些都屬於自我保全的範圍，都應當爲兩性所公有，』（註五）家庭中的男子，不祇要完盡『父職』（Fatherhood），還要完盡『人職』（Humanhood），女子也是一樣，除了一個『母職』（Motherhood）之外，還有一個『人職』。從前的女子，只盡了『性的機能』（Sex function），却沒有做到『種的機能』（Race Function）。這不是兩性的不平等，實在是人類的大失敗。所以失敗的原因，大部分是家族制度所致的，因爲家族只許女子爲『賢妻』爲『良母』——實則是夫與子的奴役，却不許她們去做『人』。羅素（Russell）說得好，『好的制度，要顧全現在的幸福，和將來的進步，』（註六）將來的家庭組合就是適合這個原則的一個新組織；因爲他能夠使家庭中的兩性，一方面可以發展子女的生理和精神到完全，以造就一班比現代更優秀的分子，他方面又不妨礙他們服務於社會，以增進人類的幸福。這種組織，和現代的要求正相吻合，所以家族制度便不得不『推位讓

國」了。

以上只說明家庭組合必取家族制度而代之的趨勢。却沒有說明家庭組合是什麼一回事。現在先說一說家庭組合的分子的關係。託爾斯太說，「充滿了宇宙只是一個愛字。」印度詩哲太戈爾(Tagore)也說，「凡物都是由愛所生，被愛所維持，向着愛而進步，而入於愛的領域。」(註七)宇宙如此，生物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愛不僅是組織家庭的原動力，也就是維持家庭的支柱。一句話說，家庭的生活就是愛的生活，沒有愛就沒有家庭。家庭的關係就是愛的關係，沒有愛，家庭便從此解體。所以愛倫凱女士以戀愛的有無，做判斷婚姻的道德不道德的基礎。但是或者有人說，這樣的家庭生活，和原始的亂交狀態(The attitude of promiscuity)沒有分別麼？這樣的婚姻關係，不是太鬆懈麼？不錯，戀愛是一種感情，是一種衝動(Impulse)「人不能預約永久的戀愛，就如不能預定生命一樣。」但是也要知道戀愛是最高尚，最神聖而又最純潔的東西，他決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一樣單是性慾的，肉感的，却是靈肉一致的。人們若果能夠了解戀愛的真諦，那麼他就知道戀愛怎樣的寶貴，決不會放縱肉慾了。人們的心情雖然是游離不定的，但自由戀愛和自由離婚，却可以增進了兩性團結的程度。且看嘉本德(E. Carpenter)的說法：

設若結婚不是束縛，是完全任意自由的關係，無論經營事業或趣味利害，有時有共通的目的，有時有各自的目的，而互相許可對方遠游，且以純粹的同情的網相維繫，那麼，自由越多，愛就越深，規模越大，關係也就越重要。這樣的結合，真是一個不壞不滅的結合。(註八)

但這樣的解釋，或者一般堅持嚴守一夫一妻制的人，對於自由離婚，「還是期期以為不可，」且看愛倫凱對於反對自由離婚的論調，怎樣回答：

自由離婚無論含有怎樣的弊病，總比含有野蠻性的習慣，最可恥的性的賣買，最可痛心的心靈虐殺，及最無人道的殘忍行為，以及在現代生活各方面所表現的，對於自由的野蠻的侵害等等婚姻所釀成的或醞釀中的弊病輕得多了。(註九)

沒有戀愛的婚姻生活，不特是不自然的不合理的，非人的生活，簡直是一種罪惡。所以德國的思想家巴克斯(Bax)說道，

兩性的感情若食慾一樣，設若男女二人不願再繼續婚姻生活，社會主義者就要要求他們分離；因為在這個狀態之下還繼續婚姻生活，是不自然的同時又是不道德的。

沒有愛情的家庭，恰如王睹霓君所說，『將自然理性的結合，變成強制的桎梏；將美滿愉快的家庭，變成囚人的監獄，……在外一看，恰似一個人家，內面却是含冤飲恨！』(註十一)這些學者的思想，大都專在兩性一方面立論，我的意思就不是這樣，所有親子的關係，兄弟的關係，也都適用這個原則。因為這樣才有眞摯的愛情，才有和諧的生活。

再次，我們要討論到家庭組合的組織法。家庭組合，是有彈性的，不是不可移易的。所以我們只說家庭組合而不說家庭制度。因為無論那一種理想，一經變成制度，總含有一種硬性，沒有伸縮的餘地。將來的家庭組合，就和一個會社一樣，可以任意變更其形體，任意變更其性質，以因應時代和環境的變遷。羅素說，『我們應當要求的不是最完美的烏託邦，我們所想望的是一個活動的世界，』(註十二)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讓我引出幾個名人的言論，作為本篇的結論：

倍倍爾說道，

將來社會的婦女，在社會上和經濟上，都是獨立的，……她在各種情形之下，和男子一同工作。(註十二)

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威爾斯說道，

總之，社會主義者是站在反對以人類為財產的地位的：不止土地和生產的手段要從很多小專制魔王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就是婦女和兒童和男子和物事，一樣要停止做人的財產。社會主義實在想撤消一切父權家族的廢址，把婦女提高到與男子相等的公民地位。(註十三)

嘉本德對於新家庭的建設，提出下列兩條原則：(一)婦女絕對自由，她全不躊躇地與男子受同等的待遇；(二)婚姻自由。這兩條原則，不僅是他個人的主張，實則是社會主義者一致的意見。以上都是社會主義者的論調，以下再介紹婦女主義者(Feminist)的言論，婦女主義者向來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母權論派(The Right of motherhood)，一派主張女權(The Right of Woman)的論旨，愛倫凱女士和紀爾曼夫人各代表其一派。愛倫凱的思想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愛的福音』(The Gospel of Love)，其二是『母權論。』她的愛的福音，的確是很優越的，至於母權論的理論雖然頗為完密，但不幸山川菊榮女士批評她，『愛倫凱女士理想雖高，而在實際問題上，適成一種不澈底的社會政策……每與從來妨害女子發揮個性的「賢妻良母主義」陷於同一的謬誤，甚或給這種謬見以新燃料。』這幾句話說得眞對，所以我覺得她

的母權論是一種『卑之無甚高論』，這里也沒有詳細介紹的必要。可是她說的『戀愛越加成爲個人的事，而育兒越加成爲社會的事。』(註十四)這句話却是很不錯的，可惜她沒有充分發揮這種眞理，所以只能成功一個愛的福音的宣傳者，而不能成爲女權運動的戰鬬士了。

婦女主義者中，比較上以紀爾曼夫人的見地最廣遠，思想最澈底，從上面所引出的一段話，已足徵其卓識。這一段話可以說是她主張女權最有力的根據，除非駁倒這段理論，她的理想永不失爲一種眞理。有很多人說，她是極端的女權論者，依我看來她實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權論』者。把愛倫凱的理想家庭(註十五)和紀爾曼夫人的理想家庭比較起來，就知道愛倫凱的理想家庭是一個空想的極樂國，紀爾曼夫人的是一個現實的人間世了。紀爾曼夫人的理想家庭是，

住屋不必有廚房，我們應該設立一個公廚，替各家造飯，造好了便送到各家的屋子，或擺列在公衆會食堂。淸潔家庭的事，也應該讓那些勝任的人去做，這些工人不是各家自己備來的，却是由公社的委員請來的。此外還要設立庭園託兒所 (Day nursery)和幼稚園，把孩子們都交給受過良好的專門訓練的保姆和教師，使她們施以專精的照料。(註十六)

我意想中的家庭組合，就是這樣的一種組織，一言以蔽之，最近的將來的家庭組合是一個以『愛』爲中心，以自由平等和『三互』——互相幫助，互相依倚，互相得益——爲原則的一種優美愉快的人的生活。

(註一) 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 Ch. 4.
(註二) 參看本誌九卷四號拙著家族中的婦女。
(註三) 柯祖基階級鬬爭。
(註四) Woman under Socialism, P. 346.
(註五) Woman and Economics, PP. 38—9.
(註六) Political Ideals.
(註七) The Realigation of Life.
(註八) Love's Coming-of-age.
(註九) Love and marriage.
(註十) 曙光一卷五號五頁。
(註十一) Political Ideals.
(註十二) Woman under Socialism, P. 343.
(註十三) Socialism and the Family, P. 56.
(註十四) Love and Marriage P. 46.
(註十五) The 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 P. 117.
(註十六) Woman and Economic, PP. 210—11.



未來社會的婦女

日本佐野學著

詠唐

一　性的關係與階級關係

為歷來社會的基礎的原則的便是『搾取』的現象。所謂搾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利用他人之謂。這與那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自己勤勞適成為正相反對的現象，是一種社會生活上害他人害全體的不正當的行為。這搾取可分為三大類：第一性的搾取，第二宗教的搾取，第三經濟的搾取。第一種即男子搾取女子；第二種即僧侶利用俗人的迷信而搾取種種有形無形的東西，或強大民族對於弱小民族強制信奉自己的宗教；第三種是富者或強者搾取貧者或弱者的勞動生產物。

以上三種搾取中，第二種宗教的搾取在宗教感情熾烈的古代，現象最為顯著，依了社會進化，宗教感情，跟著衰弱，漸漸失掉勢力了（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但是第一種性的搾取與第三種的經濟的搾取，不但不衰，卻比前更盛。前者如女子對於男子的隸屬，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愈趨激烈，很為明顯；後者依了私有財產與政治制度的整頓，使搾取的方法更猛烈，更巧妙，鑄成了固定的有產者與無產者的社會階級模型，有產者永遠搾取那無產者的勞動力。

性的搾取與經濟的搾取，有密接的關係。從經濟的搾取而生的階級制度，成為永續這性的搾取的總柱。雖婦女被男子搾取的程度，也因階級的差異而不同，如有產階級婦女的被男子所搾取，比無產階級的男子有更大的自由。階級制度的根本，為私有財產制

度；而視婦女爲私有財產的思想從古代大家族制度以來，至今存在。婦女所以在隸屬的地位全是今日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結果。婦人權利的回復可以由婦女自身的解放運動而達到的。所謂「從爭鬭到解放，」在婦女運動上固然很對；但是祇靠婦女對於男子的爭鬭，是決不能達到目的的。婦女應該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變革社會組織的運動上。換句話說：與其以絕滅性的搾取直接的目標而鬭爭，不如向撤廢一切社會惡根基的經濟的搾取方面——即階級制度而爭鬭。歐洲的婦女運動，最初把主力用在男女的同權後來明瞭資本主義社會的男女同權決不能算做婦女解放，其結果，今日眞正覺悟的婦女運動纔與一般無產者運動握手進行了。

二 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

我們所住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最強的表現經濟的搾取的社會，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階級的分裂，在這時代也最顯露；前者的搾取後者，是大規模複雜而且巧妙的，然而在他方無產階級者的團結，也比別的時代容易，而且容易吸收知識，容易達到階級的自覺，其結果，階級戰爭也比別的時代激烈，婦女的地位，也必然的受着這

社會相的影響了。

雖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也因其所屬社會階級的差異而有苦樂的不同。屬於貴族，資本家，地主等有產階級的婦女，是比無產階級的男子，可以享優等的生活與自由的。可是我在這里，並不要考察那些享樂消費人生的少數遊惰的婦女，祇把大多數中產無產婦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過如何的運命，考察一下。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多數的婦女，都被置在次述的不利狀態下：

（1）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男子與女子沒有同等的權利義務。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都是如此。這雖然並不限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然到了這時代，這種差別的待遇，特別顯著。

（2）婦女沒有經濟上的自由。其結果結婚完全成爲利益本位，金錢本位，便宜本位。凡是沒有經濟的自由的，便不能有眞的人格的自由。現在職業的系統雖很多數很複雜，然人生重要的活動，幾乎都被男子所獨占，一方面今日的社會，受支配於以獲得利潤爲根本動機的資本主義，在這種的關係上，婦女無論如何終不能不隸屬於男子的。

（3）私有財產制度下面的結婚，因婦女經濟上不得不隸屬於

男子的關係，男女的結合，遂不能決於自由的意志，而決於私有財產制度。從這一個意義上，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真的戀愛——兩個自由的魂的崇高的結合——到底不可能。

(4)在私有財產制度控制結婚的關係上，各家庭的經濟，必然的成為個別的經濟的形態；所以在社會上發生許多很不經濟的事情。婦女不得不分許多精力於家庭勞動，然還是極不經濟的。在今日生產力增大的時代，各家庭的婦女各有各自的炊爨器，洗濯器，裁縫器，實在是生產上一種極大的不經濟。

(5)資本主義時代的婦女，破壞母性最大。尤其是勞動婦女，為了生活苦而不能盡為母的本分。而且把母職當作婦女惟一的天職，不喜婦女作社會的活動。又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當妊娠期間，經濟獨立的權利，完全被奪。因此，所謂婦女之社會的使命的為母一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也成為婦女最大的厄運。

(6)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不但破壞母性，連兒童的運命也不幸福。無產階級的男女兒女是其最重的負擔。不上十歲，就須到工場或鑛山中做幼年勞動者。教育的機會，完全被剝奪了。兒童是形成新社會最大的要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兒童的生育，社會不加充分的注意，尤其是勞動階級完全委棄於荒廢之中。

(7)賣淫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最為發達。賣淫的起源雖古，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婦女多作娼妓。試看各國大都市的統計，原因於貧苦的賣淫，占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又因無產階級男子不容易結婚的關係，娼妓就成為社會上的必須物。所以資本主義成為必不能缺少賣淫現象的社會了。

(8)離婚的不自由，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這因為以男子的利益為基礎，婦女都是被強制的緣故。

(9)婦女關涉社會上富的生產之少，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之一。因了賃銀勞動的形式上而無產婦女勞動力的被搾取的雖屬不少，然而為生產者的權利，比無產階級的男子，更為貧弱。富本為社會生活的基礎，關涉於富的生產既少，社會上的權利便不得不被限制了。

要而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犧牲物，而不能營真的人間的生活的。現在的婦女，並不是做男子的伴侶，反轉來說，男子在人生的路上，並沒有真的伴侶。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並不是能動的，乃是受動的。她們並沒有關與社會秩序的維持及發達的權利；不能充分的發揮個性，不能充分的盡為母的職分。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破壞了舊時代各種傳統的要素，但決不會

解放了婦女，不過移入在新的隸屬之下罷了。

三　將來的社會與婦女

經濟的榨取最高表現物的資本主義，時候一到，也自然會崩壞，而於其遺跡上現出新的社會來。這社會，是依了無產階級人們的努力而生的。這是榨取關係已經絕滅的社會，不以利潤的欲求爲人生目的的社會，萬人共勵的社會，這社會上的大事業之一，便是婦女從隸屬的地位而解放。這樣的新社會，稱爲社會主義的社會。

將來可以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現在的世界，俄國已踏進第一步了。俄國還是未完成品，正在建設的途中。但這未來的社會，是我們人類全體預定的聖地，我們可以預定這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原則的部分，同時也可以預定婦女在這社會中地位的原則。

現在試從各方面一述將來社會中婦女的地位。

(1)在新社會中，男女的權利是同等的。像今日不平等的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的一切處置，完全消滅。人生的事業，非男女真正的協同，不能完成的。人生的所以有男女，並不是爲了一方隸屬於他方，是爲了雙方的協同而產生的。無論怎樣，欲了片面的支持的事業，到底不能有裨於人生的。將來的社會，如今日的私有財產制度，已經撤廢，婦女都已有充分的經濟自由，其結果，男女的同權自然實現了。經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所以有了充分的經濟自由的婦女，決不是男子的隸屬物，而爲其好伴侶了。

(2)結婚脫了私有財產制度的束縛，像從來的生活手段的結婚，金錢的計較的結婚，便歸消滅，而代以人間本位的結婚。離婚也以個人的自由意志爲重。俄國今日的婚姻法及親族法，所以稱爲世界中最進步的法律，就因爲是承認結婚及離婚的自由，而對於私生子，也不像今日法律的加以虐待。然而離婚的訴訟，和生子的生產，不但並不增加，并且反而減低。這對於一般恐怕離婚自由私生子有了同等的權利社會道德便要頹廢的人們，實在是絕好的答辯。結婚不可不爲具自由意志的男女雙方合意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崩壞以後的新社會中，是很能實現這一個原則的。

(3)新社會的婦女，可以從不經濟不合理的家庭勞動解放出來。現在的家庭，營個別的經濟的結果，發生種種不合理和不經濟。在新社會，因家庭勞動的社會化，不必耗費無益的時間於洗衣，烹飪，洒掃等事。今日發達的生產力，可以充分利用文明的利器，改革家庭婦女的生產與勞動的組織，家庭不復成爲各個的洞窟，而發生以全社會爲家的觀念與事實。

(4)新社會的婦女，得以能動的，參加於生產的生活。今日的社會，勞動的婦女，因結婚而退出產業的事實，很是不少；又因筋肉劣於男子的緣故，婦女關係產業的範圍極爲狹小。然而婦女本有婦女獨有的勞動範圍的。在將來的社會，婦女關係生產生活的範圍擴大。參加於生產的生活，是將來社會人最大的條件。

(5)關於母性及兒童的保護，在將來的社會中，定加以周到的注意。婦女爲母的生活，得充分的保證，兒童定可以審生善育的。新社會的嬰兒院，託兒所，幼稚園，及其他的機關，都是代替婦女負擔最重要的育兒的一切任務。

(6)婦女對於社會事業，可以能動的活動。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態，是不許婦女參與社會的事業的；而在新社會的婦女，是男子的伴侶，是生產者，是母親，是主婦，自己參與社會的各種事業，與男子協力，貢獻於一般社會的進步。現在婦女的能力，雖稍劣於男子，但這是社會多年傳統的結果，並不是婦女先天的比男子劣等的。因爲男子獨占著人生重要活動的結果，不能不使婦女的能力退步了。必在以男女同權爲基礎的社會，則男女之能力，才能回復男女能力的平衡。

(7)婦人所獨有污辱生活的賣淫這現象，在私有財產制與階級的搾取消滅以後的將來社會，也同時消滅了。俄國本是娼妓最多的國家，隨着社會革命的成功，街頭已沒有娼妓的蹤跡了。

總之，將來的新社會，對於婦女是約定了許多的幸福。婦女的解放，是未來社會的必然的條件，則未來社會的實現也沒有意義了。婦女從現在做男子的家畜，變爲男子的良伴侶。那時她們是男子的伴侶，生產者，母親，主婦，在社會上營重要的活動，充分發揮今日被抑壓着的個性。但是爲了實現這樣的狀態，必須婦女們用自己的力去要求，而且必須爲了這新社會的實現而獻身。所以婦女不該限於女權擴張的小紳士化的運動，須以絕滅一切的經濟的搾取爲目標，進而羣集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旗下。具體的說，不可不加入於資本與勞動的爭鬬場中，造成新的歷史的力量，是被搾取者所具有的。婦女是與勞動者同爲被搾取者。將來的新社會，是須用兩者的力，爲兩者而創造纔是。



婦女勞動問題

美國 D. L. Sumner 著
朱枕薪

產業革命，人類運用大機械製造物品，手工業遂逐漸衰微，家庭工業一轉而爲工廠工業，婦女都相率集於大工廠的門外，晨入晚出，出傭其勞力，取工資而生活。

因爲生產的方法發生了許多變化，婦女便不得不拋棄原來的職業，跳出家庭，走入工廠而爲工銀勞動者，這是勢所必然的。

婦女做了工銀勞動者，婦女勞動問題就不由得要發生了！且照左列美國的統計表看，婦女勞動者有逐年增加之勢。

	一九〇〇年		一八八〇年	
類別	數目	比例	數目	比例
總數	二九、〇七三、二三三	一〇〇、〇	一七、三九二、〇九九	一〇〇、〇
男人	二二、四八九、四二五	七七、三	一三、九一九、七五五	八〇、〇
女人	四、八三三、六三〇	一六、六	二、三五三、九八八	一三、五
童工	一、七五〇、一七八	六、一	一、一一八、三五六	六、五
男童	一、二六四、四一一	四、四	八二五、一八七	四、八
女孩	四八五、七六七	一、七	二九三、一六九	一、七

我們要知道，婦女本來是勞動者，不過從前是在家內操作的，現在却在家外大工廠裏從事勞動了。此外還有一個顯著的分別，就是她們從前是不取報酬的，現在却公然要領工資了。

婦女從事勞動的結果，產生了下列兩種不可避免的弊病：

(一)經濟方面的　婦女與男子互相競爭；

(二)社會方面的　婦女自身的不幸及家庭所遭的慘刦。

婦女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從事勞動的人數當然也逐漸加多。但人數加多，而工廠中所僱工人的名額，却不是漫無限制的。因爲工人的名額有限，而男女却同要謀找工作的位置，婦女與男子間因之就要發生競爭的事情了。

婦女從事勞動，作長時間的工作，運用過分的勞力，自身的不幸可以不言而知。甚至因此拋棄家內各種雜務，小孩也沒有閒功夫去養育。

這兩種弊病是連帶的，互有關係的，有其一必有其二。

婦女勞動者常有許多特別的問題，爲男子所沒有的。在現行制度之下，婦女勞動者雖與男子勞動者從事同樣的工作，但總不能獲得同等的工資。

因僱用婦女爲勞動者而發生的問題有三，這三種都是婦女勞動者的特別的問題，而且是值得特別的研究的。第一是僱用既婚的婦女作工，使她們忽略家務的料理；第二是報酬低廉；第三是婦女與男子相競爭，使僱主坐收漁人之利。現在且一一分別述之如下：

(一)既婚婦女的從事勞動　美國從事勞動的青年女子，在一九〇〇年時，幾及全數之一半，即年在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占四九．三%；至於二十一歲以下的女子，却還不到三分之一，祇有三二．四%。以婦女勞動者總數而論，自十六歲至二十四歲的女子，占三一．六%；自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占一九．九%；自三十五歲至四十四歲的，那就祇占一五．六%了。凡年齡愈高，從事勞動的愈少。看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女子從事勞動的百分比，竟銳減至這樣小的數目，一定是結婚的結果。因爲女子嫁了丈夫，就有了靠山，可以依夫爲活，自己實在不必再辛辛苦苦地作工度日了。所以一九〇〇年美國從事勞動的既婚的婦女，祇有七六九，四七七人，僅占總數一四．七%，也無怪其然了。

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這十年中，既婚婦女從事勞動的人數，總是逐年增加的，自四．六%增至五．六%，至於已離婚而獨身的婦女從事勞動的人數，比較起來還要衆多。

(二)工價的低廉　婦女與男子從事同樣的工作，而所獲的報酬，常較男子爲少，明言之卽婦女以勞動力換來的工資常較男子爲低。這種報酬的法則是極不公平的。工人聯合會要設法補救這種弊病，主張男女旣作同樣的工作，卽應付以同等的工資；同工同值，男女須一律平等待遇，不該有所歧視。不過有許多婦女，她們都是不熟練的勞動者，這種婦女最爲可憐，所得工資尙不足以餬口。

婦女勞動者工資的低廉，幾乎無人不曉，可以無須詳舉事實來證明了，現在祗要說明她們的工資所以低廉的原因，這倒是很要緊的：

A，她們勞動的目的，在結婚費用的準備，及家庭經濟的補助；

B，她們不喜調換行業或是調換地方；

C，她們的用度較男子爲節省；

D，她們的生活費有一部份常仰給於父兄或丈夫；

E，她們技術不熟練，訓練未完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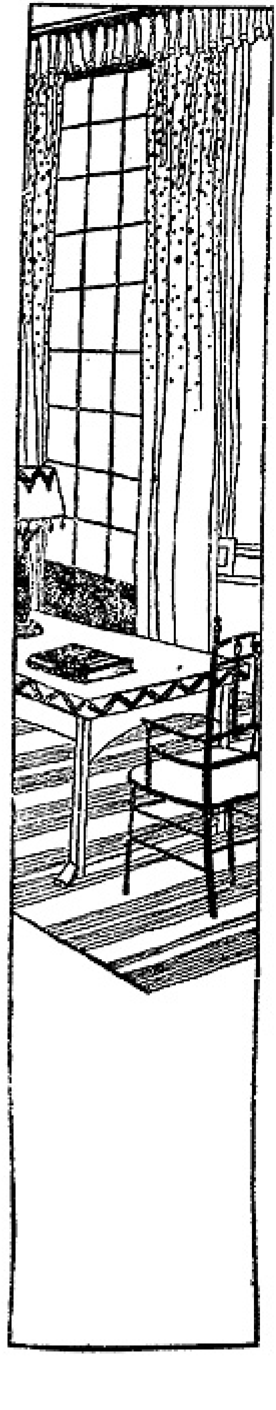
F，她們從事勞動的人數非常之多。

(三)與男子相競爭　婦女與男子相競爭，結果雙方都毫不利。廠主不願僱用男子，男子失去固有的位置。而他所僱用的婦女，則以人多爲理由，妯減其工資。

婦女從事勞動，男子因之失業的也就不少。且婦女勞動的報酬特別低廉，一般勞動者當然要受他的影響，生活愈覺困難了。萬頓(Gunton)說，妻子從事勞動，供給家庭的費用，她丈夫的工資一定是較前減少了。然而這是婦女從事勞動，男人的工資因而減少，還是因爲男子的工資減少所以婦女才從事勞動？倒是一個疑問。總之，自婦女加入勞動界起，現在男女雙方的工資，都比較以前低廉得多，確是顯明的事實。

美國離婚案的增多

美國統計局就東北部紐漢泊縛，浮芒脫，馬塞邱色，康乃克的克脫，紐傑塞及台來委撫六州，調查結婚與離婚之數，查得去年(一九二二)該六州中結婚共八〇八八三起，離婚七一五三起，與一九一六年比較，計結婚減一一六四八起(一九一六年爲九二五三一起)離婚增一七二〇起(一九一六年爲五七九三起)一九一六年每結婚一百起中離婚居百分之六·三，去年每結婚一百起中離婚居百分之九·三。換言之六州中一九二二年結婚數比一九一六年減八分之一，離婚數則增三分之一云。



北京師大附中男女同學紀實

秋星

我入北京師大附中的第二年暑假，經學校當局幾度的討論，便決定實行男女同學，以後每年便繼續招考了。但有一件事應當聲明，我校是同校而不同班，祇是在各種學生組織的團體中和十五分間體操，仍是共同服務或作業的。在最初的解放中，自然不免隔閡和羞澀，但這也是必經的歷程，不足為異的。

現在讓我把關於校中男女同學的實況紀述於下。

男生方面，在最初因為數千年習慣的惰性，當然不免少所見多所怪的情形；對於女子的行動，似乎特殊的注目。當女生唱歌或舞蹈時，更易於吸引多數目光的聚集。有游藝會時，總希望她們擔任舞蹈；記得有一次竟有不求同意而列入次序單的情形。當她們在圖書館借書時，雖然仍有別人借書的地位，但他們總願稍候，不願和她們同時借書。反之，她們也是如此。有時在路上遇見她們，也不

免局促。但這些事情，對於她們並無何等關係和妨礙——固然對方或者也感覺著不安的。

至於女生方面，固然也不免這種情形。但我校女生，除了密司戶密司ㄌ幾位年齡較長的外，大都帶點天真。她們的生活，因不同班故，稍覺隔膜。但就我所知的說，她們獨據了一個校園，因她們佔有後，男生便絕跡了。每當清麗之晨，垂楊絲絲，松柏鬱鬱，她們在綠蔭之下，三三五五的看書或談話。有時琴聲起了，這是她們在教室中的雅奏（教室在園旁）。她們因得了如此幽美的樂園，故便很難到別的地方，有時祇在校門前（幽靜的空場）打球，除此而外，即圖書館（在這里可以看報）也很少看見她們。這或者是她們把圖書館也認爲是男生的樂園了。

數千年來『男女防閑』的積習，現在總於還沒有打破，她們輕易不和男生交談，有時因公共事務的必要，也是兩頰赧然不自然的說幾句話。某次國文學會開會，請她們簽名，但同時全沒有帶鉛筆，而又不願向男同學借。後來由國文教員的介紹，才借了主席的鉛筆。這雖然是沒有何等關係的事，但可以知道男女間築着的高牆，仍沒有完全打破。

除此之外，更有幾件事情，比較上可以說是解放後的結果，讓我分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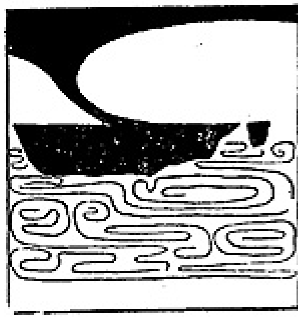
我校在從前每日十五分鐘體操時，有許多『沒精打彩』的運動者，有時在『一二三……』的聲中發見奇異的音調。當女生參加運動的第一天，在渾亂的聲中發見一部份秀利而整齊的音調，使他們漸歸於規律運動。

意氣方盛的青年，決不願居於人後。記得去年暑假，開學的第一天，我校主任報告各班成績的統計，她們的成績在男生之上。那時男生何等的興奮啊！這雖是好虛榮的心理，但作學業上的正當競爭，也沒有何等的防礙。

以上是我校男女同校的大略。最後，我還有幾句話。我以爲我校的女生，似乎對於服務上太冷淡了。平民學校和各種學會，都是男生服務和負責，這或者因爲她們以爲這是男生的任務。但凡是同學都應當分工合作啊。

狹小而黑暗的鐵牢的幽閉者啊！一線燦爛而純白的曙光，從鐵牢毀壞處射進來了。熟睡者啊！清醒而走向光明的路吧！

一九二三，十，四。



戀愛的悲劇

黃亞中

我的朋友梅笑孝女士，是一個受盲目愛情的驅使，犧牲了一切，結果感到愛情失敗而死的，實在是可憐的很！她死的前一天，我到醫院看她的時候，她對我說，『我現在的確知道，愛情是盲目的，要由知識學問的判斷。如果偶一不慎，就成了千古的恨事。我現在得到澈底的覺悟了，雖是願意改悔，恐怕沒有機會了。我很希望你把我的事實，在雜誌或報紙上發表出來，以作一般青年的借鏡，免得再有同我一樣結果的。』我安慰她說，『你靜靜的養病吧！這是不要緊的事情，何必總惦念着？痊癒後，我很願意幫助着你發表。』我同她談話的第二日，她的靈魂就和她煩惱的環境宣告脫離了。

梅女士原名淑娟，和我是中學校裏最要好的同學。她只有一個老父，同兄嫂。她父親是很頑固的，差不多還是拿『三從四德』的舊道德教育她。她的兄嫂是中立派。淑娟之所以能離開閨門，上學校去求學，就是她一個堂叔的力量。她堂叔是她父親很信任的人，雖也是個老年人，但確有二十世紀新青年的精神。

淑娟和她同學Ch君的感情很好。他們發生感情，雖已經過一年多，但他們在一起總是研究些學問的時候多。民國十年，淑娟經Ch君的介紹，識得他的同鄉某君。淑娟見某君的性情學問都很好，很是歡喜，以為嗣後又多一個同自己研究學問的人了。

十一年春季，某君約我們大家到萬壽山去，作春季旅行。我因有病；白女士因受家庭專制壓迫力的縛束；Ch君那幾天又在別處補課，都沒有去。結果，就只有某君和淑娟同去。到萬壽山後，見各種花草，都有欣欣向榮之意，一幅活潑潑的春景，映入眼簾，實在使人精

神非常快樂；游人又不很多，所以大可暢談。某君就乘這個機會，表示他求婚的意思。這事在淑娟以爲是很可以表同情的，因爲自己的父親，非常頑固，自己此時不先行定婚，將來難免陷於機械的婚姻。他的朋友，祇有Ch君和他二人；Ch君的學問雖好，但是專研究理科，自己却是專研究社會學的，志趣上不甚一致，所以不如某君爲適宜。她最後決意對某君說，『你提出的要求，我極表同情。但是我家庭的專制，是你們都知道的了。可是我一定盡我勇猛的力量，同我的家庭戰鬭。如不能達到我的目的，我還有最後的……我的家庭方面，我自己擔負完全責任，是無須你顧慮的，但是你呢？』某君對她說，『我的家庭，固然也是屬於專制一方面的，但比你總可說要好百倍了。婚姻是人生最重大的問題，關乎我們一生的幸福，我決不肯把這種權力隨便犧牲的。不過我們的結婚期要縮短些，只要我們結婚以後，再報告我的家庭，那麼他們也就沒有辦法了。你既然對你的家庭，可以擔負完全責任，那麼，我們的婚姻，就不發生問題了。我很盼望於本年暑假內舉行結婚禮。』淑娟見他言詞很懇切，當下許可，並將結婚期定於他們初次見面的紀念日舉行，當時雙方都認爲極滿意的。

由萬壽山回來，淑娟就到我家，對我報告他們定婚的事情，我雖覺着她作事過於草率，但是正當她認爲滿意的時候，勸也無益；況她既經許可，也決不能食言。所以我只得說：『你們這婚姻，我也很替你們快樂的，但祝你們愛情的程度，一天比一天的增高，並且是長久的存在。而你同他的家庭，又不做你們結婚前途的阻礙。希望你們互相補助着研究社會學，將來改造社會，爲人類謀幸福。』淑娟見我很贊成她的婚姻，就約我一齊到她家去，要求她父親的允諾。但她父親是無論如何都不許可的，後來他不但逆我，甚至將二十世紀的青年，一古腦兒都駡起來了。淑娟以爲很對不起我，請我不要再在她家坐了。我看見兩方各走極端，實在無法維持，我又何必在這里坐看他們決裂呢？所以我就出了她家，到她叔父家去，報告他們今天父女的衝突，並且請他去調停。我就從那里回寓。這一夜，連夢寐中都浩念着這件事。次日，我事完之後，就卽刻到她學校裏去，詢問這事。她說，『我堂叔雖去了，仍然不能維持，還是決裂而回。我昨天到校，就已聲明改名笑孝，我以爲父母撫養子女，本是他們的義務；爲子女的對他們一切相當的服務，也是青年國民應盡的輔助老人的責任。父母用了孝字來責子女，是很可笑的。』她又繼續的說道：『我已經做好了一篇與家庭脫離關係的聲明，預備登報，正想打電話約你，去替我到報館接洽，不想你就來了。因爲我

同某君，都是住校，出去很不便的。』我就替她奔走了幾天。嗣後她的學費，及一切膳宿等費，一半是由她在課餘教授幾個小孩子的報酬，一半是由她堂叔和朋友，同學大家的幫助。那年的暑期內，他們便實行結婚了。她們愛情的程度，當然更加提高。但我對於某君有件不滿意的事，就是我每次問她，某君已經給他的家庭去了信沒有，她總以『還沒有』三字答覆。

今年的四月，我同笑孝一同到公園去散步。她對我說：『某君接到他的家信，說他家庭已經給他定婚了。他對我說，我們儘可置之不理。暑期內，他一定回里；他自有相當的對待。』暑期終了，某君就回原籍了。臨別的那天，笑孝送他到車站。車快開了的時候，他還說，『「不自由，毋寧死，」雖死，仍要保持我們愛情原有的程度。』他走後，笑孝因暑假期內學校不能寄宿，就在我家寄住。當我每天在外服務的時間，她就看看書報雜誌消遣。我回家以後，我們就一同閒談散步，她很不覺無固定家室的苦楚。某君初到原籍的一兩個星期內，差不多只隔一天就有一次來信；後幾個星期，就漸漸的稀少了。後來竟至一月多沒有信息。笑孝很躭心的，怕他用積極的手段對待家庭。她還寫了幾次信去勸他不要過於激烈。然而仍然沒有回信！

七月十五那天，她正同我談論女子戀愛的問題，並羨慕我何幸得到這樣解放美滿的家庭，思想如此高超的父母。這時聽差的拿進一封信給她。她看後，一言不發，呆呆的對着那封信發楞，面上現出受極大刺激的顏色來。我知道其中另有別的問題發生了。就問這信可以公開嗎？她點着頭說『可以。』我接過來，看見上面寫的是：

『笑孝女士，我是為環境所迫，不能再同我的專制家庭戰鬭，請你原諒我吧！我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屈服者，很對你不起，我不久將要和我父親給我撮合的某女士結婚了。好在你還有朋友，還可以再同別的朋友發生戀愛，我以為這是很不要緊的。現在你有同別的朋友戀愛的可能。』

我當時也覺着感受很重大的激刺，所以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下也只有呆呆的對她看着。最後我只說了句『這不要緊。』

次日，就是我前兩天預先發信請我的同事，親戚，朋友到我家來，同到公園去散步吃飯的那一天。她堂叔來了以後，笑孝把某君的來信給他同大家看，並且說，『人生完全是苦惱，沒有所謂幸福，我很無意於人生了。』

她叔父看完信說，『笑孝，你要知道，愛情是不可隨便用的；這也不怪你，都是由於你的經驗閱歷太淺的緣故。我想起初的時候，某

君對你就不是眞愛，不過是一時的。若是眞愛，無論若何，絕不致中變的。也好，這很可以作你的警戒。嗣後作事就可以審愼一點了。這件事很不算什麼，何必抱這種消極主義呢？笑孝，我很希望你，快不要這樣。」當時我很佩服羨慕她堂叔的思想，同愛她的心理。我又安慰她說，『這件事很不要緊，何至於就影響到你的人生觀？你的思想，是爲我平素所欽佩的，何以現在的思想，變更的如是迅速。我在昨天，就覺得你的精神非常頹敗，究竟因爲什麼？我看這次事的發生，也不是出於某君的本心，不過都由惡劣的專制家庭的逼迫；他沒有力量反抗就是了。你素來對於「戀愛」「貞操」問題的見解，是何等高超，什麼叫「三從四德，」「從一而終，」這不過是舊社會同家庭拿來縛束女子的自由能了。這不都是你常說的話嗎？那麼，某君同你既經宣告離婚，你很可以另和別的朋友戀愛的，你能說定要保守「從一而終」的話嗎？』她堂叔截斷我的話說，『我有一句話要同你說。但是要預先聲明，不是我干涉你婚姻上的自由，不過是我對你的一個忠告。我想你對Ch君的感情也很好，他處處都是很盡力量的幫助你，他對你的感情，也是很好。據我的意思，以爲他的行爲同學問都很好的，並且他家庭也很解放的，就是你同他交朋友的期間，也已很長。我可擔保，他決不致同某君一樣。我很信任亞中所說，你們這次事變的發生，不是的確受父權家族制度的影響嗎？所以我很希望你改造這種專制的家庭，以免後起的青年，再受這種專制的壓迫力！』她叔父說完後，大家都非常表同情，我的父母，更是非常贊成，並且說了許多安慰笑孝同勸她們兩個結婚，並對她們將來希望的話。

Ch君對大家說，『諸君的意思，我都領會了。所有對於我們兩個人的希望同安慰的話，我都是很感謝的，不過我的意思，以爲是不可能的。因爲當初我同某君，一樣都是笑孝女士的朋友，而笑孝女士之所以不同我結婚而同某君結婚，必是她同我有不適當的地方，或某君有長於我的所在。現在我依然是沒有改我舊觀，不適當的地方，依然存在。怎能說在高尚方面失敗了，立刻俯就呢？再說我這方面，趁人失敗的機會，遂有婚姻條件的要求，這種舉動，是我所不願爲，也是不應爲的事情。至於說到我幫助密斯梅的一層，那是我欽佩密斯梅的學問思想所致，並且是對於朋友應盡的義務。況且密斯梅也並沒有得着我的什麼幫助。』笑孝接着說，『密斯脫Ch對於朋友的一種熱誠，是使我非常的感激，至於結婚一層，我也是不贊成的。因爲當我受了盲目愛情的指使的時代，他曾經冒着嫌疑勸我，婚姻是關於自己一生的幸福，不可過於草率。那時我雖

沒甚注意，我卻覺着辜負了他一片忠誠的心理，實在是很對他不起。我現在對於那方面失敗了以後，又來同他結婚，未免太輕視他了。這是我絕不肯爲的。』我見他們當事者都不贊成，所以也就不便再說了。

大家一齊到公園去，但笑孝的意思，總不願出去。經大家的要求，只得同去。她到公園以後，絕不像她從前的活潑，精神總是很頹敗的，再也振作不起。第二日，她就受了感冒，竟沉沉的睡了一天。第三日，我母親陪她到醫院去治病，繼續的去了幾天，我以爲一定是幾天就可以痊愈的，所以沒有小題大作的通知她的堂叔，並告假在家看護她。那知她的病漸漸的重起來了，我無法，祇得通知她的堂叔，送她到醫院去養病，我母親早晨起來就到醫院去看她，一直到醫院快要關門的時間才回來。我每日事完以後，一定也要到醫院去開導安慰她，和我母親一同回寓。二十九日，我到醫院後，我看她的面色蒼白，肢體憔悴，越發病的不像樣了，不禁爲她一陣酸心，暗中弔下淚來。她忽然瞪目執我的手說道，『某某！你害的我好……！你寃的我好……！我如今可徹底的覺悟了！原來你是個……的人！』我正看着她難過，倒被她嚇了一跳。我急忙說道：『笑孝，我是亞中，你怎麼又心窄起來了。我希望你總要寬心養病才好，不要再思想別的事情了。病好了，什麼事情都可以辦的，此時何必如此傷心？』她呆呆的看了我半天，才轉過臉來，悲臉惻惻的向我說道，『亞中姊，你安慰我的話，我是感激得非常。不過我現在的病，是你知道的，已經沒有好的希望了。你是我生平的好朋友，又是我向來最佩服的；並且你對於愛情自由，解放，……等問題也很欲研究的，我惟有懇求你，將我究竟爲什麼才演成這段恨事，替我發表發表，我就到了九泉也感恩不置的了。』她就對我說了，篇首的那一段話。我完全承認，只得快快的含悲而散。不想次日我正在服務的時間，接到我母親的電話，知道她已經與世長辭了！

這篇記述的事實，是笑孝女士生前要求我替她發表的。Ch君雖經許可，但不是他的本意，並且更沒有得到某君的同意，我又不好辜負死友的囑託，所以只好不宜布Ch同某君的眞姓名。我對於讀者同死友，有一個抱歉的地方，就是我的文章雜亂，致使記述的不很好。因爲我十六歲由中學畢業後，受了家庭經濟方面的逼迫，就投身商界。現已將屆一年，所以沒有機會研究文學。我想讀者同編輯先生，都祇重在事實而不在我的文章能」

十二，九，二五。



近東婦女運動的現勢

澤民

社會革命運動和婦女運動是分不開的兩種現象。歐戰以後，近東各小民族紛紛起來向壓迫者要求民族自決同時各工業地帶的無產階級又互相連結，一面和俄國勞農政府通聲氣，一面一致反抗西歐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運動的呼聲已經震驚全世界的耳目了，婦女運動自然也不能默爾而息的。

近東各民族的農婦和勞動婦女，在黑暗勢力的壓迫下，幾千年了。彷彿長睡初醒的人，全身肌肉還在懈弛狀態當然不能立刻獨力為她們自身的解放作戰。所以歐戰以前，她們不過幫有產階級和知識階級的女子解放運動搖旗吶喊，直到俄國革命以後，才覺醒到她們自己的使命，來參加一般的社會解放事業。不過近東各國內容很為複雜各地的政治經濟情形亦各不同，所以他們的婦女運動尚未能步武一致。例如工業興盛地的巴庫(Baku)和伯頓(Batum)兩處的婦女久已有了階級覺悟，而加入無產階級的戰線中；但是工業落後國如莫塞曼(Musselman)韃靼(Tartar)亞美尼亞(Armenia)等國工商階級的婦女，却就退步得多，她們還是雌伏於『家庭工業』的重擔之下，并未能直接參加一般社會運動。

直到大戰爆發以後，這些工業落後國的婦女方才因為經濟重壓的必不得已打破了『家庭工業』的藩籬，驅入工廠中，於是始有了階級覺悟，漸漸能與無產階級的男子合作解放運動的運動。

但因這些工業落後國現在還受着西歐帝國主義者的播弄，常因人種不同而互相猜疑，所以他們的婦女團體尚未能親切聯合，

以歲革命的婦女運動的聯合戰線。

這就是近東婦女運動的大勢，以下請分而述之，

一 近東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婦女運動

A，喬奇亞

喬奇亞是工業發達的地方。吉弗里司（Tiflis），白貫（Bakum），庫太斯（Kutais）是近東數一數二的工業中心。當無產革命以前，那些地方的女子，早在無產運動中非常活動了。一九一七年，她們得到了完全的政權；有五個女子被選入議院。一九一八年，布爾札維克革命成功，女子對政治的興味更加增進。於是喬奇亞的女子共產黨成立了，生產合作如紡織工業等合作也建設了，為了莫塞疊地方女子程度幼穉，莫塞疊女子學校也在吉弗里司建立起來了。一九二一年，蘇維埃在吉弗里司舉行選舉，本城女子被選者十八員，本省女子被選者二十四員，生奈克（Senak）女子被選者二十四員。她們成舉的參加政治後，便着手『母性教育』和『兒童家庭』的建設。她們努力改革女子寄生生活，舉一有趣的例可以想見：在吉弗里司，有一個紡工業合作，是由許多尼姑合力創辦的，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實以喬奇亞女子共產黨感化之力為多。

現在在共產運動的前途有兩個障礙：（一）人民中佔大多數的農村婦女，腦筋非常陳舊；（二）俄羅斯當帝國時代曾對高加索人民非常虐待，後來少數派代執政，復暴征苛斂，以致喬奇亞對於俄羅斯恨之刺骨。此外，他們內部中間，奧斯諦（Ossete）人的對於喬奇亞人，阿美尼亞人的對於猶太人，民族性的衝突非常劇烈。因為這種種原因，所以直到一九二二年，才有了巨大的勞農民衆起來加入共產運動的事業。

B，阿美尼亞

阿美尼亞在近東諸蘇維埃國家中，是最窮的一國。生產專以農業為主，工業極不發達。女子們當大戰以前，差不多全在家庭裏面做事。所以阿美尼亞的婦女運動，簡直是家庭的和農村的婦女運動罷了，她們的參加公共事業，也是從蘇維埃執政以後才開始的。然一九二二年選舉時，被選入各蘇維埃的女代表已有六十一人之多了；並且阿美尼亞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理委員長竟是一個鄉村女子！

不過嚴格的說，該處的一般婦女程度究覺太淺，實際運動中的指導者，還少不得一般知識階級的女子。

C，阿才培疆

無產革命在女子地位上的影響，恐怕再沒有比在阿才培疆大了，因爲那先決條件的工業發展，在這里已經完備。阿才培疆的工業中心是巴庫，在巴庫作工的俄羅斯，阿美尼亞及猶太女子，和土耳其內地一般專做丈夫奴隸的女子完全不同，是不用說了，就比別的工業中心的女子，也要進步許多。然而雖有這樣的背景，女子們也是到無產革命以後，才獲得了絕對的平等權，也是到了革命成功以後，阿才培疆的女子才不單在人格上得了承認，並且在她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努力改造。因此，女子合作事業就突然興起了，關於生產的，有農業，養蠶，紡織，刺繡，地氈業等合作。其他這些事業不能興舉的地方，就有學校專授女子辦社會事業的知識。

現在，阿才培疆的共產黨婦女，數目共有二萬；一九二一年開會議時，窮鄉僻壤派來的女子代表有一千二百。看了這數目，就可以知道她們如何明白政治與她們本身利害的關係了。

二 新覺醒的近東諸民族的婦女運動

以下所要講到的，大都是呻吟於列強勢力之下的殖民地的狀況。在殖民地中間，統治國的監守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要想在經濟上政治上有些獨立的發展，是比登天還難的。所以階級鬭爭被民族運動的色彩所掩，往往不大明顯；有產者和無產者往往聯合一氣去向那壓迫的『民族之敵』反抗。婦女運動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當然不能直接奔赴她自己的目的。

A，土耳其

土耳其本是一個很窮的專制國。入了這二十世紀以來，幾無日不在英法德俄的更迭刼掠之下。所有的生產原料都被取到西方去做成熟貨了，自己國內工業一點不能發達；加之上面踞着一個腐敗的賣國內閣，犧牲着無知的老百姓，過他們的舒服生活。西洋的資本家又怕死了他本國的工業起來競爭，便用盡方法去防止他內政上軌道。因此，土耳其一國，遂成了世界上繼續不息的坍壞着的土地的一個榜樣。

這種狀況，直繼續到一九〇八年。一九〇八年，土耳其國民革命成功了，於是國勢略有改變：寥寥的幾件工業，也建設起來了，女子們開始從家庭出來，到織布廠，紡紗廠和煙草工廠裏面去，爲一點點不足糊口的工錢，做每日十二小時的工作了。婦女運動也開始

了。——和少年土耳其革命運動攜手進行開始零零碎碎的提出幾項女權的要求了。但這是有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至於無產階級的，却想也不曾有人想起。

這次大戰帶來了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大戰中男子都向前方去了，國內幾乎一個工人也沒有。婦女勞工就趁勢向那些空的工廠，向那些商業和運輸機關，向軍需工業，甚至（例如在安那多利亞Anatoria）竟向軍隊裏面儘量的流進去。從那時以後土耳其工人中至今還有全數百分之二十是婦女。

共產黨在土耳其的活動，當不能公開以前，做事極難；但是現在已經可以公開了，經活動的結果，已成立了幾個婦女勞動者的工會，發表了幾篇討論婦女問題的文章，（在共產黨的兩個機關報"Imen"和"Ikazo"上）並刊行了五本宣傳的小冊子。

不過，土耳其的一般程度畢竟太低了，婦女們雖然在戰時獲得了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她們在政治上仍是一點沒有權利。那個佔着最重要地位的國民運動祇曉得對付外國資本家的侵略，全不管自己國內由四方流聚到各大都市和大工廠裏面的民衆，一天比一天更貧窮無告。然而工業的土耳其已經上了軌道了，這些民衆，在共同一致的苦況之下，必能自己覺悟那照臨在他們頭上的是怎樣一種命運。勞農俄羅斯的眩耀的榜樣在前，共產黨的活潑的宣傳在後，土耳其的國基一天比一天鞏固，共產實現的時期也要一天比一天近了。

B，敍利亞

一八〇四年法蘭西的資本在敍利亞設立了第一個絲廠，到一九一二年，那里已有二百個工廠了，大半是屬於英國的。一九一一年，敍利亞的女工數是一萬二千，男工數是一萬四千。外國資本在敍利亞所成就的事，是掃除了家庭工業制，把這半遊牧性質的民族變成了定居部落，並且把他的女子關到了工廠裏面去，每天做十三小時的工作。敍利亞的女工制既然這樣流行，女子們在知識生活中的參加也極活動。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客觀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大半了。

C，波斯

波斯至今還不曾有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那種波斯式經濟生活狀況所藉以維持存在，且為列強資本所竭力保持的封建的狀況，使一切無產的婦女運動無從發生。僅有幾個到歐洲受過完全教育的知識階級女子，對於這種現狀猛烈的反抗能了。一九二一年德黑蘭（Teheran）出現了一個女子週報名婦女世界，是一個

受過經院教育的女子編輯的這個報却被封禁了，並且是社會黨所同意封禁的，說是她違背了可蘭經的律法。不過以後立刻又有一個報紙叫做婦女之聲接踵起來，這却不會受封禁，已經繼續出版到現在。

D，埃及

在埃及，情形大不相同了。一八九〇年那麼早，埃及最著名的著作家受密爾（Kassim Emir）有東方路德之稱，就已用他的兩部大著來抨擊現代婦女的墮落。從此以後，埃及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便稍稍有些改變了，不過祇限在有產階級以內。至於農村社會中間，婦女依舊做她們最苦的工作，男子依舊遊來蕩去。埃及的下等階級婦女是受着三重剝削：——丈夫，政府，外國經濟勢力。埃及的工業要比近東諸國都發達些。在一八九七年，已有女子六萬三千七百人在煙廠紡織廠裏面做事了，並且這數目還在不住的增加。她們每天要做十二小時的工，所得僅及男工資三分之一。但一九一九年以前，還說不上什麼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一九一九年，埃及大罷工起來了，遷延不決者兩年，目標是反對英國的統治。在這罷工中間，女子大規模的參加了進去。巷戰的時候，她們當步哨，築障礙，並且親身搏鬭。此外凡示威，遊行，演說等，都有她們在裏面。並且這種氣概不限在女工隊中間，有幾個女學校的學生，因為要驅逐她們的英國教師，也舉行了罷課運動。

這次的鬭爭，雖然攪動到這樣程度，可是不免仍以民族主義為最終點。但是在殖民地國家裏面，民族運動是社會解放鬭爭的前驅。所以共產主義者在這些殖民地國家中間，只要能認定民族運動是跨到社會解放運動所必需的一步，而好好地把他利用，他便盡了他在歷史中所該盡的義務了。

古巴第一國民婦女會消息

本年四月間古巴哈佛納（Havana）地方開第一國民婦女大會，會長內摩爾登夫人（Señora Pilar Morton de Menendez）與會者三十個婦女團體和各省代表。關於婦女參政，婦女法律地位，私生子權利，娼妓制，勞動保護，小孩保護，性教育，婦女教育改造，以及許多關於社會的問題多所討論。議決者有以下七項。一，婦女參政。二，教育改造，重在審美學方面。三，民刑法均男女平等。四，兒童保護法。五，兒童法廷。六，娼妓禁止。七，工業中男女均等。



斯干狄那維亞婦女的進步

高山

倘使可以從婦女在法律,社會,政治,工業上的地位決定國民的進步,那麽斯干狄那維亞諸國可以位置在今日世界各國的前列無疑了。然而這類事情大多數人都不甚注意。他們所關心的,無非此等諸國如何以極優美的文學供獻於世界,其政府已採用如何適合的代議制,以及丹麥的少婦和很小的小孩常在街道上,旅館,咖啡店中,與吸黑捲煙等情形。這類事情,實在不能表斯干狄那維亞諸國近幾年來的進步的。

斯干狄那維亞婦女的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權,並不在大戰之後。瑞威一國的競爭選舉權,追溯起來,早在一八八五年間,發起者爲女權協會(Women's Rights Association)。該會原由男子所發起,主要目的是在謀男女教育上的利益平等。到一九一三年纔得到完全平等的選舉權。丹麥於一九〇八年得到一部分的選舉權,到一九一五年也得全部平等的選舉權。三國之中,瑞典爲最遲,一九一八年得將議案通過,到一九二一年的春季逐得第二次的批准,於是當年的秋季許該國婦女參與她們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了。

瑞威婦女之所以早先得到投票,據說是因一九〇五年瑞威王許可政黨中的女黨員參與復決投票,以決定瑞威應否脫離瑞典

的聯盟，以成為獨立國民。運動者挨家去徵集票紙，總計的結果很是奇異，竟一致決定分離。雖然有數千僑居在瑙威的瑞典人，也被許可投票，而主張照舊聯合的不上二百票。這種與瑞典分離的運動，和一般選舉的出發點皆出於人民熱烈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婦女當時，雖沒有投票權，但幫助運動，同時在政界上遂有許多婦女出名。她們的名字當然是不能計算進去的，但到國會中檢查票紙的時候，她們也參加了進去；於是給她們一個明證，那瑙威婦女的精神中忠實和智慧分子正是選舉中所很需要的。這是她們被認為有選舉資格的發端，雖然完全的國會投票權是在一九一三年纔獲得。當時她們投票人數雖然與男子相仿，然而她們却不能即時得到法律團體的最高位。僅有過三人被選為補缺的議員，在國會居一時的位置，到最後一次選舉，時在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纔有一人被選為常議員。這種停滯的原因，一部分因為一人的多數選舉制，一部分因為比例代議制，所以婦女要在投票上競爭勝利，很是困難。

丹麥與瑞典的情形却不然，該國婦女得到選舉權雖在近年。但她們却即時獲得適當的利益，不久即被舉為國會議員了。丹麥婦女自得參政權後之第一次選舉，即有婦女進入國會，現在國會中女議員共有十一人，下院三人，上院八人。瑞典國會女議員也有五人，計上院一人，下院四人，即自從得選舉權後第一次的選舉得來的。

斯干狄那維亞的國會中的婦女，多是有才能，有社會事業的經驗，而且真能代表婦女們的婦女。這是很明顯的事，婦女參政旨在求最大公善的實現，這為男子和婦女們所一致所承認的；但其結果自然只有最高典型的婦女能夠任這種要職。斯干狄那維亞婦女的地位實不僅限於議會中，此外還大有所得。她們最堪自負的事便是她們在國際間的活動。斯干狄那維亞三國最先曾派遣赴國家同盟協會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所遣選的婦女代表，也是最高典型的婦女。克里斯特亞尼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波耐維博士 (Dr. Kristine Bonnevie) 到日內瓦大會為代表。她又從事別的幹事會的事務，這年又任為知識協作委員會 (Commit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的會員，和社會委員會 (Social Commission) 的會長。維克稅爾夫人 (Mrs. Anna Bugge Wicksell) 是聞名於瑞士和歐洲的人，深明法律，又為一有才能的著述家及演說家；她為瑞典的補缺議員又為崇遂脫委員會 (Mandates Committee)，的會員。丹麥的福謙梅爾

女士(Miss Henni Forchhammer)是在改革婦女和兒童買賣上最出力的人，爲要抑制這種社會罪惡，同盟中曾盡三年的力作，在委員會中實留着極大的影響。

除這三個重要人物之外，瑙威與瑞典曾派遣各項有經驗的專家及顧問員出席委員會特別會及屬於國際勞動組織大會的勞動協會與議。蒯爾斯保格夫人(Mrs. Betzy Kjelsberg)是瑙威的第一個工場考察者，也是爲政府代表出席於國際勞動大會的第一個婦女。按當時赴這大會的國民代表團，係由政府代表一人，僱主代表二人及傭僱者代表二人組織而成。這年開爾斯堡格夫人赴會，充當瑙威代表團的會長。申姆女士(Miss Elise Sem)也是一個瑙威婦女，她在國內及國外都有重要的服務，在瑙威高等法院得許可施行職務的婦女僅她一人。她曾任爲皇家委員會的會員，參議財產法的修改事件，又被任爲專門顧問出席於大會的委員會討論婦孺買賣事件。丹麥代表團出席於勞動大會的，有專門參議者國會議員海爾謀夫人(Mrs. Marie Hjelmer M. P.)與勃洛克夫人(Mrs. Estr. Brock)，這兩人都是富於材幹的婦女。丹麥又派遣幾個婦女到國際國會議員聯盟，一爲那尼班夫人(Mrs. Nina Bang)係一九二〇年的上議院議員，和漢旭爾芝夫人(Mrs. Matilde Hauschultz)及敏區夫人(Mrs. Elna Munch)，這兩人都是一九二一年的下議院議員。

關於婦女方面的社會立法說，斯干狄那維亞諸國顯然很進步。然普通對於那幾國的概念，特於瑙威瑞典爲尤甚，總以爲是寒冷，晦暗，停滯的國家，其實這是大誤的。看他們的歷史，國勢常常變遷，由統馭而服從，再由服從的地位進而統馭，幾經波折以後，又崛起而爲獨立的新國。在這長年政變中間的時候，他們社會立法的停滯不進步，也是自然的道理了。一世紀前，瑞典的婚姻法律是全然不尊崇婦女的，如果她稍具一點自覺的感情，便立刻感到自己的屈服於法律之下。然而斯干狄那維亞諸國終於能將各種關於社會安寧的事很快的昇進，直到達於第一等的地位。

這成功的一部原因，全賴三國的聰明的政治間的協作。三國的的性質和景況原是很不同，比他們的言語差得很遠，(他們三國的言語很相似，)瑙威境內岩石山嶺遍佈各處，各種財源很少，只有卓越秀麗的風景，此外有木材及魚能供給世界市場。又造船是其國民工業，對於外國是有經濟的價值的。國民性是專心，率真，精神活潑；瑞典的田野，礦山，海岸間都滿充着財源，人民好自誇富有，富於要求；丹麥也以自古迄今長於藝術及社會政治的進步自誇

的；——這是三國間的大差別。但他們諸國能忘却此等不同點和他們古代政治上的不相容而從事協作，遂使他們諸國，昇進在社會極發育的階段之上。

數年前，斯干狄那維亞協會開會，草成三國間各應改革的社會立法的公明的提案，他們一致贊同共向公共的次序進行其工作。他們進行程序上的各小節間，性質上也略有不同。瑞威得實行的，關於私生子，結婚，離婚的法律，大概在世界上要算最好的了。規定私生子應由父負責，姓父姓，有遺產權，贍養教育，都由父負擔；結婚上男女同一待遇，離婚則立在最簡單容易的基礎上——只要兩造同意離異，經過一年的分居，即許可離婚。瑞典在這一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關於婦女方面和結婚方面的新財產法大有進步。瑞典婦女回顧從前的舊法，妻本完全處於服從的地位，對於今日的新法律，是極堪自誇了。新法律對於在家庭中爲母爲妻的婦女認爲有經濟的價値的。男女結婚後的財產屬於公有，管理和承襲都有均等的權利。這共有財產上遇核算時，婦女在家庭間作事也如男子的工作一樣，認爲有工資上的價値存在。丹麥重要的改造則在政治和工業一方面，婦女新近加入政治的也比瑞威瑞典兩國爲多。該國又有更優良和充滿的代議制度，各城市都能施用極進步的自治政治的學說。工場婦女和兒童的保護法律，反對自來一切在許多國家所行的殘酷條件，所以是很優良而有效果的。總結說起來，丹麥是在維持着新斯干狄那維亞的理想。

除却這些效果很大的殊特利益之外，他們三國還竭力前進，希望達到進行的程序書上的全部目的。瑞威的財產法，在妻一方還不能十分公平，皇家委員會會員申姆女士從事於這方面的努力已精密的草成財產法，提出於國會了。瑞典亦然，正在仿照瑞威的私生子法修改法律，丹麥對於結婚法也擬有適當的改良。除却這類關於婦女最切身的法律之外，其他如對於子女平等保護權，母職，疾病保險，年老保險，及養老金也定有優良的條件；禁止公娼，禁止童工，並且對於工業上男女工人的狀況改良，上也有法律上的保障了。

但是總之斯干狄那維亞諸國婦女，實富於領袖精神的，漢勃羅 (Nico Hambro) 克洛格 (Gina Krog) 和勃萊梅 (Fredrika Bremer) 諸人在政治上的工作，能給婦女運動全體留一個極深的印象。能愛倫凱 (Ellen Key) 的作業方面雖不同，其有一種強有力的影響則是一樣。當初一看，似乎她的主張太自由些，終於乃看出她是一個戀愛和母性的擁護者，並沒有不良的主義摻雜其

間，倒許是擁護的大熱烈一點罷。於是她的聲名不特限於斯干狄那維亞諸國，且為全世界所共知了。從嚴冬轉到溫和的時候，他國到斯干狄那維亞來的哲學家，上愛倫凱的門訪問的，每年總有數百人之多。他們見她已達七十三歲的高年，身體卻還極強健，她能步行，划船，登山，游泳，並且熱心留意婦女運動的消息和趨勢。她所擁護的自由與解放，是屬於人的，不是政治的事；因這不是法律所能規定的，她只是叫人們去負擔這自然的義務。按實說起來，各個教師將她的哲學拿來作改建習慣的原則，並不當他是一種新的制度，叫生命從這里去經驗。

他們這樣想：斯干狄那維亞婦女隨其政治發達之後，國家的自覺遂進為斯干狄那維亞自覺，最後乃成為世界的自覺了。斯干狄那維亞婦女有一種極強的國際感情，以為當由國際的責任以保護世界，而反對大戰的發生。和平現在已成為數千婦女所希望的大目的。拉申 (Marta Larsen) 出席於維也納婦女平和協會的時候，便竭力注意於兵備的裁撤。她對於他國完全與她的本國瑞威同一態度，都應當裁去軍備。她明白的說，這幾個小國所有的水陸軍的效用，決不能抵敵侵掠的大國，結果終不過給別的強大的國家添一點戰鬭力罷了。到了經過戰爭的重大損失之後，商業也大受其影響，國民必有一時期大受經濟的迫壓，以國家有重要用途的歲入，用在這種價值可疑的軍備上面，實在是不良的經濟政治罷。

維克稅爾夫人也是努力於維持國際和平的一人，這固然不能說斯干狄那維亞婦女人人都是這樣有公平而且越出國家觀念的心，然而她們中間世界和平國際協作和友誼的精神總是很強的。

（節譯斯孔樂克爾夫人的『前驅中的斯干狄那維亞婦女』。）

俄國的新勞動法與婦女

朱枕薪

俄國從十月革命後，不久即公布勞動法，對於婦女與兒童的利益，尤竭力的保護。最近俄國政府，又將這勞動法典改訂，於一九二二年十月，經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大會通過。在這新勞動法典中，規定婦女不得從事有礙健康或過分勞苦的工作，更絕對的禁止婦女從事地下工作。此外更有一種新的特殊規定，與前的大不相同，一方斟酌經濟情形，一方測度勞工狀況，規定一種最低限度的工銀，藉以保障工銀勞動者生活的安全。不論國家或私人的產業，對於付給工資這一點，都不能在這法定最低限度的數目以下。

俄國從前的勞動法，絕對的禁止僱用婦女在夜間作工。現在新頒的勞動法典，卻明白准許婦女作夜工，這是因為近來俄國經濟狀況窘迫的緣故。但懷孕的婦女與哺兒的母親，卻在例外。法典上仍絕對的禁止她們做夜工；並且用明文禁止懷孕的婦女與哺乳的母親操過度或過時的工作。規定她們的工作時間，就是例外要增加，一年亦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小時以上。

從前的勞動法典，規定婦女在產前產後各有八星期的休息；在這休息期中，仍得照常領取工資。這是指勞力的婦女而言的。至於勞心的婦女，產前產後祇各有六星期的休息。現在新頒的勞動法典，延長勞心的婦女的休息時間，與勞力的婦女一律看待，產前產後各有八星期的休息。

此外這項新頒的勞動法典，規定了許多專為保護母性的條文，今列舉如下：

(一)母性懷孕滿五個月後，僱主不得強迫其捨去原來的地方，到他處去工作。

(二)母性懷孕六個月後，如有不適或覺病痛，宜即令之停工，回家休養。

(三)母性在休養期內，仍須付以平時應得的工資，不得短減。

(四)小兒生育後須即多付一個月的工資，以後在九個月中，須按月多付四分之一的工資。

(五)母親每天應有若干時休息，作為哺乳小兒的鐘點，仍算在工作的時間以內。



除夕

南平

這時雪也止了，似漆般的黑雲，滿滿地蓋着天空，愈顯得地面的皎潔，偶然一看，還要誤爲是月夜哩。雪後的空氣更加冷了，彙着一陣陣的寒風吹得瓦上的雪不住地往下飄，院內幾株枯樹都鑲着白雪的邊呆呆地立在那里，似乎已被這種寒氣征服。

外面的鑼鼓聲和鞭炮聲漸漸起來了；然而在這院裏却充滿了深沉的幽靜，除了三四個兒童不時燃放的鞭炮聲。他們這時的精神，似乎都融會在這上面，簡直連冷都忘了。在他們活潑的心裏，有的是快樂，自然，他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悲哀，甚至以爲世界上的任何事，只有快樂，沒有別的。雖然他們有時跑進屋裏，見了母親坐在燈前流淚，他們也莫名其妙，只呆呆地站着把她看幾看，仍舊一溜烟跑出來尋他們的小朋友商籌新年的作樂。

她住的是偏東一間約有一丈五尺見方的小房。當門設下了床鋪；床頭的凳上放着兩口舊皮箱；床的左前方是一張小小的方桌，上面點着一盞菜油燈。雖然是如豆的燈光，爲的是在這間小房裏，所以也覺得特別的明亮。小小的鍋竈放在門的右旁，竈裏面餘火未熄；她恐怕屋裏的寒溫不適於她的英兒，時常把零碎的茅柴放些進去。所以這屋內的空氣，比起屋外來，相差要在十度上了。原來敬節堂的建築和前清貢院裏的號子相似，每人一間小房，無論何事都是在那一間屋裏面。因此，這間房裏雖然不曾放了很多的東西，却已經把他擠得滿滿地。

她生在燈光之下，手裏拿着一件半新的小小棉衣，一針一針地縫着，還不時掉轉頭去看那睡在床上的英兒。她傾心地想把這點小工作在今晚成功；因爲她知道，到了明天，英兒見了別的兒童穿着新衣，一定是要尋她鬧的。有時她覺得疲乏了，把手裏活計放下，胡亂倒在床上休息一會；驀然間外面的鑼鼓聲和鞭炮聲傳入她的耳鼓，她的眼淚便不知不覺地奪眶而出。她不敢使她的悲哀靈

現於意識，以致把重要的工作耽誤了，於是急忙坐起，又把活計拿在手裏，一針一針地密縫起來。

她進堂整整三月了；這三月的時光，在她看來，簡直像幾十年一般長。薔薇般的顏色，也不復現於她的頰際了；豐滿的臉龐，已瘦削下去了；如漆的黑髮，已變成深黃了。總之，從前人人贊她的美麗，現在簡直成了一個村婦。自然，活潑潑的她，從高屋大廈裏猛然被逼到這監牢式的敬節堂來，怎能教她不改樣呢？她看來，較三月前老得多了；假使她告訴別人，她現在不滿二十四歲，誰是也不信的呵。

她的性情很高傲——這也是環境使然——同院雖住了上十家，她同她們不大合得來；每逢有事，她們都是互相來往，只有她總不曾參與，她們也不理她。所以她在堂裏更比其餘的人要寂寞。唯一使她得些安慰的，就是英兒。她今年剛滿四歲，她特別地愛她，似乎她的生命都附着在她身上。的確，她常以為她是為英兒而生；她的生命不值什麼，只是因為她的生命毀滅，以致影響到英兒身上，她着實有些不忍罷。所以她有幾次想到盡處，預備上自殺之路，及至回頭看看英兒，她的心一軟，這種念頭即時打消了。她也曾讀過書，並且能作普通的信札；但是現在她絕對不願拿書。她常說，『知識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可以增加快樂人的快樂，也可以增加憂愁人的憂愁。』所以她現在的生活，是懵懂的，是無目的的；只是過一天算一天罷了。

她坐在床前，仍舊慢慢地縫着；有時英兒哼一聲或是身子轉了一下，她急忙轉過身來，用手輕輕地拍着她，一面替她把蓋被重行緊合一次。在這種心地不能專一的狀態，她時時被外面的鑼鼓和鞭炮的聲音所擾；她愈想避去這種聲音，而這種聲音到她的耳鼓來反覺愈清晰。她由幾次的經驗，竭力想把一切的思念遏抑住。她拿了活計，只顧縫着，不提防幾針都釘到手指上，即時冒出一顆顆的血珠來。她這時心裏更亂了；眼睛裏像放出了千百的火花，把外界的一切都蒙蔽住。她已往的悲哀一絲一絲地湧在心頭，卻幻出兩行熱淚不絕地滴在小小的棉衣上。

她想，她曾經過可怕的一夜：那時正是五月，天氣漸暖上來了，他為家事忙了一天，正在床上躺着。她坐在床邊，手裏拿着一本鏡花緣；一面和他談些閑話。那時壁上的鐘已報十二點了。忽然外面的鑼聲不絕地響起來，他知道這幾天外面的風聲吃緊，急忙走下床來。她向來很鎮靜；她知道他的膽小，連忙用了些話去安慰他。那時鑼聲愈逼愈近，不一會，擂門的聲音也急了。他嚇得面如土色。她再也鎮靜不住了，連忙數他把箱子的銀錢，首飾，和存款摺等等都檢

出來，兩人分着放在身上。她把英兒從睡夢中抱了起來。那時家人都已預備出門避難了。雖然僥倖賴有堅固的大門，不曾被兵士撞開，然而家人知道，藏在屋裏，終是危險的事，於是全家都由後門逃出，走進一間小屋去安身。危險了，八個兵士進小屋來了；他們背着上有刺刀的鎗，手裏拿着火把，臉上都帶幾分殺氣。她看了，便不住地顫戰起來。他們把每人身上所有都搜刮一空。當他們搜到了他身上，他的臉變成了死灰色，兩唇上的紅色全消，眼睛都無光了。她在旁邊看了，又不敢近他身邊去，眞是如萬箭穿心呵！他們從他身上搜查的結果，認定他是富有資財的人，知道他不住在這間小屋裏，於是把刺刀放在他的頸上，逼着要他引路回家。家人賴他們不過，終於跟着回到家裏來。他們逼着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了，搗毀了各房的器具，然後呼嘯而去。他這時心如火焚，一面哭着一面說，『現在命本都去了呵！』她安慰他說：『愛人，有人有世界，錢財去了有來的哩！』他們的話正說完，從後門又進來了七八個惡狠狠的兵士，開首就把他揪住。她慌了，連忙去拉他，那知無情的刀已着在她的臉上，鮮紅的血不住地往地下流了。家人這時簡直魂不附體；於是設計使他脫了身，各顧性命去逃避。她更不敢留戀，抱着英兒從後門跑了出來，藏在東邊一家小屋裏。這以後的情形，她不知道了。她在那里躲了很久，魚白的晨熹，已漸漸從東方透了出來；外面的鎗聲也止了，再也不聽見兵士的聲息了。她於是躡脚躡手的跑回。那時家人也都回了，聚在一塊。奇怪，不見他了！但是家人並不驚訝，以爲必是躲避未出。他們尋了一會，最後尋到廚房，有一人倒挿在水缸裏！阿呀！那不是他嗎？家人這時纔慌了，連忙把他從水裏抱起來，平臥在地上。那時他的臉白得像死人一般，牙關緊了，全身也冷了，僅餘胸前一點熱氣。他們用人工呼吸法救濟了一會，呵，不濟事呵！可憐，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慘死了，傷心呵！她想到了這里，淚泉滔滔地奔放了，身體也顫戰了，小小的房似乎都在她的眼前回旋，她的身子支持不住了，隨身倒在床上，她的心都碎了呵！

她的心，有一部分似乎永久寄在英兒身上，雖然當她顛沛失常的時候，那一部分是和平常一樣，不曾有絲毫的變動的。當她倒身在床的時候，這種驟然的震動，把英兒驚醒，哇的一聲哭了。她感覺了她的愛女的哭聲，連忙坐了起來，把她從被裏抱出來，一面用手輕輕拍着，口裏唱着安眠的歌。一面把自己的衣襟解開，露出乳房來送進她的小口裏。這是她的慣態：她每每心意恍惚的時候，一見了英兒，就覺淸醒了。所以現在她已漸漸恢復了她的知覺。

這時院內只是靜靜地；偶然有一兩聲小貓的聲音送到耳裏，好

像來鼓勵她的勇氣似的。夜的寒氣也加重了。她把吃足了乳的英兒，仍舊放進被裏睡下，然後走下床來，把竈內的火用火鉗撥了一會，又加上些茅柴在裏面，再回到床上坐下，拿棉衣重縫起來。一面繼續回想她的往事。

他的母親在四年前已經去世了；父親是一位極慈祥的老人家裏一切大小事，都是父親一人料理，關於經濟的籌畫大部分都是依賴他。父親也極愛他做事忠實；所以他死了以後，父親爲了痛子的心切，對於她和英兒慈愛備至，便是家人也不敢輕覷她。家裏事一點也不勞她做，那是不必說的。有時還恐怕她一人料理英兒不到，常常命嫂嫂去幫助她。每天吃飯，她和英兒都是在父親的桌上；有時人多了，父親必定把妹妹留在後吃，無論如何，是不令她母女倆人下去的。她平常的用費也非常的充裕。雖然家裏自他死了以後，對於經濟方面已失却了大半的助力，漸漸露出拮据的狀況；然而父親竭力支持，並不使她知道，爲家裏耽憂。所以對於她所需的，無不充分供給，毫不現出爲難的樣子。她處在這種安善的家庭裏，依着慈祥的父親，雖然時常想起他的生前，也曾痛哭過幾次，然而這種悲哀，終覺被目前愉快的環境所屈服，漸漸由薄弱以致於消蝕了。所以她每天的事，只是經意看護英兒或是看看書，到夜間，嫂嫂的事做完了，也尋常到她房裏來談些閑話。有一次，嫂嫂告訴她：『東屋裏顧大嫂自經死了。』她聽了，吃了一驚，連忙問因由。嫂嫂說，『劉媽今天早上告訴她說，因爲她的公婆一天到晚罵她，說她的八字太硬，所以把丈夫尅死了。她母親前天來對她的公婆說，她又沒有兒子，家裏也難得養活她，倒是讓她再醮，於兩方都有益。她的公婆當面屈了那母親一頓，後來又把她痛駡了。不曉得夜裏她竟上吊了。嫂嫂還批評了顧大嫂許多話，大概都是表同情於她的公婆的。她也不好和嫂嫂辯駁，只說，『家裏又不能安身，又不許她出去，那當然只有死的一條路呵！』

這種生活她漸漸地過慣了，也覺得沒有甚麽不如意。不久，他的後母進門了。她有三十多歲，看來一味的刁猾，心地也險——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她剛進門，對她倒很獻殷懃。三天後，情形頓變了。她見父親待她和英兒太好了，很不滿意；當面說話，總是裝腔作勢，或者有意挑剔，背地裏常在父親面前進讒言。起初父親也不大聽她，到後來漸漸被她的花言巧語說動了，不由得半信半疑起來。有一次，她和父親在房裏談起她來，她對父親說，『那丫頭太不懂事呵！對下人也沒有一點規矩。你待她這樣好，她人前人後還說你如今討了後老婆，也不管媳婦和孫女了，她現在只是在苦中過日

子；飯也吃不飽，錢也沒有化的……』她正從門外經過聽見了，氣得甚麼似的。她連忙把門帘揭開了，跑到她面前去質問。父親見了，忙用好話把她排解開了。後母見了這種情形，益發氣憤不過，足足睡了兩天沒有起床。從此，父親待她和英兒便格外的冷淡了。她每月的月費，後母要扣留一大半，她也不敢向父親說。當父親在外的時候，她總是熱諷冷刺的罵她：無人時，見了英兒也時常打罵。她這時處的地位，簡直難堪了。嫂嫂性情極庸懦，早已被後母征服了；妹妹還小，不大懂得事；其餘的人，都是不相關的。所以她雖住在大家庭裏面，卻仍是孤獨，她的痛苦，只是埋在肚裏說不出來，惟有終日飲泣罷了。

她還記得進堂的前一夜：那時氣候漸漸冷上來了，從窗戶進來的風，把桌上的燈吹得閃閃地動，她正和嫂嫂坐着談話，妹妹進房來了，說父親叫她。她留嫂嫂在房裏照看英兒，於是同着妹妹一路到父親這邊來。她自從後母進門不久，總覺得父親對她的面貌增加了幾分威嚴。她見了父親，心裏也總是怦怦地。她那時進了父親的房門，似乎房裏一切都板着了面孔在那里嘲笑她，她的心早已冷了幾分了。父親坐在房上面的籐椅上，見了她進來，叫妹妹拿一張凳子給她坐了。父親先問了問英兒，然後鄭重地對她說：『不是我不留你在家，只因你的終身大事要緊。我家世代書香，別的想頭當然是沒有的。只是家裏人多，我又不常在家；你青年居孀，住在家裏，也有很多不相宜的地方。我現在想把你送進敬節堂裏去，一來在那里正好全你的名節，再者將來也可以光宗耀祖。那里苦是苦點，但是將來守到了盡頭，替你建個牌坊，那時萬人瞻仰，纔是真正的快樂哩。英兒你也帶去，免得那里寂寞。你是聰明人，想沒有甚麼不允的，你說怎樣呢？』父親的話說了一半，她的眼淚已不絕地往下淌了。父親再三追問她，她只是不答。後來她終於嗚咽地說，『現在只有這唯一的路是我走的，我還有甚麼話說！』於是她終身的幸福在這一頃刻間已斷送盡了呵！

她想到這些事，彷彿如夢初醒一般。她也想到兩年前的今夕，他們倆的快樂是如何，現在卻是這般地孤苦；將來的結果更是渺渺茫茫！她這時滿面的淚痕。把做好了的衣服放了，轉過身來看看英兒，在她的額上吻了幾下。聽聽外面的鑼鼓喧闐，鞭炮放得更加熱鬧了。桌上的燈漸漸暗了下去，似乎也理會了她的悲哀，發出一道慘光和她表同情。她這時有些心悸，看看房裏的每件用物，都似幻了一種奇形來震駭她。她連忙把衣服脫了，放下帳子，睡上床去。耳邊還彷彿聽得一聲『人間的地獄！』

八，二六，於武高。



奶母

夢雷

胡二家的又有了孕了！為這件事，胡二和他母親，已經商量過好幾次；但總沒有妙法處置這新生子。這時胡二家的睡在牀上休息着，他的女兒來福和來祿也睡在她的一旁；胡二的母親，坐在堂屋裏喝茶；胡二的嫂嫂坐在一旁，奶她八月大的女孩。不一忽兒，胡大和胡二都拿着些木匠傢伙歸來，走進堂屋，將工具擲在牆角，就坐在櫈上。

「來富！」胡大喊。

「來了。」來富在後邊菜園裏澆菜，聽見他父親喊，就放下水桶跑了進來。「幹什麼？」他問。

「取茶！」胡大說。

在默靜中，忽然來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

「張家大嬸來了！」胡大家的站了起來，讓出一個坐位說。衆人也都站了起來。

「胡大家的，你坐；不用客氣！」張家大嬸照例說。「你奶着孩子，應當坐的。」

喧嚷了一忽，各人得了一個坐位，來富給每人倒了一杯茶。

「胡二家的呢？」張家大嬸喝了一口茶說，「聽說又恭喜了。」

「快足月了。」胡老婆斜斜眼，指着後房說，「領着兩個孩子在睡覺呢，這兩天什麼事也幹不了啦；只睡覺——」

胡二對他母親瞪了一眼，回房去了。

『有了孕；是安逸些好。』張家大嫂喝了幾口茶說，『在路上走了半天，不覺渴得話都說不出了。——』

『來富，』胡老婆嚷，『替張大嫂倒茶。』

『好孩子，』張大嫂摩弄着來富的頭說，『愈長愈能幹愈秀麗了。』

『我看是愈長愈獃，更加沒用了。』胡大家的笑着說，『那里及得你們平兒？』

『那里的話，』張大嫂說。『胡大嫂（即胡老婆），您真好福氣，孫男孫女水般的流來。我有三個孩子，孫子到只有二個，我怎樣的盼望最添個把但總是空想。』

『你老不知道這裏面的苦處！』胡老婆說。『孫子自然是好的，但總共我只有一個孫子；孫女兒到成孳了也不知是什麼地方壞了風水！想想，女孩子要這許多做什麼，養到十八九歲，嫁出門，就是人財兩空；良心好點的，還能顧念到娘家；要是沒良心的，就同出籠的鳥一般，永世再也不想到娘家人了。我們二媳婦養了兩個女孩子，這回不知是男是女；要是男，當然好好教養；要是再生一個女——

——唉！我也實在有點灰心了！』

『話到是這麼說法。』張家大嫂看了看在坐的人輕聲說：『這年月柴，米，油，鹽，醬，醋，件件都比以前貴了好幾倍，日子已經不易過了；養活上幾個只吃不做事的孩子，更沒法兒過。男孩子養成人，將來還有指望；女孩子呢，正到有用時，嫁給人家受用去了！』

『誰說不是！』胡老婆說；『多了個小孩，非但要多個吃客，並且大人一天到晚要奶孩子，伴孩子，也沒有功夫再做事了。就說我們先前還沒有孩子時，他們（指胡大）哥兒倆賺來的錢，再加上田租，非但夠用，還可以積蓄一點。如今，每年還得拉些債呢！我想二媳婦要是再產生個女孩子，就打發他進城做奶母去，孩子送人也好，託人養也好。——』

『這法兒到也不錯。』張家大嫂說。『但是，老二肯放他媳婦進城麼？』

『那沒有關係，』胡老婆四圍看看小聲說；『無論如何，老二總得聽我的話。』

那是自然，』張家大嫂得意似的說。『我們三個孩子，從沒有敢不聽我半句話，為了——』她講到這里，忽然覺得當着胡大說這種話有些不合勢，就立刻閉了嘴，臉色也就紅漲起來。

胡大家的已覺料到她所要說的下文，就瞪了她一眼，對她丈夫做了一個眼勢，轉回房去，胡大也跟了進去。

張家大嬸停了一忽，站了起來道：「我要回家了。」接着，她看看太陽。

「坐忽兒。」胡老婆也站了起來道；「吃了晚飯去。」

「不必客氣。」張家大嬸走出了門，小聲的對胡老婆道。「我們村上李家的也有了孕，她公婆也要送她進城當奶娘去；二媳婦倘生個女，你就送個信我，好和李家的一路進城，有個道伴。你說好不好？」

「眞是有勞大嬸。」胡老婆感謝的答。「有個道伴一路進城，更好了，倘是李家的有信，也請告訴我。——」

「好，一定這樣辦。」張家大嬸一邊走一邊點頭。「好了，請進去罷。」

「有功夫來坐坐！」胡老婆高聲的說。

張家大嬸轉身點了點頭。「請進去罷。」

胡老婆也就回來，照例坐在堂屋嘴裏咕咕噥噥，說說這個，罵罵那個，但同時人家也只當沒有聽見，隨她一人坐着噪鬧。

胡二默默的坐在他妻牀邊，胡二家的和兩個孩子都睡在牀上。

「今天下工怎麼這樣早？」胡二家的轉了一個身，揉着眼睛說。

「太陽都快落山了，還早？你自己睡着不知道時候！」胡二說，仍

是默想着。

「你默想什麼？」胡二家的拉了拉胡二說：「這樣無精神！」

「沒有什麼。」胡二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依舊坐下說；「剛才媽媽講到你有孕的事，——」

「什麼？」胡二家的振足了精神，坐了起來問。「她們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胡二低聲說。

「那麼你這樣說法！」胡二家的想了片刻，接着道，「到底她們說些什麼告訴我！」

「媽說你倘是生個男，自然是好好教養；要是生個女，就——」

「就什麼？難道就活葬了？做死了？」胡二家的不等她丈夫說完，就搶嘴說。

「沒有聽明白，你就噪起來了！」胡二斜了斜眼。「等一會媽聽見了，又說我多嘴，我也不講了。」

「好哥哥！」胡二的拉着她丈夫哀求似的說：「你講，我最也不鬧了。」

「我講。」胡二拉長了口氣說，「她說要是女就送給人家，或是請人養，叫你進城做奶娘去。」

「眞的麼？——」胡二家的遲疑的問。

『誰驅你來』胡二答。

他們各想各的心事，默然了片刻。

『但是，你的意思怎樣？』胡二家的注目着她丈夫問。

『我的意思麼？……』胡二看着他妻傻傻說。『隨便你，你愛怎樣就怎樣不過我終歸是捨不得你這出。但是，——倘是到沒法時，也只得。——』

胡二家的微微一笑，『自然！——不過生個男和生個女，不是一樣的麼？』

『唉！……』胡二長長歎了口氣說：『不是這樣說法。男的當然要比女的好些，大哥不是養了個孩子，媽是怎樣的歡喜。我們呢，——唉！倘是再生一個女，就是我也有些灰心了。』

『嚇嚇！』胡二家的苦笑了一聲說：『現在不必爭論，到時候再說。』

『現在天天是大嫂子做飯？』胡二無話可說，想出一句話來問。

『自然是。』胡二家的又復瞭下答，『她有了孩子，那一天不是我做飯？』

『廢話！』胡二說：『她又沒說不做，我不過問一聲能了。』

兩人都沒有什麼可說的，就靜默下去。

胡二家的生產了，果然又是一個女。各人都沒精打彩的悶着。就是胡二家的，也覺得爽氣無光彩。尤其是胡老婆，整天只咕咕嚕嚕駡他們不會產生男孩子；並且立刻差來富去報告張家大嬸，叫她去和李家的商量一同到北京當奶母去。不半天，來富回來報告說，『李家的也在前天生產，預備滿了月進城去；進城時小孩還得帶去給主人驗是不是新生的；等好了主人家再把孩子送回來。他們已經商量好，孩子養在後村楊家。……』胡老婆聽了這篇話，也就安心的等候滿月到來。

將近滿月，胡老婆就將要叫胡二家的進城當奶母的意思，正式告訴胡二，叫他和妻去相商。

他們兩人在自己房裏很爲難的商量這件事情。當然，他們不願意分離，但母親的命令，又難以違拗。

『唉！』胡二深深的歎了口氣說；『進城罷，又有許多不好；要是不去，——但是，媽的意思已經決定了，這如何辦法？』

『我想，這次終於得進城了。媽的脾氣又不好，她說如何做，就得如何做，決無商量的餘地。只是，——』胡二家的說到這里，抱了新生女道：『但我怎樣放得下她，剛生出來一個月，就給人家去養，終

是九死一生。叫我如何捨得……』

胡二聽他妻這般說法，不覺大喜；他知道他妻的心已經稍微的活動些了。因爲他既不敢不聽他母親的話，又不忍違背他妻的主意，實在叫他左右爲難啊。『孩子不要緊的，我終歸好好看管罷了，——』他做着笑臉說。

『嚇……』胡二家的苦笑說：『我也知道你爲難——沒法，也只得這樣了！』

夫妻倆默然，各人深思各人的心事。有時，胡二家的將來壽（新生女）抱着仔細的看，而淚水也串珠般的墮下。『唉！』

這是他們進城的一天了，他們一共三個人；胡二，胡二家的，和來壽。

將離家時，胡二家的也沒有什麽悲酸。因爲胡二和來壽都跟着進城；雖有來福，來祿留在家裏，但她知道大嫂待她們很好，並且將來有丈夫伴着她們，也不至於受人家的氣；而在臨行時，來福和來祿都拉着她衣角大哭大嚷着不放她走。這時她的心，無意的一陣酸痛，淚也跟着流了幾點。『好寶貝，在家裏好好的等媽媽上姥姥（外婆）家去，明天就回來；回來時帶糕你們吃。』

來福，來祿立刻放了手，擦淨了淚道：『媽媽一定明天就回來！』她們從經驗上得來，媽媽是從來不會騙人的；並且每上一次姥姥家，總有些食物和玩意兒帶來的，於是非但不哭而且歡呼了。

胡二家的騎上了驢子，手裏抱着來壽；趕驢的在前面引路，胡二在後邊跟着。她仔細的瞧了瞧兩個留落在家裏的孩子，方才暗暗擦着淚上道。

這時正在一年中的好時候，春已經歸來了！桃花被微風吹着，一瓣瓣地紛紛飛舞，好似冬日的雪絮；弱柔的柳枝，一條條斜列着，好似夏晚的陣雨；道旁的老樹，也在勉強的發出小小的青芽。他們過了柳桃山莊，於是上了前北京的大道。在道上，胡二家的只覺得悲酸恐懼。『我騙來福們說明天就回家，明天她們得怎樣的等候我？』她忽然又轉念想，『將來壽着了主人家，一人也不認得，叫我怎樣辦？……』忽然她又想到一件事，就問她丈夫道『以前你不是說和李家的一同進城麼？——』

『李家的昨天就進城了，她說她們在兵馬司傭工介紹所等候我們。』她丈夫說。

日中時，他們已經跑到海淀。在小麵鋪裏喫了午飯，休息了一刻，又復上道。海淀離北京只有二十來里路程，不上三個鐘點，已經過

西直門了。

他們進了傭工介紹所，說明了來意；走進了屋，李家的也已到了，在和旁的謀事人談天。胡二家的也就坐在炕上。

一張一丈五尺見方的大炕，上邊坐着許多的謀事人，有的吸着煙在談笑，有的躺着思想，有的已竟睡着在牀邊了。這座屋一共只有三間大，加上了這些人，於是滿屋飄着一種無名的臭味。屋外有一個小院子（南方叫天井），雖是時常沒有太陽惠臨，但到也曬着許多的衣服。紅的褲子，青布的衣衫，長條的脚帶，什麼都有，好似收買破布店的曬布場。

她們的運氣很好，因爲這時正是奶母缺少的時候，第二天，就有許多人來尋奶母了。

介紹所的介紹人于姥姥，帶着胡家的到人家試工去。在道上，胡二家的提心吊膽的跟着走，因爲她從來沒有到過富貴人家。

進了一家大門，再走了半天，方才走到太太住的上房。太太睡在牀上，掛起了帳子；看見胡二家的走進來，就注目的看着她。

胡二家的這時爲難極了，她不知道怎樣的動作合法，她自然而然遲疑的對太太請了一個安，恭恭敬敬一動不動的站在一旁。

太太仔細的將她身世問了半天，她一一的多回答了；太太又將她奶水驗了一次，方才點頭對介紹人道：『留她在這里試工，我這里規矩你是知道的，你細細的告訴她。你先領她到下房休息休息去。』

主人家是何等華麗！在她看起來，天下沒有比這里更華美的了；並且還有許多東西，她非但從來沒有見過，就是名目也不知道。每一間房裏，有幾只吊着的燈，但沒有裝洋油的地方。太太房裏地上，還鋪着長毛的布。椅子比棉花更柔軟。各種東西，看見了都能使她奇怪。

在下房裏，有好幾個同伴。一個奶母，奶着一歲來大的小姐。還有丫頭和女僕。

『你貴姓？』奶母問她。

『我姓胡，你呢？』

『我姓茅』奶母答。『你是第一次出門當奶母不是？』

胡二家的點了點頭。

兩個奶母互相告訴了身世，末了茅奶母道：『做奶母是最可憐呀，撇下了自己的孩子，來哺養人家的，你說是多麼罪過！』

『誰說不是！』胡二家的歎了口氣說，『我是被婆婆逼出來的，

也叫是沒有法子；不然誰肯出來受苦？……』

『你的奶水很足，大蓋太太終能留你的；你的脾氣又好。』茅奶母說。

『謝謝姊姊，我初次出來，各事多得姊姊指導，』胡二家的感謝的說。

『我們多是出外的落難人，自然是大家相幫，何必說這些客氣話。』茅奶母親熱的說。『你到太太那里去看看去，小少爺要吃奶不。』

胡二家的答應着就去。

三天試工已經滿期了，太太很樂意她；並且付給她兩月的工錢，叫她打發胡二和來壽回去。

胡二家的抱着來壽，仔細的看；眼淚串珠般的落下。她抬頭對她丈夫道，『我想人的心要算最凶硬了，拋棄了自己的孩子，去哺餐人家的。爲了幾個錢，就生離人家的母子。唉，你看壽兒——』她摩弄着壽兒的頭說：『三天沒有靠着我，已經瘦了許多了。』

『時候不早了，還有什麼話快快說，說完我好上道。』胡二說。

『也沒有什麼可說的。』胡二家的說。『總之：你一路愛護着壽兒，寄養在楊家時，你時常去看看；你在道上買些玩具糕點帶回去給來福們，免得她們看見了你又哭。——我這時有許多話要告訴你，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你去罷，我所要說的，明後天請人寫封信給你得了。』

胡二喪氣的抱着孩子走了。

『回來』胡二家的忽然又喊他們回來。

胡二又復回來。

胡二家的接過了壽兒道：『再喫了一飽你親媽的奶走。』她給壽兒奶喫，並且說，『心肝，這奶明天就要給人家的孩子喫了！……』她摩弄着壽兒，哭聲的說：『壽兒，我罪過！……但是，不是我硬心腸拋棄你，實在是你姥姥的主意啊！壽兒，寶貝，阿彌陀佛，但願天保佑你！……』她這樣對壽兒哭訴了半天。其實壽兒不過一月大的小孩，在幻想上或者可以得到一點神秘的吸引能了。

終於胡二抱着壽兒去了。她只能再記憶到離別時一種酸心。

『壽兒只三天不在我懷裏，已經瘦得多了！……』她想着還在尋她丈夫和壽兒的背影。



候渡

陳中舫

潮水已經漲得差不多平了，只是黃得不成樣子。江上滿了縐紋，一浪一浪的向前推擁，他們是不能停止在時間中的。遠近張着白帆的小船有些停止在港口，有些就不停止，一直駛進黃岩港去；想必小輪船也快該來了！

我認識飯店的主人，是管船埠的，我就問他：

『上港船快了麼？』

『不行，』他說，『今天連落港的都沒有，那里還有上港的呢！』

『糟了，』我說，『天天都有上港的，爲什麼今天沒有？』

『還沒有消息。』他說着就出門去了。

這時候他的女人在店裏招呼我，她說：

『先生請進來坐坐，今天日裏想必沒有上港的了，只得等夜潮罷！』

『沒有，便夜潮也好，我想今天潮時到候得很準，那知又這樣糟。』

『這也沒法。』她說。

這樣我就到飯店裏的一張涼牀上歪着。

又來了兩個婦人，她們也像我一樣的失望了的；但她們的感情很熱烈，從她們的語氣間可以知道她們是很想快到她們的目的地。但小輪船今天爲什麼連落港的都沒有呢？她們嘵嘵地咀怨着。

不單她倆如此，便是後來的許多客人，都有這樣的情形；我也何嘗不是如此呢？

客人們都各自坐着，躺着，靜默着，只有她們女人，很說得相投。我便假朦朧着眼睛，聽她們的話。知道這飯店的主人是一個賭棍，每天香煙要吸上一個小角子，有時還不够；店裏生意又這樣不好，每天賣起飯來還够不上他一場『小莊，』所以店裏情形，一天不好一天，女人說時，搖搖她的頭，很輕蔑而怨恨的樣子：

『我嫁到他家已經兩年了；現在一寸紗頭都被他當光。夏天到

了這件夏布衫都不給我取轉來這人我不知他將來怎樣死法！』

大家默然。

另一個婦人，她也嘆了一口異樣的長氣；她嘆了這口氣之後，很無力的樣子說道：

『我比你還苦哩，三十二歲喪了丈夫，到現在已是十多年了；沒有一些兒田地，祇有一間倒塌了的庵屋。今年清明，城裏人來，還說不給我住。我天天祇靠着這雙手，幫人家紡紗過活，每天賺來的工資，連買飯都不夠呢！』

她幾乎滴下淚來了，接着又說：

『這次我到黃岩看我的姊妹，她家境也不大寬裕，所以過這幾天，也覺得沒有意思，我現在又跑回我的老庵去。阿嬸，你這里有大戶人家要討「燒火」麼？我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祇要有飯喫！』

飯店的女人搖頭說：

『沒有，沒有，你看這里都是鄉下種田人家，他們家裏的閒事，都有他們的女人料理去了，那里捨得討燒火？』

婦人很失望的樣子，嘆道：

『唉！做人為口飯難！說來說去，都是飯難！——但是，阿婆，你家總比我們好呵！』她向着一個紅眼睛的婦人說。

『我麼？我比你們總是好千萬倍呵！』那紅眼睛的婦人很驕傲地說。『我丈夫是做生意人，跑碼江湖，每年回來，總帶回百幾十元淨洋呢。我的大兒子在衙門裏做「書差」，每月都有三四元錢交給我，還有大媳婦很孝待我，小兒子也要娶媳婦了。你們那里比得我？』

她說話時，聲音比別人都高，頸頸豎得比別人都直。全屋內的人的視線都集中於她。她果然是一個做生意人的妻子，衙門當差的母親麼？那也或許是。但看見她那雙紅爛的眼睛，口角噴濺出的白色的唾沫，破碎了的鞋跟，蓬亂而枯黃的頭髮，實在比不上飯店女人的潔淨，住破庵的婦人的自在。

『呵！』全屋的人都靜着。

一個五十歲上下而富有滑稽意味的老鬍子，他重重的吸了一口煙，嘆嘆的笑着；煙筒頭向地上敲淨了煙灰。向那紅眼睛的婦人說：

『喔！老太！你說比她們果然好些，但那里及得我呵？我的兒子是前清舉人，現在京師做大官，人家都叫我老太爺。地方人那一個不恭敬我？我那一個年到月滿不送黃魚白鯗給我喫？你又那里及得我呵？』

全屋的人都笑着，拍掌地笑着；老鬍子很高興，越顯出他那滑稽的神氣；他斜着他的頭，笑得眼睛都沒縫了。

『不單這樣啊！我的上代都是大功名做大官的呵！你們看台州府南山殿不是有許多牌匾麼？張元帥是我的同姓呵！每年「出會」，不是家家戶戶都焚香禮拜他麼？』

於是，全屋的人都格外笑得起勁，掌聲也格外響，連街上的行人都引起注意了。

這個紅眼睛的婦人紅着臉，爛爛地對鬍子說：

『你好命！好命！』

太陽倚在西山的肩上，照得滿港通紅，港水很和平的，白帆的順風船，老大們的歌聲，件件使港口生色，美麗呵！自然的陶鎔！

街上的燈火，漸漸的亮起來了，飯店的客人，也漸多了，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撈船人。橫啣着紙煙的，散披着胸襟的，唱着淫調的，拖着蒲鞋的，雙脚擱在橙上，喝酒歡呼的，歪着牀上唱着『小東人』的，一個個都顯出他們種種的神氣。

夜已深了，她們各各自散回去。我睡了一回，我們已得到上港的船了。

女青年會全國大會議決案

女青年會全國大會，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在杭州舉行，其議決案如下：

（鴉片）本會聯絡各團體與基督教協進會請求各省政府與官廳，嚴禁種植及銷賣鴉片。

（天足）本會協同教會及其他機關，每年舉行天足運動。

（平民教育）一，請求各城市女青年會盡力提倡平民教育事業，並竭力聯絡其他機關，而爲全城運動。二，平民教育運動，不獨以識字爲目的，並授以生活需要的智識。三，請求協會城市部協助平民教育事業。

（勞動）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深悉中國勞動界沒有得到完滿生活的機會，亦承認對於發展這種機會的責任，關於全國協進會的請求，本會極端歡迎，並樂意協助協進會設法解決社會勞動問題。

（家庭）各市會宜每年舉行家庭改良運動大會。



在中學畢業之後

書琴女士

一天的晚上，立芬正在她姑母家園中的池邊和濃蔭的樹下徘徊着。這時澄清的天空沒有一絲的雲，只懸着一輪將圓的燦爛的月，映在那靜靜的池水中。魚兒往來衝動，散成許多閃爍的金色的光帶；月的光輝罩着地面，如同蒙了銀霧一樣。她雖被這良夜的景色包圍着，但他並未領會到這夜色的可愛，她心中的思潮只是沸騰着。

『為什麼天單付給你這樣聰慧的心靈，高尚的意志，你又能盡量地發展，以致得到現在美滿的結果？實在使我們佩服，使我們自慚不如！但是，你畢業後進行的方法是如何呢？——』

『你又要問她！她向來作事不喜預先宣佈，總給人以出其不意的驚喜；據我的意想，她或升學，或作事，一定給國家社會很大的供獻啊。她要「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呢！——』

她想起她同學那天對她所說這一類贊羨而帶着嘲謔的話。

『誠然，我實在沒有什麼聰慧，更無所謂高尚；但我主張人類的腦與手是萬能的，所以我應當盡力發展我的個性。現在畢業了，自問還不落人後，但以後怎麼樣呢？記得昨天先生對我說，「你天資很高，將來一定有很大的成就。我希望你畢業後選一種適當的學科再作高深的研究；不要故步自封，一得自足。這是你對於國家社會應盡的義務。」我很慚愧得他這樣的過譽。但是我雖不才，豈肯甘居人後？我自己的志願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先生同學們的獎譽，

因是虛榮，不必自棄的；但是因此給我的策勵是很不少啊。……』

她想到此處，心中很快慰的，便坐在近旁的一塊石上。一陣風吹過樹林，沙沙的聲音驚醒了她的甘美的幻想。

他的表姊手中持着一封信跑來說：

『看罷，你渴望的家信到了。』

她的手顫動了，拿不住那信，好似那信有千鈞重一般；她的心差不多快透出咽喉，再沒有勇氣去拆開那信因他不知信裏的言語怎樣左右她的運命。

當那信顯出之後，因着月光的映照，與她及她表姊的眼簾接觸了。只見那信上寫的是：

『接汝來信；滿紙荒謬語，汝何若是之愚蔽也！汝應自省身為女子，只合輔母操作，待字閨中。惟因汝姑力請，方令汝入學，亦為稍習書算，便後日自持家政，是亦寬汝一步矣，而乃得寸思尺耶？禮云，「男女七歲不同席；」所以避嫌疑也。今汝年齡已數倍於七，而欲入男校，噫！天下有不知廉恥如爾，不守禮教如爾者耶？觀汝所作家稟，蠻音夷語，羅列滿行的嗎啦呀，見於章句，尚復成何體裁？是知汝不務實學，惟好務新；尚何深造云乎哉？「女子無才便是德，」誠哉是言！吾因一時疏忽，致使汝與蠻夷同化；苟不及今加以約束，不知伊於胡底！汝如欲稍存面孔，見諭後速整歸裝！……』

她看了，她不知心中是痛是苦，她希望這信是假的，她現在是在夢中；但是種種的情形給她證明了事的真實，她真失望了，她懸悵地說：

『表姊，我知道我錯了！我不應立下極大的志願；因為他是幻想，是事實所絕無，是運命所必不許啊！什麼叫自由什麼叫解放。全與我無分了！我素日對那些無志氣的同學，叫他們做「吃飯機器」「候補夫人」；但是我呢？……』

她失聲哭了！

『你不要失望，我們可以再想法子。……』

『唉！想什麼法子！我父親的脾氣，那有轉圜的餘地？我惟望將我父親的腦筋換到我的腦上，如此可以保着親子的愛；不然，……表姊呀！我怎樣才好呢？……』

月亮已經升到最高的空際，照着那萬籟俱寂的夜，除了她的嗚咽，只時時聽得池中魚兒的跳躍聲。



亡友C君的遺書

祖堂

祖堂老友：

不幸的我，如今不得不出於自殺的一途了。自殺的原因，諒你也知道些大略，我也不必再說；——但是我這一腔的抑鬱，向誰去申訴呢？——除了你，還有誰？

在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帶了母親和我到K縣裏去住，我就在那里縣立高小讀書；我們住的地方正和她們貼鄰，她是在女高小讀書的。我們朝晚相見，二三個月後就熟了；我們的交情，也一天一天深起來，每天總得在一塊兒玩纔有興味，所以除了上學之外，覺一刻不忍分離。那時兩顆小小的心，已經在無形中結合了。

我十四歲的時候，她由高小畢業轉入蘇州女師了。在那分別的當兒，我們倆不知流了幾回淚，後來還是我忍着淚毅然說，『我們相見的日子正多着，這短時期的分離，又何必如此呢？我們只要時時通信，那不是和見面一樣嗎？……』從她去了之後，我就覺得非常的冷靜；好容易盼到假期了，在見面的時候，那種快活，覺不能以言語形容。此後我們倆的交情更深密了。

我十五歲那一年，我也進了S校；那時已經開始計念到婚姻問題了；但是總不敢吐露，恐被她拒絕，因爲我的學問萬不及她。九年的暑期內——我十七歲——我再不能忍了，纔開始向她求婚。她竟一口應允。那時我因愛她，非常感激，她却毫不介意的說道，『你也太小見了！我們相交了這幾年，你還不了解我麼？這種精神上的結合，那容不關緊要的事來減低我們的熱度呢？況且你的學問也未始不及我，我們還是努力着罷！』那時我快活極了，以爲我得到

良好的伴侶，可以美滿地過我一生了。

她在校的功課很好，所以十年的夏間，就在蘇女師畢業，受了F校附小的聘去伴那些天真爛熳的小學生了。同時我家也遷到原籍去。——祖母死了。——因此，會面的機會日漸少了。

平時我們至少三天總得有信；在去年的下半年，她給我的信漸漸少了，對我的態度也漸漸冷淡了。那時我並不覺得，以為是事務太忙的緣故？我十二分信她，絕對不疑她有變卦的事。那知上月她突然提出解約了，說是『父母之命，無可奈何。』老友！當我讀她的信的時候，我幾乎暈了去。——但是我不十分絕望，以為我以至誠去感動她，不怕她不收回成命。我就寫了封極懇切的信去，要求她挽回這件事，那知我接連去了七封信，得不到她隻字的回音。我親自跑到她校裏去，她卻避着不見。於是我知道絕望了，也就寫了個字條給她，答應她的要求。唉，我的心要爆裂了！

老友，你想我們做了四五年的朋友而結合，一剎那間就會變更，怎叫我不失意呢？——從此我對於愛情，絕對的懷疑了；我絕對不信愛情是慰藉人生的，簡直是騙人的東西，殺人的利器！

自從失戀後，耳根邊時時覺得有人——或許是死之神——唱着

去了！去了！
這世界上沒有你存身的餘地了！
還留戀着做什麼？
去了！去了！
這世界上沒有慰藉你的東西了！
還留戀着做什麼？
去了！去了！
這世界上不容你過快樂的生活了！
還留戀着做什麼？
去了！去了！

我這顆將碎的心，那得不聽他使喚呢。——真的我還留戀着做什麼？——這茫茫的大海，是我歸宿地了！——是我絕妙的歸宿地。——去了去了我沒有什麼留戀了！

老友！長別了！

金兒，一二，四，五于滬甬輪次。

上文概略

默薩南農場的主人美尤阿缶有三個兒子，瑪克思，哥德弗里特和保爾，又有一對孿生的女兒，卡脫和格來太。他們從前有一所邸宅海倫南塞爾，簡稱白房子，是保爾出世那一年賣給陀格拉思的。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從小很苦，除了他母親藹爾思培思女士，誰都小覷他。十四歲上，他和陀格拉思的女兒藹爾思培思姑娘（因為是他母親的教女，所以名字相同）同入堅信禮預備科讀書。兩人間的情苗，在此時便萌芽了。待到同施堅信禮之後，他做了一個農人，因了潛伏的戀愛，間或也和她會面。有一晚，他剛在白房子

憂愁夫人（續）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
胡學志譯

第二十一章

曙光初現時，一個悲戚的行列走過荒原，向着海倫南塞爾去。兩部淒涼的貨車接連着慢慢的移動。這其間裝着哈台霍甫所剩的一切。

在第一部貨車裏，躺着那家主，裹在稻草中間的毯子裏，可怕的發着燒，不省人事了……那在他上面俯着的蒼白，發顫的女人就是他的幼年的遊件。

這模樣，她終於運他到家了。

『我們要把他送到他的任一個妹子那里去，』陀格拉思先生曾經說；然而她彷彿想要永遠保有他似的，將兩手按在保爾的胸膛上，從那地方掛下烏焦的破布來的，而且回答道：

『不不，父親，他和我們一同來。』

的花園裏等着她時候，有一個懷恨於保爾的父親的僕人，到默薩南放起火來。他一見火光，趕緊回家施救，僅乎保全了一所住宅。美尤訶缶先前曾和陀格拉思有過衝突，因此疑着這回放火，由於他的指使，心中懷恨不已。此後不多久，保爾的母親死了，他的兩妹也嫁給歐特曼弟兄了。他經了憂患的他勤勤懇懇的只是操作，默薩南又復漸漸的富庶起來。不料事出意外，一天夜裏，他的父親抱了報復的心，拿了乾草和火油，覺悄悄的往白房子去打算放火。保爾驀然覺醒，來不及趕去阻止，便在默薩南也放起火來。他的父親一見火光就停住手。白房子於是保全了。

『但是你的喜事呢，孩子——賓客們呢？』

『喜事於我何干呢？』她答說；於是站在旁邊的喜悅的新郎失色了。

在第二部車子裏，安着幾件保全的傢具，一口抽屜櫃，三兩只抽屜，有着布和書和帶子，若干的陶器碟子，一只牛奶桶以及他父親的長煙管。

但是他的父親在那里呢？

那本來能夠給予解說的唯一的人，不省事人的躺在那里大約已在和死奮鬭罷。

他可已經逃走麼？他可已經在火焰裏送了命麼？使女們已經發見了：他的臥房是空着，他的蹤跡一點也沒有。

『我想他是沒有好事的，』老陀格拉思說；『他常常傾向着瘋狂，明天我們如果在火燒場下面尋見他的骨頭，我就十分明白了：他是自己放着了倉屋，隨又自己投到火焰中去的。』

然而，他們正乘車經過海侖南塞爾的正門時候，他們聽到了一匹狗在倉屋左近慘然的吠叫，隨即見是一匹陌生狗，將兩隻前腿伸在一堆橫在那里的暗黑色東西上面，而且時刻的扯着像是大衣下裾的什麼東西。

陀格拉思驚駭了，叫車子停下來，便走到那地方去。在那地方，他見到了他們正在找尋的那個人——一個屍首。他的臉相凄慘得可怕，他的臂膊，還是半擎着，彷彿他原是驟然的變僵似的。他的近旁，放着一個破鉢，一盒火柴浮在滿地的火油裏，還流到車轍像是溝渠一般。

於是這巨漢合了兩手，喃喃的做了一回禱告。他回到車子裏，渾身發抖了，他的兩眼也淌着淚了。

「藹爾思培思，看哪，」他說，「那邊橫着老美尤訶笛的尸身。他打算來放火，燒我們的產業，而神打死他了。」

「神是不燒倉屋的，」藹爾思培思說，便回看燒着的農場，從那地方青黑的煙升到清冷的凌晨空氣裏。

「但是我們的得救，可不是神意麼？」

「如果有誰救我們，一定就是這個人，」藹爾思培思說。

「什麼？難道他犧牲了一切，難道他做了一個放火犯——只是——要——」

「問問他就是，」她哽咽的說，於是在她的心的纖長的憂慮中間，她疊手在胸前，高聲的呻吟。

「願上天使他能夠回答呵，」陀格拉思喃喃的說。於是他吩咐僕人們，將老頭子的尸身帶進宅中來。他已經去請一個醫生去；而且他打算親自乘車到保爾的妹子們那里去，關照這個消息。

驚駭的賓客們奔出到停在飾花的廊前的車子邊來。

「藹爾思培思，你臉色好不壞呵！藹爾思培思，保重你自己罷，」她的姑嫂們呼叫說，打算來照管她。

「走開！」她說，便用了恐怖的舉動抵拒了來擁抱的那些手。

於是喜悅的新郎，那抱慽了一夜的，來到她跟前，百般的勸她離開這無望的病體。然而她却用了一瞥惘然的遊移的眼光看他，彷彿她沒有記得可曾見過他似的。頹喪而且失望，他離開她了。

姑嫂們扭捏着手，奔到老陀格拉思跟前，他正在馬房前面躁躂，等候着車子。他那強壯的胸部喘着氣，他那白色的濃眉皺着，而他的眼珠射出閃光來。似乎是一陣風暴通過了他的靈魂。

「可憐罷，」女人們叫道；「救藹爾思培思平安下來；她須得回復自己的身體；她顯得快要發狂似的了。」

「若是果如她所說，」他自己囁嚅的說。「若是他犧牲了他所有的家私……你們走開罷，不要來擾我！」他對着包圍他的女人們叫。

「但也想一想藹爾思培思，」她們大叫道；「到十二點牧師就

來了，她成什麼樣子呢？」

『這是她自己的事！』他呼叫說。『隨她去，她很知道自己怎麼幹哩。』

正在保爾從車子上抬起那一刻，一隊的僕人搬了他父親的尸身從正門來了。

兩個身體先後運到白房子裏去，狗跟在後面走，且吠且嗅。這是一個悲感的行列。

藹爾思培思把保爾搬到她自己的臥房裏，鎖了門，自己便坐在牀旁。

枉然的，姑嫜們央求着進來。

到十一點醫生來了，對大家說，他自己情願陪他的病人直到次日的早上。他分明是準備定這樣而來的，因爲他是這戶人家的一個老友，又是喜事賓客之一。同時他們也打算打電報請一個看護婦來。

『我不可以陪他的麼？』藹爾思培思問。

『你那里可以，』他驚愕的回答說。

『我可以的，』她浮着神的祕微笑應着說。

姑嫜們又復來叩門了。『保重你自己罷，小孩子，』她們從門縫裏叫；『你須得裝扮起來——你須得到「註冊處」去。(註一)牧師已經到了。』

『他可以回去的』她回答說。

外邊起了一陣呫唧聲，新郎也在勸告着。

『你要怎麼辦呢，我的孩子？』老醫生說，探索似的注視着她的兩眼。於是她一面哭着，一面在牀邊落下兩膝來，捏住了保爾的無力的手，便將這按到她的兩眼和嘴上。

『倘若他死呢？』

『這可是你的堅定的決心麼？』老頭子問。她點點頭承認了。

『他不會死的』她說；『他一定不死的。』

醫生悲感的微笑了；『很好，』他於是說，『陪他一會兒，每兩分鐘替他換換「壓縮布」(註二)罷。我保證平靜就是了。』

不多久，聽得那些馬車來到門口又出了天井了。一個鐘頭之後，醫生再進病室來。『宅子裏就人空了，』他說；『禮節撤消了。』

『撤消了麼？』她焦躁的問。

老頭子看着她，搖搖頭。(註三)每天是，這人心以新的花樣給他看。

• • • •

病人在生死之間拖延了若干禮拜。所發的興奮的潮熱，似乎奪去了所有的希望。

蘇爾思培思不大離開他的牀邊。她不吃不睡；她的全生命似乎被那對於她的愛人的憂慮所占住了。

她的老父親沒有來管她。『她必須醫好他，』他說，『這纔我能夠罰他。』

喜悅的表兄起首覺到他的地位不是可以嫉妒的，於是，在他已經應許了他的舅父還那所有的債之後，出了海侖南塞爾了。

老美尤阿鈕的尸身在火災的後一天，已經由孿生兒收去了。他的神祕的死很哄動了人心；都會的各報講起這件事，而他一生中所不會得到的——就是被人稱為英雄的事——死後賜給他了。

但是這期間，法律始終懸在保爾的頭上，等候着他的痊愈。

（註一）『註册處』——德國婚制，新郎和新婦須親到註册處去註册。

（註二）『壓縮布』——是退熱用的一種溼的綳帶。

（註三）依着西方的習慣，搖頭表示否定語氣。『撤消』這兩個字是有否定語氣的，所以此處說着的搖頭表示肯定撤消的意思。這和東方的習慣略略有點不同。

第二十二章

辯護的律師已經說完了。一片咕唧聲通過了寬闊的裁判廷，那地方的旁聽席裏塞滿着看衆。

倘使被告不用一句魯莽的話破壞了那漂亮的說辭，他便得救了。

主席法官的答話響的聽不出。

現在是，『片眼鏡』（註一）和『觀劇鏡』開始克克的發響了。大家的眼睛都向着蒼白的服裝簡單的男人，他正坐在八年前，那陰慘的僕人曾經坐過的那一個罪人席裏。

主席法官問道：被告是否還有話要添說，來強固他的無辜的證據。

『沈默啊！沈默啊！』這嘶聲通過了法廷。

然而保爾站起身，說話了——起初低低的遲疑似的，隨後每一分鐘，語氣便堅定一些了。

『我真真抱歉，我的辯護者為要保全我，所費的精神竟用不着了；我對於這事情倒並不是像他所說一樣的無辜。』

法官們面面相覷了。『他在怎麼樣？他要自己控告自己了。』

他說道：『憂慮使我幾乎不省人事了。我於是就做了一種發狂的事，在那時刻教我不能計算什麼了。』

『他在割自己的喉嚨呢！』聽衆說。

『我一生中向來是怕羞而且抑鬱的，向來覺得不能夠正面看人似的，雖然我沒有什麼遮掩着；但是此刻我即使露出胆怯的樣子來，我相信總該不會像從前那樣了——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我的辯護者說我先前的生活是一切道德的模範。但是並非如此。我是缺之品格和自覺的；論到人家和我自己來，我是過於抑遏自己的，這常在我的心中熬煎，雖然我自己也從未明白。壓在我的心上的太多了，使我不能像那不欲沈悶起來擔憂起來的人一般，舒暢的呼吸。這樁事情使我自由了，給了我所長久缺少的了；這在我是大大的幸福；我豈可以否認呢？不不，我不要這麼着。讓人家將我監禁起來，任憑多少時罷。我可以等待我的新生活開始的時候。

『而且因此我必須說：我是在完全的意識中放火在我的財產上的；我從來不會比我在稻束上倒洋油的那刹時更有意識了；今天我若是在同樣的地位裏，上帝知道我總該再幹的。怎麼我不該呢？我所毀壞的是我親手的工作——是我經過許多年的苦役所創造出來，可以隨我喜歡處理的。我很知道法律上的見解不一樣，所以我靜靜的到監獄裏去過多少時候就是了。但是除我自己之外還有誰爲着這起違法行爲喫苦呢？我的妹子們是已經很有供給她們了，而我的父親——』他停了一會，便顫着聲音繼續說——『哦哦，如果我的父親是平安的靜靜的同了他的一個女兒過他的晚年，比之我說着的情形，豈不更好麼？

『命運不肯如此。他猝然的死了，我的哥哥們說我是他的凶手。但是這回事，我的哥哥們是全沒有作證的權利的；他們既不知道我，又不知道我的父親。他們過去一生只是自顧自，讓我一個人爲着我的父親母親和妹子們，房屋和農場而操心，而且他要什麼時候，我只是好不過罷了。他們今天來和我翻臉，但是他們將來和我相疏遠也不能再過於從前了。

『我的妹子們』——他轉向證人席，那地方坐着格來太和卡脫——掩了臉在哭，於是他的聲音，似乎因爲過住的淚而柔和起來了——『我的妹子們不要再和我和好了，我却高興的原諒她們，她們是女人，性質柔弱的：況且她們後面站着兩個男人，對於我這類人的事情，很容易抱怨的。大家現在全都捨棄我了——不，不是全都』——一片欣悅的神色浮過了他的臉——『但是這用不着在這里說起。不過有一層我要說，即使當我是一個凶手——我也

並不悔恨父親的因我的行爲而死，我害死他時，我的愛他過於假使我讓他活着。他又年老又衰弱了，而且那等待他的是羞辱和不名譽——他過了樣這平靜的生活，便該悽涼的在這里受磨折了罷；的確是還不如死神來到他這里，像閃電在人們的幸福中間觸死他們的一般。這就是我的意見。我是用我的良心來決定，用不着對什麼人詳細說，除非對上帝以及我自己。現在你可以宣告我的罪了。」

「好極呵！」法廷裏證人席上一個震耳的聲音叫。

這就是陀格拉思。

他那魁偉的身材挺直的站着，他的濃眉底下閃爍着兩眼，待到主席法官叫他守秩序時候，他便輕蔑的坐下來，對他身旁的人說，「我可以拿他誇傲了——嘜？」

（註一）「片眼鏡」——是一種眼鏡片，用手拿着看物。

第二十三章

兩年之後，在七月裏一個晴明的早晨，監獄的紅漆大門開了，放出一個囚犯來。他臉上浮着笑容，在日光裏正在眏兩眼，彷彿試習着重見光明似的。他將攜着的包裹前後擺動着，隨意的左右觀望，像是決不定朝那一方向走去的人，然而總之，在他是迷失在那里也不關重要的了。

當他經過監獄房屋的前面時，他看見一輛馬車停在那里，是顯得於他相熟的，因爲他停住脚似乎在沈思一般。於是他轉向馬夫，這人戴着有纓的皮帽從座板上傲慢的點點頭。

「這里有海侖南塞爾的人麼？」他問。

「唔；主人和小姐，他們是來接美尤阿缶先生的。」

於是立即聽得從石步上說，「喫，哈啦！他已經在這里——藹爾思培思看他已經在這里。」保爾跳上石步去，兩個男人便互抱了一會。

於是沈重的雙扇門輕輕的怯怯的開了。走出一個穿黑衣服的苗條的女人來，她浮着淒涼的微笑，倚在牆邊，默默的等候到兩人拆開來。

「哪，哪，你有了他了，藹爾思培思！」老頭子喊說。

他們手握着手對立着，眼對眼相看，然後她將頭偎在他胸前，低語道，「謝謝上帝，我又同你在一處了！」

「要使得你們可以兩口兒談談，孩子們，」老頭子說，「你們兩人乘車家去罷，我要去喝一瓶葡萄酒，祝我繼承人的健康。我現在舒

秦了，因爲今天我卻去了事務了。』

『陀格拉思先生』保爾驚愕的嚷。

『叫我「岳父」罷——你懂得麽？傍晚來接我罷。你現在是一家的主人了。再見。』

說着，他大踏步走下石步去了。

『來來，』保爾斂下兩眼輕輕的說。蘿爾思培思浮了嬌羞的微笑，跟着他走，因爲現在他們單獨在一處，都敢互相走近了。

於是他們靜靜的向了光明燦爛的荒原上趕車過去……野石竹，吊鐘花，和長春藤織成雜色的地毯，而白色的草棉昂起搖曳的花，彷彿雪片撒在花上似的。楊柳的葉柔和的索索的彎，沿了那枝條底下，流着小小的溪澗，像閃爍的絲帶的綢一般。和暖的空氣顫動着，黃蝴蝶成了雙上下的飛繞。

保爾仰靠在坐墊裏，用了半閉的眼睛，注視這陸離的斑斕的景色。

『你幸福麽？』蘿爾思培思向他偎過去問。

『我不知道，』他答說；『在我是太幸福了。』

她微笑了；她很理會了他。

『看哪，我們的家！』她說，指着那遠遠的斷然發出的白房子，他握緊了她的手，卻說不出話來。

到樹林邊，馬車須得停了。兩人走出來，步行着前進。

於是他看見她的腋下帶着一個白色的小包裹。是他先前所沒有見過的。

『這是什麽？』他問。

『你就會知道的，』她答說，一面嚴肅的微笑浮過了她的臉。

『希奇的事物罷？』

『是一件紀念品。』

當他們走進了樹林時候，他瞧見一件黑色的東西，在掛着花圈的樹幹之間。

『這是什麽道理呢？』他伸出手來問。

『你不認識你的朋友麽？』她答說。『她打算第一個來問候你呢。』

『黑蘇賽，』他呼喊，便開始跑了。

『帶我一同去，』她笑着，氣喘喘的說。『你忘記了以前有兩個我們的麽。』

他攜了她的手，於是他們便跳到了那儘望着路上的忠誠的怪物前面。

『親愛的東西，』他說敲敲烏黑的汽鍋，待到他們繼續走路時，他每三步回顧她一回，彷彿捨不下她似的。

『我是好好的照顧着她，』蕩爾思培思說；『她通常站在我的窗下，因爲我們已經買進了你父親的遺產的全部，使你一點也沒有缺少。』

當他們走近迎面的樹林邊去時，他指着立在離路二十步之外的兩棵樹說道，

『這就是那個地方，我看見過你在吊牀裏的。』

『是呵，』她說，『也便在那里，我初次覺得我沒有你要幹不成哩。』

『而且那是杜松樹，』他接下說，當他們踱到田野裏去的時候，『那邊我們』——於是他忽然大叫，向空間伸出兩手來。

『什麼事？』她焦躁的嚷，一面仰看他。他已經轉成死一般蒼白，而且他的兩膝發顫了。

『完結了，』他吃吃的說。

『什麼啦？』

『就——就——我——我自己的。』

從前發着哈台叢市的房屋的那地方，現在展成一片平原了；只有兩三棵樹伸出淒涼的枝條來。

他看不慣這景色，便用兩手遮住臉，一面熱病似的發了抖。

『不要悲傷了，』她祈求的說。『爸爸要等你能够自己安排時候纔把房屋重造起來哩。』

『我們那邊去罷，』他說。

『請你請你不要去，』她回答說，『那邊除了幾堆殘灰之外沒有什麼可看啦——下回，且等你沒有怎樣激動的時候。』

『但是我在那里睡覺呢？』

『就在你出世的那一間房屋——我已經替你安排好，你母親的家具也放在這裏面了。你現在還可以說你失了家麼？』

他感激似的握緊了她的手而她指着杜松樹叢那先前曾經引起他們的注意的。

『我們到那邊去罷，』她說，『將你的頭擱在鼹鼠丘上，給我吹些什麼調子罷。你可記得麼？』

『還記得的！』

『從那時以來，有多久了？』

『十七年了。』

『阿阿，天呵，我愛了你這麼久了，其間成了一個老姑娘了！我是

一年一年的等候你，但你沒有知道罷。「他終必來的，」我想，然而你却沒有來。於是我便失望的想道「你不能強着你自己就他；當眞他全不要你了。你必須有一個決心纔是。」於是結束了我的懷念，我便接受我的表兄，他是這十年以來一直和我盤桓的。他曾經有許多回引逗我笑，我便以爲他可以——但是這可儘够了！」

於是她抖起來了。『來來，躺下來——吹吹看；』

他搖搖頭，默默的用手指着荒原的那邊，在那地平線上三棵寂寥的松樹將那粗『臂膊』向天空伸着。

『那邊去，』他說。『在未到那邊之前，我不能休息哩。』

『不錯，』她答說，於是手牽着手，他們穿過了開花的石南叢，那上面聚集着野蜜蜂，催眠似的嗡嗡的在響。

當他們進到墓場時候，白房子的時鐘正報着中午。這以簡短的敲聲響了十二回，空中顫動着柔和的回聲，於是又復全都沈寂了；只有蜂聲和歌聲繼續着。

他母親的墳墓上還生了常春藤和野石榴，在墳頂露出燦爛的鼠尾草的花。葉片之間，鑲嵌顏色的蝴蝶爬着，而一匹蜥蜴索索的鑽下到碧綠的深處。

默默的他們兩人站在那里，而保爾發着抖。兩人都不敢打動這莊嚴的沈寂。

『他們將我的父親葬在那里呢？』保爾終於問。

『你的妹子們將尸身帶到洛德卡崇去了，』藹爾思培思答說。

『這也好，』他答說。『她一生中原是孤寂着；索性死後也讓她如此罷。但明天我們也要到他那里去。』

『你可去看你的妹子們麼？』

他悲感的搖搖頭。於是他們歸到沈默了。

他兩手捧着臉，便哭起來了。

『不要哭，』她說，『你的每個人，現在都是有家了。』於是她拿了腋下夾着的小包裹，解開了外面的白紙，那地方便現出一本封面撕破，紙張褪色的舊的抄寫本來。

『看哪，』她叫道，『這個，她給你，是她的記念。』

『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驚異的問，因爲他是認得他母親的筆跡的。

『這是放在舊的抽屜櫃裏，就是從火裏救出的那口櫃，在抽屜背後塞住着，從她死之後，這似乎一直在那里放着。』

於是他們在墳墓上一同坐下來，將書放在他們之間他們的膝上，便仔細的看起來。現在他記起了：卡蒂在他截獲了她和她的戀

人那時候，曾經說起一本歌集，是她們母親所有的；但是他不會打定主意，追問這件事，因爲他不欲使那時的苦痛的回憶復活過來。各種的古歌是在這裏面，抄的很清楚；這近旁有別的一半塗改過的歌。這些歌，她似乎是記出來重抄的，或者也許是她自己做的罷。

卡蒂彼時所背誦的說起詩人的那一首也是在那里。於是看到了有一首，就是這樣：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牀邊，你的溫和的母親
看顧着，直到夜夢帶給你平安——
　　睡着罷！

『那音調怎樣嘹亮的小小的鐘兒
從樹林外傳聲到這里
那銀也似的音樂就要停止了——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外邊月亮照着，又柔和又明亮。
一椿傳說講的是菩提樹——
　　睡着罷！

『荒原那里，靜悄悄的是牧羊人的兒子，
和白房子裏的公主；——
樹葉在微風中飛舞着；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玫瑰叢在階沿旁邊，
夢着山和荒原和許多事物——
　　睡着罷！

『你的小鳥兒，在門檻上面，
向你的牀輕輕的啁啾着，
而且軟洋洋的斂了他的翅膀——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牀邊，你的溫和的母親
看守着時計慢慢的轉——
　睡着罷！
『你的母親看守着——時間過去——
中夜的時辰快到了，
你的父親就可以歸來了——
　睡着罷！』

於是又有一首詩：

『過去的幾年中我認識過一個嫵媚的女郎，
淒清而且孤寂的她住在碧綠的荒原上，
並且渴望着愛情
她日日夜夜的從她的窗口張望，
莞爾的光輝的她那可愛的藍眼睛瞟着；

唉唉！她渴望着愛情呵！

『隨後有英勇的年青的武士，騎着馬過來，
他問道，「你的光輝的眼睛儘看着我好不希奇呢？」
「我是渴望着愛情呵！」
於是他笑道，「傻女郎，可要到我的懷中來，
這地方你能甜美的休息免得一切的傷害，
你便在這地方找尋愛情罷。」
『「親愛的心，你可知道我住着怎樣悽清呢？
阿阿，越過沼地帶我——可憐的女郎——去罷，
但也給我，給我愛情呵！」
到末後厭倦了和她作伴時候，
他說道，「美麗的小路子，愉快的時期，我們是經過了，
那是你有了愛情了！」
『「對於我的愛情你厭倦了麼，親愛的心？
那是我要伴住你，永不分離，

因爲我期望着你的愛情呢。」
但是英勇而且喜悅的武士哈哈的笑了；
他在馬上加了鞭，便騎着遠遠的去了，
於是拾了她在愛情的悲哀中了。

『待到這時期已經悽慘的過去了，
在悲哀中間，她的兒子，
一個愛情的果，看見陽光了。
她夜間將他帶到荒原之上去；
「接一個吻，你可憐的孩兒，我可要將你弄死了，
我可要用愛情弄死你了。」

『「法官，隨你的意思辦我罷，」於是她哭了。
「我見棄於這樣廣漠的全世界，
失了愛情被捨置了。」
她穿了新婚的服裝，走上刑臺去，
便說道，『「就帶我去罷，好上帝，我請求你，
我是寃爲着愛情呵！」』

於是他想到他的兩個妹子了，他起了一個感想，似乎一切事他的母親是預先知道而饒恕了的。

於是恰在後面用大字母寫着這個題目；

憂愁夫人的神異故事

從前有一個母親，慈善的上帝曾經給與一個兒子，然而她卻是這樣的窮苦孤獨，覓尋不到能夠做他的教母的人。她嘆息着說道，

『從什麼地方，我可以得到一個教母呢？』

一天傍晚薄暮時分，來了一個女人，到她的家裏，穿着灰色服裝，有一個灰色的面幕覆在她的頭上。她說道，『我願意做你兒子的教母，我願意看顧他，使他長成起來做一個好人，不讓你挨餓；但你也得將他的靈魂給我。』

於是他的母親發抖了，說道，『你是誰？』

『我是憂愁夫人，』灰色的女人回答說；於是母親哭了；但她爲着饑餓很喫苦，也就將她兒子的靈魂給了那女人，於是她做了他的教母。

她的兒子長成起來，勤苦的工作，去掙她的麵包。但因爲他沒有靈魂，他便沒有喜悅，沒有青春了，時常是他用了抱怨似的兩眼看

着他母親，彷彿便要問：

『母親，我的靈魂在那里呢？』

於是母親悲傷起來，便走出去要給他找一個靈魂來。

她問天上的衆星道，『你肯給我一個靈魂麼？』但他們說道，『要這樣他也太低了。』

她又問荒原上的花們；他們說道，『他可太醜了。』

她又問樹林間的鳥們；他們說道，『他可太悲戚了。』

她又問高大的樹木們；他們說道，『他可太卑微了。』

她又問聰明的蛇們，但他們說道，『他可太笨了。』

於是她哭着走去了。在樹林裏她便遇見了一個年青美麗的公主，由她的宮女們圍繞着。

她因爲見母親哭着便下了馬，將她帶到城堡去，那是全用金和寶石造成的。

到那地方她問道，『告訴我爲什麼哭的？』母親便將她的哀愁告訴了公主，說是她不能給她的兒子求得一個靈魂以及喜悅和青春。

於是公主說道，『我是看不得任何人哭的；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要將我的靈魂給他。』

於是母親在她的前面跪下來，吻着她的兩手。

『但是，』公主說，『我不願白白的這樣辦；他必須來向我要纔是。』於是母親走到她兒子這里，但憂愁夫人却已經將她的灰色面幕蒙在他們頭上，所以他胡塗了眼看不出公主了。

母親便祈求道，『愛的憂愁夫人，放了他罷。』

然而憂愁夫人微笑了——而且誰看見她微笑便禁不住哭哩，——她說道，『他必須自己擺脫纔是。』

『他那里能夠呢？』母親問。

『他必須對我犧牲他所愛的一切纔是，』憂愁夫人說。

於是母親非常悲傷了，躺下來死了。然而公主却等候着她的來愛着直到這一天。——

『母親，母親！』他叫着，便在墳上仆倒了。

『來來』藹爾思培思說，一面遏抑着眼淚，一面將手搭在他肩上；『讓她在這里她平安着哩，她是不會再害我們的了——你的凶惡的憂愁夫人！』

全書完(留)



一個無人補的缺

俄國披太本柯(Y. N. Potapenko)作

余芷湘

米迭爾思死了……

這個消息，不到一會兒，全城都傳遍了，好像各家都通了電話一般，其實這里連電線都沒有咧！然而他的傳播的速度却不亞於電話，不到一會兒全城都傳遍了。

最先聽着的，是騎兵大尉易儂涉的太太，她喚她的聽差去打聽米迭爾思是否已到了這個地位，幷且吩咐他要趕緊去，不可躭誤……但是一般人總料不到她是要打聽米迭爾思是否這般快就死了，幷且她那麼着急的吩咐聽差却是爲着這事。——唉，眞是出乎意外！米迭爾思雖是當二十歲的時候，就得了癆病，然而誰也想不到他就會死；因爲他帶着這病已經活到四十六歲了。許多醫生都說，只要他能够小心謹愼，不爲感情所動，工作不要過勞，一定還可以活得許久。

難道他不是爲着感情死的麼？那些軍官老爺們，常常現出一種威嚴尊貴的態度，使他見了，非常畏懼。但是在別的一方面，那些軍官太太們，却又奉之如神明，謙卑，和順，誠心誠意的招待他，使他得着很大的快慰。

當時易太太一聽到米迭爾思死了的消息，就驚得發呆了，隨即急忙將衣服穿好，一徑走到大佐太太那兒去；這位太太，是這城裏太太們中年紀最長的，她們見了面，自然要談起來了。

『唉，你簡直想不到現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啊！』大尉太太

說，當她兩脚剛踏進大佐太太客廳裏的時候，『你決想不到，幷且決不肯信……』

大佐太太仔細考察大尉太太眼裏的情形，全然不像什麼譏刺的詼諧的樣子。如果是關於那些事情，例如新來的少年軍醫官忘廉寡恥，公然調戲那副官賈全可的太太，被賈全可逐了出去；幷且賈全可爲的要恢復他因此破壞的名譽，要求同他決鬪，——如果是關於這些事情或是與此相類的事情，那這個大尉太太俊俏的眼裏多少總會露出一點愉快的神氣；但是現在這眼裏，明明是含着一種彷彿絕望的悲傷。

『你簡直想不到現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啊！』易太太重說一句；『那竟是這樣出乎意料之外，這樣出乎意料之外！我的上帝呀！……』

她總不肯爽爽快快完全說出來；她好像要增加些報告的興味，所以故意半吞半吐的使她着急。當大佐太太臉上越發現出耐不住的神氣的時候，她越發是從從容容同沒事一般的對待她。

『唉，你何苦這樣沒頭沒腦的捉弄我！莫不是同我有什麼關係？』她實在忍不住了說。

『大家都有關係！全營都有關係！……我的上帝呀！米迭爾思……米迭爾思……你知道麼？……』

『米迭爾思！米迭爾思幹麼？』

『他……他已經死了！……』

大佐太太睜着詫異的眼。『米迭爾思死了？這個我不信！』她說；她的態度非常堅決。『這——這個我決不信！……』

『唔，是的，我早就猜着了！我曾說你要不信的。然而那是千眞萬確的：米迭爾思已經死了！就是今晚幷且簡直是猝然間的事！……實在，實在他已經死了！』

『唉，你不要同我開玩笑，易太太！……你要知道，我覺得這種玩笑是不大妥當的，（這時候大尉太太也回了一聲。）你知道米迭爾思是我所不能少的人，所以這樣說。……』

『唉，我的上帝！誰還可以少他呢？大家都是一樣少不了他，我不知道……我也簡直不敢設想米迭爾思死了，現在我們怎麼過活！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那里還高興開玩笑？唉，我簡直沒有一點開玩笑的興趣！……我已打發了我的聽差趕快去打聽……現在你要明白這事關係於我是何等的重要！……這事與我的關係，比你還重大得多啦！你——只是跳舞的時候用得着他；我却除此以外，在演劇的時候也還要他，……你猜錯了，我那里還高興開玩笑啊，

「奧太太……」

最後大佐太太看出了大尉太太果是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那麼米迭爾思已經死了，自然也是可以相信的了。

『那怎麼辦？……以後我們怎麼辦怎麼跳舞？』在她發問的時候，心裏早已慌了。

『跳舞不成了！……跳舞不成了！除了停止以外，再沒有旁的法子！……』

『那自然，那自然……假使米迭爾思眞個死了，跳舞自然不成了！』大佐太太順着她說，幷且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怪可憐的米迭爾思！』

她這句話，還是爲着那米迭爾思的命運呢，還是爲着她們自己的跳舞呢？那是難以斷言的。然而大尉太太這次拜訪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要說跳舞跳不成了，演劇也演不成了，這是的確無疑的事。

易太太從此便到其他的軍官太太們家裏去，——到處得着米迭爾思死了的消息，都發生了眞實的悲哀，并且都贊成停止跳舞；僅有極少數的——卽是少尉綦京的太太和軍需官大尉史太太反對；她們也有特別的原因，假使米迭爾思早三四天死了，她們一定也會同其他的太太們一樣，贊成停止跳舞。

那麼，米迭爾思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一個大營裏的跳舞會，因他一死，就得停止；誰够得上這個資格呢？誰若是够得上的，那他無論在甚麼情形裏面，一宗是個很負名望的人，——我們現在可以這麼推想：一個大營裏，有跳舞和演劇；所有的軍官太太們大概結了一個跳舞會；另外還有幾個少年的騎手，他們大家約定了在一種特別歡喜的跳舞中繼續不斷的去運動。但是忽然……米迭爾思一經死了，跳舞會就得停止，那漢子，米迭爾思，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到城裏正街上走一躺纔行，——爲什麼叫做正街呢？若要徹底明白他的理由，差不多是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爲了他的道路比較別的會更寬一點，更長一點，因而在夏天的時候，風颳的塵灰也更多一點，在秋天的時候堆積的垃圾也更多一點哩？或者是因爲他那里有一個藥鋪，一個麵包店，還有一個與貴族——這些貴族，就是這個軍隊遷入時新加入的軍官老爺們——來往的特別路徑的酒館哩？否則單他叫做正街，眞是沒有理由。他那里破爛的小房子，同別的街上一樣的不雅觀；開場上風送來的刺鼻的臭氣，也和別的地方一樣的難聞。

無論如何，他總是叫做正街，自來便是如此。究竟是爲什麼，那是

無法知道的。

人們若是走到那兒去瞧瞧的時候，便見那些層樓峻宇的高房子中間，有一所又小又矮的舊鋪子。四個玻璃窗正向街上開着。大門兩旁，釘着兩塊很寬的與人一般高的板子：一塊上面畫着一個婦人，她的手和臉都是和雪一般的淨白，并且穿着一件紅衣服，飄垂至地，外面罩上一條美麗的曳裙。另外一塊上面，不知何故，卻畫着一個櫻色的婦人，她的服裝，也不甚講究，因爲她穿的只是一條裙和一件緊身搭。在她旁邊，站着一個長手的矮人，手裏拿着一把尺，向她身上量着。那塊板子底下，寫着『毛塞思』三個字，這塊寫的是『米迭爾思』。由此我們可以猜出米迭爾思一定是個裁縫，并且還是個做女衣服的裁縫。

但是——假使一個外人要知道一個人的歷史，那他對於他所處的環境，就是他本地的情形，必得先調查清楚。

七八年前，米迭爾思也只是個平常的裁縫，沒有什麽名望。那時候，那個白色的和櫻色的婦人，自然早就畫在那里了。他的意思，是要使過路的知道這里是個縫紉連着曳裙的衣服的鋪子和比量尺寸的地方。但是那些過路的人卻不懂得這個暗示；或者切實點說，看她們的神氣，好像是不懂得的。這件實事發生的那個城鎮，眞是小極了，窮苦極了，無論你如何盡力去計算那些太太們的數目，總不過半打；其餘的都只是些窮苦的婦人。我們再去看看那些小官吏閒時聚賭的情形，越發可以明白。有一次，一個要料理家裏的要事；一個因爲晚來喝醉了酒還沒有醒；還有一個又因爲剛生了孩子忙不過來。於是其餘的兩個人就賭不成了：只好你對着我，我對着你，走到桌子邊去玩玩麥稈做的傀儡罷了。這幾個人，就是這城裏的闊老；以外的居民，都是些可憐的小商人和一般貧民。他們的婦女，到外面去閒逛，不過穿幾件老古板的衣服，並不要合什麽尺寸。她們從那個白色的和櫻色的婦人面前走過，自然不會注意到那上面畫。所以那個長手的矮人，也不能喚起她們一點比量尺寸的野心。

米迭爾思是個能負責任的人，他替人家做事，總沒有不盡心的。他在他的職業裏，也是個作家，決不是那些胡亂會穿幾針的裁縫可比。所以我說，他在這種窮苦的城中，一定不能夠盡量發揮他的天才。

許多年前，他在南俄首府基輔的地方學好了他的手藝，便移家到這里來。他所以跑上這條困陋的路子，也有兩個原因：一來因爲在那個城池裏面外務過多，使他常時害病，所以朋友們都勸他離

處，那里移到別處去，免得弄壞了身體；并且那里的生意雖很興隆，然而無益的消耗費也非常之大，實際上並得不到什麼好處。二來因爲他自己不願做那種碌碌無名的小工人，在那個大城池裏面，那些用俄文寫的又大又美的金字招牌，多至於不可勝數，他的本領，一定要被他們掩沒了顯不出來。而他的心理却儼然自視是個技術家，他以爲即使不能做到第一個裁縫的地位，也得做個負點名望的人纔行，所以他便決心移到這里來。不知道却反打錯了主意。——他在這里的確是第一個裁縫，因爲只有他一個人會做衣服；此外雖也有兩個女的，但她們不過是替那些窮苦的小商人和一般貧民的婦女縫。——雖然如此，於他也沒有什麼益處，因爲簡直沒有衣服可做，縱使是第一個裁縫，也不過是『屠龍之手』一樣的不中用。

米迭爾思當他初搬到這里來的時候，年紀雖還不到二十歲，却已經有了一妻二子帶了同來。從此以後，時間是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的家庭的人口也跟着增加，同時他的營業却並不見發達，也沒有略微好一點，致使他們的生活，就弄得不堪言狀了。——他們平常只是吃乾麵包，沒有一點餚菜；僅僅在禮拜日晚上添些青大蒜；隔得許久，纔買條鹽魚嘗嘗。這種生活，真是可憐到極處了。所以米迭爾思已經決定，隨便移到別的那一個城裏去都好，他的自尊自大的驕傲心，也只得爲着妻子犧牲了。但是在這個絕望的時候，忽然間傳來了一個好消息，說有一隊軍隊，將移到這城裏來，并且以後將永遠駐紮於此。

『軍隊來了，軍隊來了，那真好他們能長駐於此，那更好！——他們決沒有不做軍服的；而且那些軍官老爺們，一定還帶了家眷。他們的太太們，一定愛穿好衣服。——唉！除了米迭爾思以外，還有誰來替他們做？米迭爾思，米迭爾思，現在你的時運到了！』米迭爾思得着了這種消息，不覺獃獃得自言自語。

從此以後，米迭爾思即刻變更了他的計劃，不再搬到別處去了；他只要在這里將來一定可以得意，他將他的招牌從新油漆過一番——穿曳裙的婦人便用白的，穿緊身褡的婦人便用櫻色的漆過——并且開始忍耐的等着。

有一天，忽然聽得孳孳的鼓聲，同時威壯的打打底底的喇叭聲，肅殺的得得的馬蹄聲也雜起了，軍隊已經歡呼熱鬧的進城了。這個城現在忽然從昏沈的睡眠中驚醒起來；她的情形完全變了。她儼然是從一個枯寂的狀況裏振奮起來，開始做個新生活的樣子。只在這一瞬間，好像她自己忽然沈沒到地底下去，在他那個位置

上，另外建設了一個新城一般。

雖然如此，却是無論如何，總不能把這個可憐的小地方一會兒功夫便變大了。此處也不能多說，現在還要談到米迭爾思從此以後許多年的生活上去。

那時候米迭爾思怪可憐的打定主意又要搬到別的地方去——現在忽然間，一個軍營裏的跳舞會因他死了便得停止；前後同是一個米迭爾思，怎麼會相隔到這步田地啊？

不錯，這個大營中的跳舞必得停止了；這全然好像是天定的，不可以人力挽回一般。雖然沒有人下命令要停止，却是誰也知道除了停止以外，再沒有旁的法子。跳舞的太太們在跳舞的時候，不要穿平常普通的服裝，必得幾件新奇的衣飾出出風頭。但是這些衣飾，必得定做纔行。這些料子，都是寫信到基輔去批發來的，一件好似一件。米迭爾思把她們的尺寸都一一的量好了，這是很重要的事；因為除了米迭爾思以外，再沒有誰能够知道軍營裏太太們各人身量的長短寬窄……

什麼事情都預備好了；有幾位太太，如少尉基京的太太和軍需官大尉史太太都已經達到她們的目的，得着了衣服，無端忽然間，米迭爾思已經死了。

那是一定的，假如有人看見米迭爾思坐在軍官太太們的圍繞中間，是何等的威嚴，何等的莊重，則他決不會想到這樣一個人，竟致和普通人一般隨隨便便死了。

米迭爾思的身材是很高的；他的臉色，略微有點灰黃；他的下頦，生着又長又密的斑白鬍子；他的背部，稍許彎着有點駝，——這是因他的職業得來的——但是他的態度，却常常神聖不可侵犯一般的嚴肅。無論什麼人，總沒有見過他的笑容。縱然有時候他在家裏看着滿堂的兒女微微的笑着，也還不能確定他是什麼意思。若是在那些軍官太太們中間做衣服的時候，那更是非常的莊重。

誰若是要他去做衣服，必須要去請他，必須打發一個聽差的到他那兒去，恭恭敬敬的告訴他說，「米迭爾思先生，太太請你去見她。」

聽差的必得如此說法；否則無論如何，也必須以與此相類的話，然後米迭爾思沉思一會，決定他應去或不應去的問題。如果這個太太平素對他是極恭敬的，那麼他想了一會便說，「好，我隨後就到。」

但他並不隨後便去，無論如何，他總沒有這般爽快的；他必須先把所有他的事情做完，即使無事可做，也必得在家裏坐一個鐘頭，

然後從從容容的去。因爲他覺得苟不如此，人家一定以爲米迭爾思是要去求人的，要奉承人的。實際上，他決不要去求人；反轉來說，別的人却要去求他。

有時候，碰着一個糊塗的聽差，不曉得禮貌，不曉得米迭爾思是何等有價値的人物，跑到他那里，隨隨便便說一聲，『米迭爾思，太太叫你去做衣服！』

『誰叫我？』米迭爾思聽了，不覺生氣，便故意問着，幷且眼睁睁的冷視着那個蠢物。

『你的東家，……軍官的太太！……她叫我吩咐你，你應當趕快到她那兒去見她。』

『嗤！……把你的眼睛睜大些！你的東家！嗤！……她叫你吩咐我應當去麼？好糊塗的東西！你覺不知道沒有人能够吩咐米迭爾思去的麼？爲什麼我應當去？我並不要求人……你告訴她，我忙得很，沒有功夫，不能來。就這麼說罷！……』

糊塗的聽差去了，米迭爾思却是沒有事情，閒着坐在家裏，絕對不想到到軍官太太那兒去。等到結果，這個聽差，還得走到他這里來，改變了輕慢的態度，恭恭敬敬用好言語來賠了禮，再請求他去。但是心上却非常詫異，怎麼一個堂堂的軍官太太，倒要來請求一個下等的裁縫？這時候，米迭爾思，照着老例，搖搖頭，假意沈思了兩分鐘纔說：『那麼，等一會兒就來！』

當米迭爾思走到軍官太太們家裏來的時候，她們隨卽起身接着他，口裏齊說：『……啊，米迭爾思！……啊，米迭爾思，……請坐！……請這里坐！……』

於是米迭爾思便大模大樣規規矩矩的坐下。在他還沒有做事以前，便從他的衣袋裏揣出一個洋鐵製的煙盒來，拿出一支粗大的雪茄煙，捻了幾轉，插進一個薰黑的海蘭泡製的煙嘴裏去，——自從他有了這個煙嘴以後，不知是什麼緣故，他竟把他當作珍寶一般的看待，常常現出驕傲的神氣。——然後抽着。他在這里做事的態度，是極其從容的，好像時間儘够，不必着急似的。這時候，太太們自然是更有功夫的了，一件一件把那些料子擺到他面前去。從基輔買來棉製的乳色衣料和做衣緣的花邊，也拿來了。這是專爲宴會時候用的。當這些東西擺開到他前面的時候，他仍然是低着頭抽煙，僅僅偶爾斜着眼望一望，彷彿他沒有看見的樣子。太太們同他說話，也同沒有聽見的一般，這是因爲他還沒有動手做事，還在抽煙的緣故。雖是他在太太們面前這樣放縱不拘的抽煙，却也沒有人怪他。米迭爾思從來也沒有聽過，在太太們面前抽煙，應該

得她們的尤許；如果他知道這一點，他一定也會盡盡這個禮數。

米迭爾思，當他抽完了煙的時候，便問：『現在，你們要怎麼做呢，太太？太太啊，——哼，……不錯，不錯，』他一面鬍子裏咕嚕咕嚕的說，一面靜心聽着太太們的答覆，并且他漸漸看到那些衣料和花邊上去。

『我想，這個最好是做一件沒有縐紋的……前面大脯襟可以開一半……哼，哼，半開的大脯襟！……』

『啊，那不對！怎麼這樣呢？衣裳必得有縐紋的，無論如何都要有縐紋……而且大脯襟，必得是全開的！……』太太急急的回覆他。

米迭爾思兩肩一聳，安安靜靜的說：『這個現在不時髦！現在的人，不穿有縐紋的衣服……』

『但是我要有縐紋的衣服，米迭爾思先生！……』太太用着懇求的聲音同他說。

『不』！米迭爾思頑固的答覆她，『這個現在不時髦！……』

實際上這個是否時髦，還是一個問題；或者僅是米迭爾思喜歡這樣，也說不定的，然他總是固執着他的意見……大概他是個愛面子的人，不願意變更他已經說出的話。

太太仍然是求着他，因爲她希望要有一件有縐紋的全開大脯襟的衣服，已經有了好幾個禮拜了。

『我告訴你，太太，如果要有縐紋，這里這些衣料，也還不够。』

太太非常的着急，兩頰不覺通紅了。她要挽回他的心意，就至卑躬屈節親親密密笑嘻嘻的望着他，曲曲折折的請求他……啊，她這樣的求人，究覺爲的是什麼呢？假使米迭爾思全然置之不理，全然和沒有聽見一般，那……但是……但是米迭爾思還不是這種全然無情的硬心腸的人，他的心到底不是石頭一般的，有時候也會轉一下。……

『那麼，好罷，太太……我就照你的意思做去就是了……然而我還要對你說，這個現在實是不時髦。……你既然必得這樣，那我也只得隨着你的意思罷了。』

但是果然也有人早已絕對的相信，米迭爾思決不會拒絕不做麼？果也有人絕對的相信，他在那些太太們中間都是平等的一般看待，沒甚高低的麼？

不錯，確是如此，米迭爾思決不是那種勢利鬼，雙眼只注視着金錢和勢力。誰是高級軍官的太太，誰是有錢的軍官的太太，便去特別的脅肩諂笑的奉承她，……啊，不錯，他不但決不會這樣卑鄙齷齪，事實上，他却還有點正與此相反的情形。假使這城裏有兩位太太從來不要米迭爾思做衣服……從來不要他，忽然她因爲特別

的緣故又要尊他，那我可以相信，縱使她給他一千個盧布一件，他也不會受的。爲什麼呢？一千個盧布是很多的，是很好用的金錢，誰也不能反對，就是米迭爾思自己也承認的；一千個盧布，他也用得許久，他能够……不錯他豈不愛一千個盧布麼？……然他決不會受；因爲他的驕傲，比這一千個盧布還貴得好些啦！

事實上確是如此，幷且是可以證明的。有一次，一天晚上，軍營裏面大開筵宴，還在大禮堂裏舉行跳舞。米迭爾思正在街上散步，只見許多太太各各坐了車子，往大禮堂去，他很注意的看着她們，因爲他由此可以看出他替她們做的衣服是否穿得合式。那時候，他忽見裏面有兩個太太穿的衣服並不是他做的，這是的確無疑的事，因爲他自己做的手工，只要一見便可以認出來的。他突然見了這種意外的事情，心裏非常詫異，不知道究竟應當怎樣對付。他自己又問着自己道，怎麼會有這種事呢？難道她們果然就可以不要我麼？轉瞬間弄得心裏懊惱萬分。不錯，難道又有誰替她們做了不成？果然近來這城裏又來了一個新裁縫——他把我的生意奪了去麼？而且這些衣服做的實在不錯——是，是，實在不錯，在他自己也差不多只能算是第一次見過。

那天晚上米迭爾思悄悄的回去，並不令人知覺，全營的太太都在大禮堂裏跳舞，誰也不知道這時候米迭爾思心裏發生了一個如何可怕的疑懼啊！誰也不知道這城裏惟一的裁縫過了一個如何煩惱的長夜啊！——不錯，惟一的，這兩個字米迭爾思已經疑惑了一夜，不知是否還可以存在？他果然是唯一的呢？或者另外又來了一個，暗暗的把他的生意奪了去呢？

唉，米迭爾思怪可憐的度了一個遙遙的長夜。第二天早上，他便走到一個委他做衣服的太太家裏去，把他替她做好的一件衣服給她。實際上他心裏另外還抱着一個全然相反的目的。——唉，那幾件衣服，究與他何干呢？難道因爲有了他一人，那全世界的衣服，便都該毀去了不成？

『那怎麼樣呢？昨天晚上在大禮堂裏確好麼？穿的衣服很合式麼？』他問。

太太答覆他那是很合式的。

『哼！……但是誰的衣服最好呢？……』

太太告訴他，那是綦太太的。這個說得不對了，綦太太的衣服，全是他做的。

『李鼎太太和郭卜生太太不是穿得最好的麼？我並沒有替她們做過！——』

『啊，對了，她們果然各人都有一件極可愛的衣服，那是她們由瓦薩定買來的。』

『哼！……瓦薩……哼！……』

米迭爾思不再說了，只是心裏暗暗的賭咒，一輩子也不替這兩個太太做衣服，并且即刻就見諸實行。過了幾天，這兩個太太到他那兒去要他做衣服，但他回答她們說，『我不能再替你們做了，太太！我的事情太多，沒有功夫……但是你們也不要緊，你們要什麼，儘可以到瓦薩去定買就得了！』

『唉，你說什麼話！米迭爾思先生！這不過是偶然的事。這只是偶然碰到的機會；但是要常常做衣服，自然非你不行……』

『哼！……不錯，你們要我做！……我固然很願意，但是不能……我的事太多……對的，你們要什麼，儘管上瓦薩去買！……』

無論這兩個太太怎麼求他，他總是同沒有聽見一般，絕對不承當：那是他賭過了咒要報復她們。於是她們沒有合時的衣服，自然不能進那個太禮堂的門了，只好坐在家裏消遣。

從此以後，大家纔知道米迭爾思的確是個最武斷的專制魔王，然而他也有一點恐懼的事情。至於究竟為什麼要恐懼，那簡直是個不可解答的問題。因為並沒有人曾經威嚇過他。他在那些太太們中間，她們是何等的客氣招待他。當他坐在椅子上安安靜靜口裏抽着雪茄的時候，是何等的得意。但是如果那時候有個軍官——任何級的——跑進這房裏來，他即刻急忙的把他的煙捲兒滅熄了，起身站着，同含羞的小孩子一般，現出手足無措的樣子；直須等到那個軍官出去，纔能恢復原狀。為什麼有這種恐懼，真是難以索解的；這營裏的軍官們，表面上雖是很覺得威嚴，其實骨子裏卻都是一般慈祥和靄的好人，從來也沒有威嚇過他。但他卻老是這樣害怕，一見到他們，他的大模大樣的架子，不覺無蹤無影的消滅了。

為的是要把這個人詳細的敍述一下，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還要附加着米迭爾思臨死的遺言。——這個遺言，雖沒有人聽見，卻是這城裏誰都知道的。——他臨死的那天，剛剛要永遠閉着眼睛的時候，口裏還是大聲的說：『將來跳舞會怎麼舉行啊！唉！唉！唉！跳舞會將來怎麼舉行啊！……』

誰來補米迭爾思這個缺呢？這個問題，直到現在，營裏的那些太太們，還是弄得亂七八糟沒有法子解決！

小品

我們的快樂

醉雲

星期六的晚上，我從學校裏回來，庭院中靜悄悄的，不見半個人影。等到經過內室窗下的時候，才聽到姊妹們的笑語聲和琴歌聲。我便向紗窗的隙縫中張望，只見媽媽抱着小弟弟坐在沙發椅上；妹妹正在按琴，口中還不住的低唱；三弟跪在椅上，仰着頭看壁上的圖畫；二弟站在火爐前面，對着爐火搓手，好像欣賞甚麼奇景似的；爐火熊熊然映得他面上通紅，潔白的駝絨襖衣上面也映了一層薄薄的紅暈。上面一盞白磁罩的電燈，發出皎潔而和平的光來，把一幅和樂優美的景象，都籠罩在光線的裏面。這時我的靈魂早已經神遊其間，再也想不到還有一個渺小的軀體了。

我腦筋中浮着這幅和樂而優美的印象，癡癡地走進室中去，等到他們歡呼時，才把我的意識回復，我自己不覺噯然的笑了起來。弟弟妹妹等都跑過來圍着我，用快樂的聲調說，『姊姊你回來了嗎？』我一面接受他們熱忱的不約而同的歡迎，一面移着腳向母親跟前走去。母親笑容滿面的伸出一雙手來，把我攬在懷裏，我也就不由自主的，和小弟弟並頭靠在母親的胸前了。弟弟妹妹等也張着他們的小手，或者伏在我的背上，或者倚在母親的肩旁，大家聚做一團。啊，啊！這種真摯的愛，真是愉快極了，幾乎使我墮下淚來！

大樹下的玫瑰

醉雲

細雨過後，溫暖的春光浸透了一切。碧茸茸的草，在和風中搖曳；燦爛艷媚的花，在陽光中微笑；活潑的小魚，在綠波中很自在的遊泳。春的慈愛，已普遍了一切，只有大樹下的玫瑰，她却不曾享受到。

玫瑰露出可憐的顏色，向大樹哀求着說：『先生，讓開些罷！讓我也吸收一些滋潤的細雨，讓我也接受一些溫暖的陽光，讓我也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不要遮住我呀！』

大樹很橫暴的說：『小東西，我是你的保護者，我天天蔭庇着你，你還不知足嗎？』玫瑰不敢抗辯，低了頭沉默着。

過了半晌，終於覺得忍不住，吐了口氣，微微的嘆道：『我的光明，被他隔絕了，我的幸福，被他剝奪了！這樣的蔭庇，我實在不能再領受了。慈悲的天使呀！引我離開這陰冷的地獄罷，引我到自由的天地中去罷！除開奴隸，誰願意過這樣的生活喲！』

大樹聽見了，搖動他的葉子，發出威嚇的聲調來說：『住口罷！我是你的保護者，我有權支配你！我要怎樣辦，便怎樣辦，你敢怎麽樣？』玫瑰給他這一嚇，果然不敢再聲響了。

妹子的翦髮

石君

妹子蕤薊，不知道受了誰的啓示，忽然想起翦髮這件事來了。一年前，拘留在湖背壩(我們的故鄉)的時候，她對於頭髮的見地，簡直與我完全一致，以爲：夫頭髮者，女子應有之物也。及至今年來到北京，呼吸幾口都會的空氣以後，思想幾比我更維新了，大表示不滿意，否認前說，並且深惡而痛疾之。因此，自然用心到存廢的問題上。但她是一位膽怯的『小姑娘』，雖然堅信自己的新主張，却不敢逕直去執行。她總希望能借適宜的機會，廣徵閤家的意見，因爲如此，縱算合於手續，而且有根據了。於是擇定在午餐聚膳時，順便把這案件提出，要大家討論後再許以可否。這次運氣是最好不過的！出席的人數，除一歲的小弟被乳母抱出門遊玩去了外，幾乎是全體；碰巧我也在坐，便是往常缺席的父親，也好像先期被邀約而參列了。

『我想把頭髮翦了：因爲在腦後，拖着，附着，怪討厭的，怪贅累的，……——你們以爲如何？』妹子用主席的口吻，讀開會詞似的咽而復吐。中間省略了一大段話。

母親最先贊同：『翦了也好，免得每日清早便要梳妝，走到學校又誤了時間。』

『頭髮是你的，』父親繼續發言，一雙眼睛注視蕤薊腦後拳屈的卷髻。『可是翦了，短時間內却萬長不起來，你是自己頭髮的

主人公，如何處理自己決斷好了，用不着大家去商量。」

弟妹們舉手，鼓掌，狂熱的亂嚷，聲音充滿全室。

薌薊微笑了，因為已經取得大多數的同情。但是我卻極力反對，我感覺『頭髮是萬縷垂絲，蘊藏着溫柔的美，倘若翦了，便無異乎減殺美的一部分，實在是一筆大損失。況且性的特色，我認為有永久保存的必要，這宗舉動，似乎近於女性的男性化了。』意思大概是這樣，不過語句卻不及紙面的較為圓滿。

『你的話太玄虛而且欠成熟……』。她一面正計算翦髮的好處，『一經濟，二清潔，三……，四……』

。　。　。　。

當日下午，薌薊便舉行翦髮大典禮。先是在照像館攝下一張背面的半截相，作為將來的記念。淘氣的是三弟，老早在街上買了一掛五百響（爆竹名），站在院中靜等，那里動翦刀，他也必——碌——必——碌的燃放起來了。

母親的愛

皖城縣立女學學生　程啓文

我從呱呱墮地以後，全憑着母親的扶持愛情，纔得長大；我的年紀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我母親的愛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這幾年來，母親的愛最大的表示約有三端：

第一就是替我纏腳；纏得小小的，眞是弓鞋三寸；他人見了，莫不說我體態可人憐，說我母親賢能無比。第二就是穿耳；母親替我穿耳，指望我將來，戴金環，玉環，珠環，享受那美觀的富貴。第三就是給我早早尋一個婆家，了卻心中大事，使我將來有飯喫。

啊！母親的愛是何等的眞切啊！

一天，我忽然病了，病的非常沉重，不辨世事，只是呼呼的睡。我的母親非常着急，急的面黃肌瘦，連飯也吞不下，日夜不離我牀前的扶持我，並且延醫診治，親煎湯藥。喫了藥後，病稍微退了一點，就不說什麼，要是沒退，不說女兒年災月厄，便怨醫生沒有能力。幸而病漸漸的好了，又想各種方法，替我調治，要是做一點小事，就竭力的阻止，說病後的人，應該保養保養，不可傷神。

現在，我的病完全好了。我對母親說，『我今年畢業後，一定是要升學的。母親您以為怎樣？』她高喊一聲，拍着桌子道，『我把你送在這里高等小學讀書，還是你有福；你反胡思亂想，要升起什麼學來。俗語說得好，「人心高更高。」況千山萬水，一個柔弱的女子

怎麼行路呢？從此以後，這話務要打消。不然，這里的業也不是你學的。」我想這又不是我母親的愛嗎？唉，母親的愛！

意外

馬春芳

蘊萱，她是我姨母同村的人，還是我姨母的鄰家。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到我姨母家去，她必得找我在一處玩；那時她才四五歲。

有一天，我正上我姨母家去了，她又同我一處玩着。這時候正在一個夏天，天上的太陽，火也似的射在地上，燙得腳都很痛；熱得那花狗兒只在房簷底下喘着不動；大地似瞇着的一般，一絲生氣也沒有。我們兩人在一處和泥玩，弄的滿手是泥。我拿來了一把壺，剛要洗手，她也要洗，我給她一倒，她立刻就栽倒了。待了半天，才哭出來，我一看她那手，全都紅了——原來那水是開的，把她燙了。這時候她的母親來了，也就把她抱着走了。

我在高小校畢業的時候，還接到了她幾封信，她說也上了北京女子高小啦。

正是秋天的黃昏，夕陽快落了，還有那點殘光，照在我臥室的窗上，映的那紙上通紅；牆角下的蟋蟀，唧唧唧唧的叫他的伴侶。這時候我回家已病了好幾天了。忽然間給我來了一封信，是蘊萱家裏來的。打開一看，說她在前幾天患病死了！剛看到這里，我覺得屋裏都黑暗了，模糊了，再想往下看，一字也看不清了。桌上的時計，噹……噹……響了九下；外面的風，只刮的那樹葉嘩啦嘩啦的響。這時候我心裏迷迷胡胡的，也不知道是想什麼；只覺着那點微弱的燈光，對着我傲笑，我也呆呆的望着她只是出神！

女子之性的知識出版預告

此書自揭載本誌後，讀者紛紛來函要求發刊單行本，現在業經印就，正付裝訂，不日卽可出版。全書一冊，定價二角，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發行。



臨產的預備及幼兒保護法

景遜

婦人姙娠至二百八十日而生產；到將要分娩之前，必須有相當的預備。產婦的住房，必須收拾整齊，室內務要清潔，尤貴寧靜。床鋪也是一樣，須清潔整齊，產婦着的衣服更須寬博乾淨。產時最好請醫生（指新法的醫生，）能預先約定尤好，以便醫生早日來診察孕婦，有無別的疾病等等。到臨時再去告說。否則亦當招有學識的產婆。最好的辦法，還是送入醫院。在那里一切都便當，又有看護婦幫助醫生，免得家人擔心。臨產的時候，不當使別人走進室內，除却丈夫；他最好在旁守候，不特可以隨時幫助，并且可以他的同情慰安產婦。如果在家內做產，而且已有別的小孩時，別的小孩必須遣開，至少須三兩天之久。

嬰兒生產之後，產婦應當靜臥床上，一切煩擾，喧鬧，掛念，憂慮均當讓避，亦不可有人頻去訪問。食物必須滋養，更須常常洗澡，使身體清潔。一切操勞必須謹避。多數婦女未達年齡，先已衰老，有的因爲生育過密，大部分是因爲生產後的失調，所以產後的攝衛非常重要。

產婦至少須靜養兩星期纔可起來行動，至於操作，則須多養一兩星期，至她身體完全恢復之後。

嬰兒出生後，不必即時洗浴，亦不必即時哺乳，嬰兒初生時，即許多鐘點不予食物，並無妨礙，立予飲乳，反而不宜。至少亦須待二三小時以後。這是自然支配好的，因爲嬰兒初生不宜飲濃厚乳汁，所以母親初次分泌下來的乳汁必很稀薄，後來逐漸濃厚，正配嬰兒的胃口。但平常多以爲這樣清淡的乳汁，不當給他飲，將他擠掉，使嬰兒即飲濃乳，實在不對。

其次，哺乳必須有時間，不當隨時給他喫，嬰兒自然安靜。并且乳雖然是液體，常人以

為嬰兒所飲的盡是液體，當不發渴了，其實不然。哺乳之後，必須常常把些溫水些他飲。

初生的嬰兒，生命極其柔脆，容易受着損傷，所以養育者應當好好的保護他。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嬰兒初生，亟當洗眼睛。嬰兒的眼內，常有許多微生物住着，其中也許是有害的，如果不將他洗去，眼睛就會紅腫，覺有致瞎的。洗眼最好用硼酸水，如果沒有時，用沸過的清水也好。洗的時候必須用藥製棉花，如果沒有，則用一片舊的，但極乾淨的白小手巾也可以。口及鼻也要洗一洗，法用藥棉花蘸沸過清水，牙牀等處洗拭一遍。

中國舊法接生，嬰兒的臍帶留得很長，盤在腹上，這實在是很笨的笨法子。現在新法『包扎』嬰兒，用線將臍帶近臍處扎緊，隨後將臍帶剪去，剩的很短，容易脫落。只要保存乾燥清潔就好。上面可以撒一點滑石粉末。別的不乾燥的粉都不宜放置。上面的綳帶須闊一點，纏過腰間，用安全針扣住，勿使綳帶移動，以免牽動臍帶。但不可太緊，因為太緊是很不舒服的。

嬰兒初時生下來，必須啼哭，因為非這樣是不能張大他的肺中的氣囊的。如果他一時叫不出來，產婆自能用手拍他，助他的肺的開張。有時也用一點冷水，洒落在他的面上或胸部，激動他的呼吸。他呼吸既已通暢後，便安靜的睡着了。要使他清潔，乾燥，溫暖，不使受風及寒；不要擾動他，由他睡着。

初生兒的哺乳時間，大概最初的四十八小時內，每四小時哺乳一次，以後產婦的乳轉濃，哺乳時間以日間二小時一次，夜間二三小時一次為宜。

嬰兒初生起到二三歲間，管理很不容易，聰明的母親自能隨時體察他，注意他，但必需的幼兒衛生知識實不可少。

現在單就洗浴一事而論，洗浴誠有極大益處，每天洗浴，能免掉許多疾病。但洗浴必須當心，偶一不慎，幼兒便感受風寒。例如洗浴之後，身體未乾，被風一吹，他便受寒。至於有病的小孩，洗浴尤須小心。然而不洗則又不好，所以只得小心為之。方法是先將窗戶都關閉了，勿使冷氣流入。一方任小孩臥着，勿將他全身浸在水內，只稍用較熱的水給他先洗面，即拭乾；其次洗手臂，其次洗頸及胸。一部洗好拭乾之後，再洗他部，直至足部而止。

其次不可不注意的，洗浴應當取適宜的時間，飽食之後，不宜即洗。平時洗浴，不必費事，只要用冷熱適宜的水，輕輕洗了，即時拭乾就好。但每週內須有一次是用肥皂細細洗的。這時間最好是在晚上將睡之前。

我們再說到衣服，小孩衣服以輕軟適體為主，不必華麗，只要小孩穿了和暖舒服就好。小孩的柔軟的身體，正在長發之中，所以

不宜有各種束縛。并且此時骨骼亦極柔軟，小兒初會走時切勿叫他多走或握住他的手臂提他，這是很容易損害他的骨骼的。

嬰兒不特身體宜清潔，稍大之後牙齒亦當早晚教他洗刷。有許多人以為幼兒的乳齒橫直不久是要換過的，不必定要保護他。其實牙齒與別部分的關係很大，使牙齒清潔，不特可以減少牙痛，牙牀肉腫，又能減少發熱及多種胃病。

小兒不宜喫藥，許多疾病是不必用藥的。有時因食物不消，頻頻大便，猶如痢疾，但這只要小心飲食，令其安靜休息自能痊愈。便閉是幼孩最多的事情，常用甘油少許和沸過溫水四分之三，用器具灌注在肛門內，大便自通。更簡便的方法是切肥皂一條，比小指較細，并且短些，略浸水中，使外面變成柔軟滑潤，塞入肛門內，少時即通。

嬰孩有時夜間常會啼哭不眠，這原因自有許多，如食物不消化，睡得不舒服，或覺得太熱或寒冷等。除留心以上各種原因之外，最好使他眠睡有一定時間；就睡之前，更用熱水洗浴，着了寬大的衣服睡着，可以熟睡。世俗用紙寫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的話，貼在街上是沒有用處的。

關於遺傳系統及體質的知識

日本吉岡彌生女史原著

慕林

男女結婚，最要注意的，我以為是互相知道遺傳關係的重要！

我這篇文字，不能詳述遺傳的理論，不過我們親自對於傳子的遺傳是知道的。無人不知道精神與肉體都要遺傳於後代。但也應知道遺傳分兩種：有直接遺傳，即所謂父母的遺傳，有隔世遺傳，所謂祖父母的遺傳。

譬如父母是很誠實而容貌美麗的，所生子女，若非常醜拙，則定是受了祖父母容貌的遺傳，如此謂之隔世的遺傳。因有這種關係，所以在結婚前，雙方家庭對於遺傳的傾向及系統，不能不調查確切。

若結婚都要精選遺傳及其系統，恐是很難辦的事。大半的婚姻不能使男女體質和性格調和，這一層很應注意。這意思是說，若

女子的體質弱，男子的體質就要強；若男子的性格剛勇，女子的性格就應溫和；如此結合，纔不至有不好的遺傳發生。

對對本不知其性質的人事事物物，要不怕困難，細心注意選定，若體質雖弱，而系統很強，這樣的結合也可。申言之，男女結婚不單是為享樂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維持改善其系統。這一點，今人所應注意，以備將來遺傳系統之資助。

遺傳之中，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結核系統病。有結核素質的人，結婚時病會加重；在婦人產後，頃刻間會發熱，名曰產褥熱病，或粟粒核病，這種病我常看見。

粟粒結核病，起初僅腦子有點病，同時高熱，亂言不自知，進而變成肝臟及其他部分的病。普通最長時限，不過四星期，即能致命。這種病非常利害，即盡力診治，亦常難痊——設在婦人生產之際，無論如何豫防，也是不可治的。此病於未結婚前，多不顯然發現，而在本人姙娠分娩之際，忽然會感受結核病的變象。這時若母親死了，而小孩存在，則僱一強健乳母哺養之，也許可以。若用人工發育之（即牛乳食之），至三四歲，死於結核性之腦膜炎病者必甚多。

又若男子有肺尖加答兒病，想結婚使之全治，那麼要妻子體質強健，於結合後，肺病竟能漸愈，也是有的。然而這種病總難全治，完全要看妻子傳染力如何。而且有結核病的人，性慾是非常強的，倘一結婚，病勢即會加重。所以有結核性的人結婚，我想這是世界上一種罪惡。

總之，有人患了肋膜病，肺尖加答兒病，及肺結核病，要想病的全治，設在半年一年內結婚，那是異常危險的。若經過兩年，知體質已健，然後結婚，方不有礙於生命，這是無論男女都應當注意的。

對於精神病的系統，必要調查，如若父母有精神病系統，所生子女，有精神病的必佔多數。因為如此，男子若有精神病質，女子有歇斯的里病，都應當避免婚姻的。

又如酒徒系統的人，與非酒徒系統的家聯姻也屬不妨，若雙方都有酗酒性，就不好了。

還有性的病，也是很要注意。若淋病傳染到婦人身上，不及時診治，則成一種慢性不姙症的甚多。男女未婚前萬一有了花柳病，非待完全痊愈，不可結婚；即是婚期已訂，病倘未好，都應當改期。

從前日本男子，到那些娼寮中去，以為不要緊，其實女子若與常在那里來往的人結婚，是最危險的。

世人對於遺傳想錯了的，每以為癩病與結核不會遺傳，因此對於子孫的健康，很不注意；殊不知此中有很大的危險。家庭中的

一人，由外染來的暫且勿論，但若其家代代遺傳有結核病，而不注意，反以爲不是祖先的遺傳，那就糟了。像這樣系統的人，與這樣系統的人結婚，乃愈產出更弱的子女，甚至於使家庭全滅。因此之故，對於遺傳，一般講起來，同體質一樣，凡同系統的人，就應回避，可與異系統的人結婚。所以未結婚的男女，雙方都要將既往的病症說明，同時又應將雙方家庭遺傳的系統查明，這是很重要的！既有如許重要，就應雙方實行調查，調查的方法有二：(一)調查家庭中素來延聘的醫師的診斷，(二)訪詢學校的先生。有這兩個重要的調查機關，則體質的遺傳，可由醫師處得知；精神的趨向，可由學校教師處得知。而學校教師及家庭醫師，對於這種責任的談論，應完全實情說出，切弗隱瞞或掩飾。現在我們是醫師中的一分子，應負責任啊！

此外對於性的方面，要有充分的知識，這亦是很重要之點。對於這方面事，不能公表，很爲抱憾。

近來未結婚的處女，來我們這里診斷性的健全與否的甚多，這是我們做醫師的最可欣喜的事。但所來的處女，大半都很健康，實際還有很多有診治必要的人，却一個未見，這亦是遺憾的。

著者吉岡彌生女史是我們東京女醫專的校長。此篇載在婦女世界。內容雖平淡，然爲婦女應有的常識。而日本婦人對於婚事之注意，性的注意，及學校對於學生所負責任，與傳染病的利害等等，都是很值得知道的，所以我譯了出來。至於日本處女之願作性的診斷，此等精神，到十分希望本國女同胞效行。不過最困難的，我國這種好的女醫師不多，女青年雖有此意，亦礙難行：我們現在只好存一點希冀罷！　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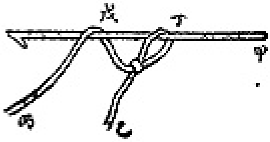
訂正　本號首篇論文，原著者爲顏寶君，「顏」字誤爲「顧」字，特此訂正。

線結六角花籃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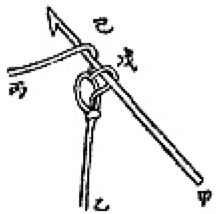
夏玉

（一）用彩色東洋線，結鏈編長針十八針之小圓形爲底心；鏈編長針之結法：如第一圖，甲爲有鈎鐵針，乙丙爲線；先將線打成一結如丁，乃將鐵針伸入結內，鈎住線之戊處，拖出結外，再由戊針內鈎住線之己處，如第二圖。再伸入丁點內，鈎住線之庚處，拖出過丁，如第三圖。再由戊己庚針內，鈎住線之辛處，拖出過庚己，如第四圖。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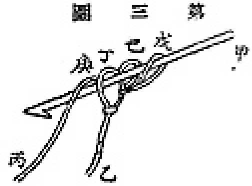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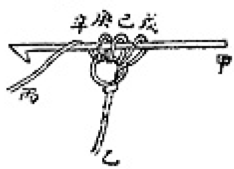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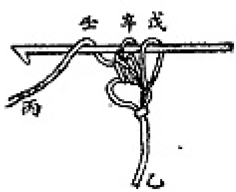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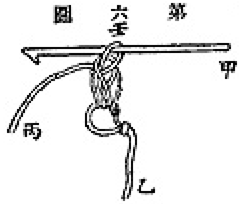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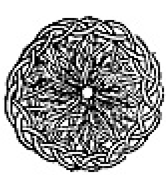
第五圖



第六圖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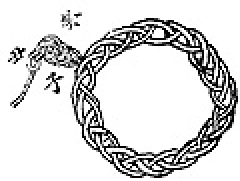


從戊辛針內，鈎住線之壬處，拖出過戊辛線，如第五，第六圖。如是聯絡爲之，至十八針爲止；將乙線收緊，則成一小圓形，如第七圖。

（二）鏈編長針之小圓結就

後，可從鏈針上第一針內，結鏈編長針兩針，如第八圖癸子再從長針上結鏈針一針，如第九圖子丑，乃從子點復結子寅長針兩針，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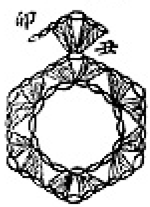

第八圖


第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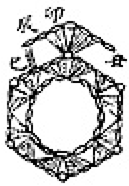
前之二長針相聯，如第十圖。乃隔鏈針兩針，在第三針內，依前法結長針四針，以結至圓心十八針無餘爲度，如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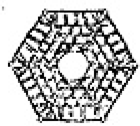

第十圖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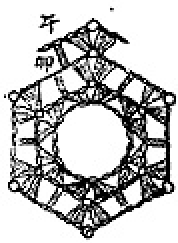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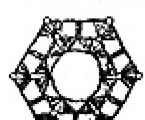
（三）再從丑點依前法結長針四針，復結鏈針三針，如第十二圖丑卯。再伸入四長針之相聯處，結長針一針，如第十三圖辰巳。再結三針鏈針，伸入四長針之鏈針內依前法結四針長針如是聯結一圈爲度，如第十四圖。


第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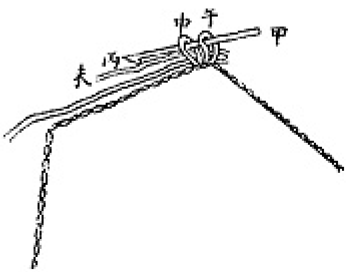

第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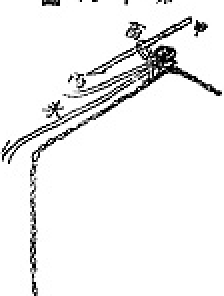
（四）從四長針內，再結四針長針，復結鏈針三針，伸入鏈針之卯處，結長針一針，如第十五圖卯午。再聯結一圈，以結至五圈爲止，如第十六圖。


第十五圖


第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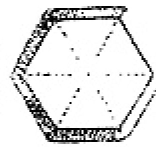
（五）五圈結就後，再加以鐵絲，結以短針。短針之結法，如第十七圖。未爲鐵絲，用桑皮紙裹之，以鐵鈎伸入鏈針內，鈎住線之申處，拖出，再將線之酉處鈎住，拖出過申午，如第十八圖。如是每鏈針內結以短針一針，以結至無餘爲度，如第十九圖。


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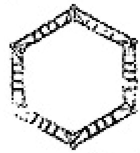

第十八圖

(六)加入鐵絲結就後，可從角上之鏈針內，依前法結長針四針，再結鏈針三針。在鐵絲之鏈針上，隔三針，在第四針內，結長針一針，適與鐵絲下之長針相對，如第二十圖。如是聯結一圈，如第二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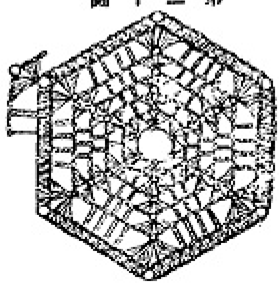
第十九圖



第二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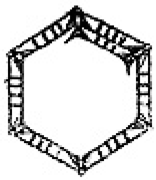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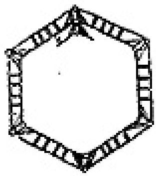


(七)再從四長針內，結長針四針，復結鏈針三針，隔三鏈針，及長針一針，在第二之三鏈針內，結長針一針，如第二十二圖。再結三鏈針，在下之三鏈針內，復結長針，結至近角處，剩三鏈針及一長針，即伸入四長針中之鏈針內，如第二十三圖。再聯結六圈為止，如第二十四圖。

第二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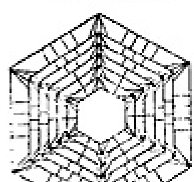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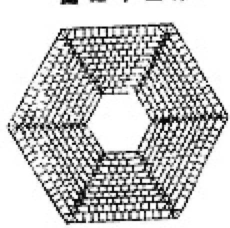
(八)仍從四長針內，結長針四針，復結鏈針三針；在三鏈針內，結長針一針，再結三鏈針；在第二之三鏈針內，結長針一針，又結三鏈針；在四長針之鏈針內，結長針四針；如是聯絡為之，以結至十圈為止，如第二十五圖。

(九)十圈結就後，再加入鐵絲，以短針結之。短針之結法，見前第十七十八圖。短針結就後，再聯結十圈為止，如第二十六圖，再依二十五圖放結至十三圈為止，復加入鐵絲結之，如第二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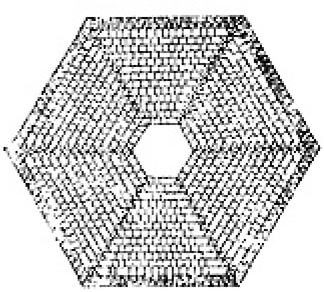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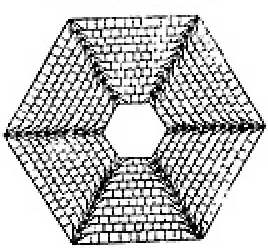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圖



第二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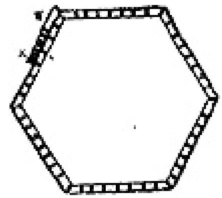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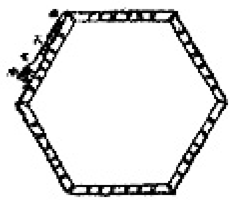


(十)三層結就後，再結籃邊。籃邊之結法，先從鐵絲上之鏈針內，每隔三針結長針一針，以結至一圈爲止。再結鏈針三針，隔三鏈針，

第二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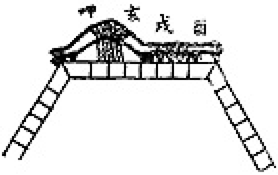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圖



在每鏈針內，結短針一針，共結十一針爲止，如第二十八圖酉戌。再結鏈針三針，隔三鏈針，結長針三針，如二十九圖亥呷。如是聯結一圈爲止。

(十一)再結鏈針四針，從酉處隔短針兩針，結短針七針，至戌處則剩兩短針，復結鏈針四針，於亥點內結長針兩針連結，至呷點內，亦結長針兩針，共結長針五針，如第三十圖。如是又聯結一圈爲止。

第三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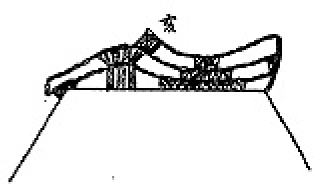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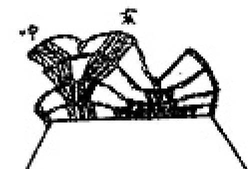
(十二)再結鏈針五針，在短針上，依前隔兩針，及剩兩針，結短針三針，再結鏈針五針，在亥點之鏈針上起，結長針三針，如第三十一圖。再結鏈針三針，隔一長針，復結長針三針，如第三十二圖。如是又聯結一圈爲止。

(十三)再結鏈針五針，在酉戌之中間，結短針一針，

第三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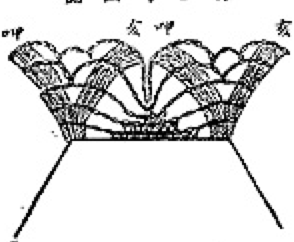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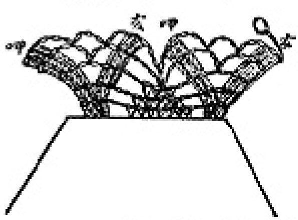


復結鏈針五針，於亥處三長針上之鏈針內，結長針三針，再結鏈針三針，在前之三鏈針內，結短針一針，再結三鏈針；在呷處長針上之鏈針內，結長針三針，如第三十三圖。如是又聯結一圈爲止。再依第四圈結法，聯結一圈；惟於亥呷中之鏈針，須加結一針，如第三十四

第三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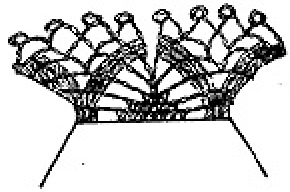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圖



圖。再結鏈針九針，卽伸入鏈針之第五針內，結短針一針，如第三十五圖。復結鏈針五針，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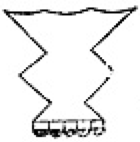
入鏈針環內，結短針一針，結至呷亥處，則結短針四針，如第三十六圖。如是又聯結一圈爲止。

第三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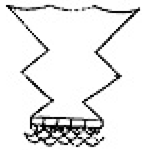


(十四)籃邊結就後，再結籃底。其結法，先從鐵絲上之鏈針內，每隔三針，結鏈針三針，及長針一針，再由每三鏈針內，結長針八針，及短針一針，以結至鏈針無餘爲度，略如第三十七圖。再結鏈針七針，伸入八長針中間之鏈針內，結短針一針。如是聯結一圈，再結七鏈針，伸入前之鏈針環內，結短針一針，再聯結一圈爲止，如第三十八圖。再用四寸長之彩色線四根，縛於鏈針環內，折成二寸長之八根，兩端使齊；如是每鏈針環內縛四寸長之線四根，均折成二寸長之線八根，再以兩環內之每八根線，各分四根，合打一結。餘四根，則與第三環內分出四根結之，如是聯結兩圈爲止，如第三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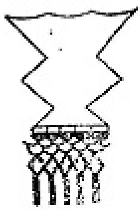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圖



第三十八圖



第三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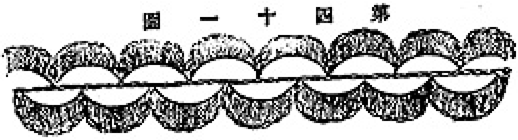


(十五)籃柄之結法　先以彩色線結鏈針一百五十針，再結鏈針五針，隔鏈針五針，在第六針內，結短針一針。如是爲之，以結至鏈針無餘爲度。復結鏈針五針，伸入前所隔之五鏈針之中間，結短針一針，亦結至鏈針無餘爲度，略如第四十圖。再從每五鏈針內，結長針九針，及短針一針，以結至再邊之鏈針無餘爲止，如第四十一圖。

第四十圖



第四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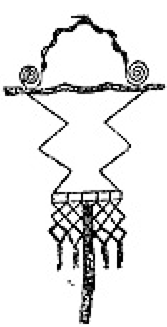


(十六)以鐵絲折成半環形，包以桑皮紙，再用彩線繞之。俟繞滿，則穿入所結之籃柄內，如第四十二圖。再以鐵絲之兩端，折成螺旋形，以線縛於籃邊之鐵絲上，底之中心，再垂一長鬚頭，如第四十三圖，即成。

第四十二圖



第四十三圖





近來投函本社的，非常增多，特訂立規約數條，請投函諸君注意。

（一）投函人須在信尾寫明眞實姓名及住址，否則概不答復及披露。但原信披露時得署別號。

（二）要求答復的信須附郵票。

（三）原信在本誌披露與否，由編輯者酌定。

（四）討論無關重要問題的信，概不答覆或披露。

關於重婚問題的兩封信

錫琛先生：

我有一友人，和他的已婚妻，——父母主婚的——感情是十分不好；但是處於舊禮教的家庭，沒有別的，只好受着痛苦罷了。到了後來他考入中學校，——和我同學——不知不覺就和第三人她，彼此往來，發生戀愛；可是費盡許多手續，終不能把沒有愛情的她，實行離異（父母不允）和有戀愛的她正式結婚；因此他對於這個問題，常是悲觀。

我記的他曾和我說過，如果他將來不能達到美滿的目的，（結婚離婚）他一定另組織新家庭，和舊家庭脫離關係，以完成他們的『自由結婚』但是我以爲獨立生活，要有獨立的技能，他們現在不過是個中等學生，求學還是自己的父兄幫助，那裏能够獨立哩？既然不能獨立，那麼非特犧牲終身的幸福，不將中途廢學麼？且已婚的妻未退，而和第三人結婚，法律不容；如果實行，便犯了重婚的罪。所以他和我談的時候，我並不敢十分贊成；但是以我個人的小見，一定有料不到的地方，稱又不敢十分反對；既然不敢贊成，而又不敢反對，一定是沒有解決的能力，那麼不得不請先生的教訓。

總而言之；先生對於他這件事，是怎麼樣處置呢？又怎麼樣能使他們三人得到完美的結果呢？

如上所述，深望示知，不勝企盼，並祝福你！

李希龍　一九二三，十，九，自太原一中。

錫琛先生：

我於婦女雜誌的通訊欄裏面見到先生所解決對於男女戀愛的幾個問題，我是佩服得不得了。現在我亦有個問題，敢請先生爲我解決一下子。我是已經娶了妻子的人了，在理我是不能再和別個女郎發生戀愛；可是我那個妻子，那是我的祖父給我娶的，——現在已經好多年了，一則當然是買賣式的婚姻，和我不發生真實

的戀愛，我和那K女士乃是由朋友而漸漸的到了 Love 的地步，現在她和我又有了婚姻的約。我若是把伊娶了來，我犯了重婚的罪；我若是把前妻休了，我那家中的人都說我的妻很會辦事。所以我有點解決不下，要請先生費心代我解決咧！

袁懋君，

懋君先生：

重婚罪在法律上既經這樣規定，除了避去重婚的事實外，當然沒有別的解決法的。

章錫琛。

戀愛失敗者的憤言

記者先生：

讀婦女雜誌第九卷第十號濟如的戀愛結婚的失敗，正在嘆戀愛結婚是個非常容易的事，剛巧又接着我的一個朋友的來信，看了直叫我『鼻酸髮指』，更信是難事了。不過濟如的是女子是被男子所棄，我朋友的事却是被女子所棄，因此亦把他介紹在下，使一般專好注意金錢談戀愛的青年男女們，看了或者生一點悔悟的心，也許於道德上生一點小補吧！

耀山。

耀山哥哥，與你分別已有兩年多了，每想通信與你，但不曉得你的地址，祗索夢裏相見罷了。昨天巽哥由你處來，纔曉得你住在杭州，和你的近況，我一概都曉得了。但是關於我的近二年多的事，想你亦是急於要聽的，請你不要着急，靜心的坐着，待我慢慢的報告你一下。從前你們不是說我是個富於愛情的人麼？是個提倡戀愛結婚的人麼？那時我自己亦很相信，到了現今，我才明白了，已往的事，竟出我們的意料之外。民國九年七月裏，在那高大的教堂，與Y女士結婚的，不是我麼？那時你們多般羨慕我呢！你不是還來喝喜酒的麼？現在已經敘分兩處了，她已經琵琶別抱了。唉！戀愛，戀愛，我現今曉得全是假的了。

她和我本是同居一個牆門裏的，她在高小讀書的時光，那時她年已及笄了，就和我情投意合，早晚都在一塊兒溫習功課，研究些學問，星期一同遊山玩景。你不是還取笑我們的麼？但是我們仍是坦然無私的，並沒有苟且的事體發生，這種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不是我說誑吧！

她平日亦常常同我講：『我們倆的愛情，是純粹的，至誠的，絕不受絲毫牽強的，外界壓迫的，要解散我們倆的戀愛，除非是烏白馬角才行呢。』我那時聽了這番話，以為我們倆是永久生活在戀愛

中的，享受新家庭快活的，現在呢？已成反比例了。你讀到這里，我想你急要問我們怎樣離開的緣故？！唉！你坐着不要動，我自會告訴你清楚的，耐心着聽吧！

我小時候，我父親就替我定了親事，她姓什麼，住在那裏，我都不曉得，（據聞是姓陶，鄉下人。）完全是舊家庭的制度，扁擔大的一字亦不認得。我自從由高小畢業出來，漸受新文化的陶冶，知道結婚是要從戀愛造成的，否則必不能如意的。那時我就醉心戀愛，反對舊制婚姻，因此戀愛了Y女士，我就提出解除陶女士的婚約。上面說過，她是頑固的家庭，她家聽了這個消息，大興問罪之師了，我父母亦幫得她們說話，來責備我，說我應該如此的，末後我父母逢拘我不過，（因爲我父母最喜歡我）只得依我的要求。但是陶女士方面，絕對不承認的，然而亦無法則我，只得氣恨在心，使這位不開通的女子，空守閨房，行她們神聖不能侵犯的制度，我與Y女士不必說的，歡愛是達於極點了。俗語說得好，『樂極生悲，』這句話實在不錯。十年春，我父親被革命的嫌，下獄死了。當我父親未死之先，我就化錢運動，那知區區的家資，盡做運動費，卒未能成功。父親死了，家境日趨於窮迫之路了，不得已我就棄學謀生，每月十多塊洋錢，仍是入不敷出。古人所說：『屋漏更遭連夜雨，船壞偏遇頂頭風』不啻是余的寫照。

Y女士是『養尊處優』的慣了，這區區的薪俸，怎麼够她的揮霍呢？因此常生怨言說：『人生在世，當貴自立，像你這樣，自顧不暇，何暇顧及妻子老母。』我聽了這些話，並不生氣，用好言同她講：『我們倆的結婚，不是你說「海枯石爛」不變的麼？現在我不過命運不好，亦該「同甘共苦」才是，何能說出這個話，叫人懊喪呢。』她說『天生四萬萬，各當有自立之本能，我何必依賴你呢？』爛哥，我不怕你笑我，從此她就有越軌的舉動了。民國十一年，六月，她和我宣告離婚，想你也得着報章的報告了。我受了這番挫折，只得抱獨身主義，永久不談戀愛了。今年五月有許多的人勸我再娶陶女士，我始終不肯答應。末後他們大家共同攻擊我，說我不應該這樣忍心，叫人家女兒進退兩難，大家不理我，弄得我沒法，祇得允許他們的要求。現在又結婚幾個月了，夫唱婦隨的，何等的快樂：我寫到這裏，不寫了，手亦寫酸了，累你讀了。但是我還有兩句話要說的，就是現今高唱入雲的『戀愛結婚，』我想這種名詞，祇好有錢的人享受，窮人絕不能沾着一點的，這是我敢武斷的話，如果我們要成百年的大事，還是娶舊式女子的好，不過我們用點良心待遇她，可憐她，不可過於束縛她。那麼亦可以白頭偕老了。這回我真不說了，再談罷。此

祝你的進步，並望你的回音。

弟趙慕達上言。

強迫結婚的法律問題

錫琛先生惠鑒：

敬啓者，慕俠自幼由父母定婚M女士，當時智識愚蒙，不知婚姻為何物。及年稍長，漸受教育，乃知婚姻一項，與自己有切膚之關係，於是請原介紹人往M女士家長處陳說，請將M女士入學，稍受教育。詎知M女士家長守舊性重，完全拒絕。謂女子將來是你家人，我家不負教育女子之義務；且女子在廠工作工，銀四角餘，我家正須女子掙錢也。（查M家並不窮困，該家男子無不讀書者。）慕俠受此極大打擊，心灰意懶，後多方偵查M女士之家庭狀況，無意中發現M女士與某人已發生戀愛的關係，（精神戀愛歟，抑肉慾戀愛歟，慕俠不願表明，以存自己之道德，）慕俠乃設法解除婚姻，為謀雙方之幸福。於是間接的諷示M女士家長解除婚約的意思，使彼方自動的覺悟，并不提及他女兒與某人發生戀愛的關係，保留他的面子。豈知彼方蠻不講理，謂M女士已給你家，即是你家人，你應以財產十分之五給他女兒，為終身贍養費用，你另外娶人可也。慕俠極端反對，於是彼延請律師起訴，並橫誣慕俠以重婚之罪（毫無證據），以激法官之注意，留為他女兒必須嫁我之張本。而法官覺不加詳察，勒令限期成婚。考他定須將女兒嫁我的意思，不過謀取我的家產而已。因為彼教唆他的女兒，謂你到他家去，不必盡你為妻的職務，安心坐食，不問家政，且向他索取財產權；與他吵鬧，使他俯首帖耳，就你範圍，如不能遂所要求，儘可以虐待等辭起訴也。慕俠處此境地，荊棘叢中，生趣消極，思欲遁跡空門，解脫一切。徒以年老高堂，無人侍奉，若遽遠離，心有不忍，左右為難，無法兩全。素稔先生先覺覺人，敢求為慕俠設一善策，不論法律和其理論，解除此萬惡婚姻契約，是所盼望之至！

諸慕俠。

慕俠先生：

查大理院判例，明認婚姻須得當事人的同意。民國四年統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查民法原則，婚姻須得當事人之同意。現行律雖無明文規定，第孀婦改嫁須由自願，則室女亦可類推。」又，民國五年統字第四五四號解釋，「定婚亦須當事人同意；若定婚時未得兩造同意，如一造訴請解除婚約，亦無強其成婚之道。」照這樣看來，法官的限期成婚，實在是違背法律，儘可延請律師提起上訴的。

章錫琛。

五位想解約者的來信

錫琛先生：

我讀了貴雜誌九卷十號通訊欄裏季異君的一篇徘徊歧途中的婚姻問題，使我感受了無限同樣的悲哀和苦痛。眼簾的淚，幾乎要奔湧而出了！唉！先生！我為什麼要這樣老實的說，就是受了萬惡舊式婚姻制度的束縛，而且時機已迫了；風浪中的過渡者，眞正危險的很！無已，請待慢慢寫出來，還望給我一個安全妥當的方法，使脫於苦海，那就感謝無旣了。

我的父母，均是舊世界中的人物，十八世紀的禮教，風俗，和習慣，都充滿了他們倆的腦子裏，所以小時就把我定下一頭親事；到我進國民學校的第一期，她就來到我家了。那時我還是八歲天眞爛熳的童兒，不知人生觀是什麼。流水似的韶光，催着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高小畢業那一年，我纔漸漸明白——男女的關係，夫婦的戀愛；——我亦覺得對於本身及她的問題，均應有情感的表現。祇是她是一個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愛情為何物，我雖有時在我母親面前，勸她放足，識字，她那裏肯依；只輕輕的走開罷了。我的母親常常因她的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氣；現她亦居然亭亭玉立了；於是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的口頭禪，早振破了我的父母耳鼓。確實的我對於她絕對的無愛情可言，並無一願意的可能點；因為她是女界中最蠢者，連女紅都不知做。自然，我的父母亦有點不大滿意，然又恐貽人口實。日前就來了一信，叫我此期放假早回，婚期已定，並謂她年已大，正可及時婚娶。爾——指我——年雖甫弱冠，中學尚未畢業；然亦無關緊要；我閱至此，心頭小鹿，兜的上來；而腦潮幾因時以起伏矣！如何如何！眞置我於五里霧中！將與婚罷！——無知的女子，一無所能，品性復不相合；還有什麼家庭幸福麼？——將撤婚罷！難免法制的束縛，父母的當心，親友反對，釀成無謂的轇轕；自顧此身，實難以處。欲籌一折中的方法，使她出遠求學，得點知識；旣困於經濟問題，又難得家庭許可。因她年齡旣大，天資又鈍，着實的為事實上不可能的；却是時期不遠，矢在弦上；我心躁碎，幾欲逃婚遠方，又不忍父母望念；清夜捫心，無如之何！

先生學識經驗，素孚衆望，對於此種問題，尚祈下期懇切指導，明白教我，是為至禱！

竹軒 十二，十，七，九江。

錫琛先生：

我是一個棄學就賈的人；在三年前，是一未畢業的中校學生。可是我雖是商人，對於新文化書籍，却時常瀏覽——尤其是婦女問

題，因此我對於舊式婚姻制度極端反對的，但是我家裏却已給我定下了；定婚的前幾天就寄了一張對方的照片來（因為我不在家）也不問我的意見，不求我的同意，竟給我定下了。我寫信去拒絕他（是我父親）竟拿出舊家庭的家長權威來壓迫我，唉！叫我怎肯去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呢。現在拒絕又不可能，忍受又不願意，這個問題，請先生費一點精神在下期答覆我。

錢璲　十二，十二日，於蘭溪。

錫琛先生：

婦女雜誌是我很歡喜讀的一本書，因為她很能夠指導人在歧路的方向，而且她對於婚姻問題，特別注意。只是我現在處於婚姻不能解決的時候，故不得不請她指導，想她一定是很願意替我解決。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我的家庭替我訂了一位舊式的女子，她是一點知識也沒有，而且又是面不相識的。這是一定沒有感情的，既是沒有感情，又何必做一種形式上的夫妻呢？所以我不願意和她結婚，但是我的家庭不准我退婚，況且她又是個「古老家風」的女兒，所以我也不願意說出使可憐的她心難受。只得請她的父親將她讀幾年書，等到她得着一點知識後，再和她結婚。可是她的父親是個「硬頑不化」的東西，我也沒有方法來開導他。故只得函請先生指導，不知能撥冗見示否，請在下期答覆。

北京野萍　十二，十，十三。

錫琛先生：

自從我看婦女雜誌以來，對於先生所發的言論，是非常佩服！今將我的婚姻問題，陳告先生，請在貴誌上批評一下，這是我盼望的！

先母有病，醫治無效，祖母聽迷信的說話，請求姨父將表姊做我的未婚妻；以為有她的時辰進門，就可希望先母病好，這叫做甚麼「冲喜」。但先母仍不因之不死。我方六齡，也不知道有此婚約，迨至十餘歲的時候，才知道有這件事；但因我的知識未曾發達，也不知去管她。後由小學而中學，這個時期，就喜看報章雜誌，於是知道這種婚約是不對的了。(一)我和她有血統相同的關係，並且她的年齡比我大。(二)就依她的父母目力而論，非戴二千度以上的眼鏡不可；牙齒純黑，她的哥哥的眼睛，也是痛重不靈，她的兩個弟弟，一為斜眼，一為黑牙，她的妹妹目力也和她的父母一樣，但她怎樣？自然依遺傳說而推知了。(三)她的品行，性情，何如？我完全不洞明。(四)她無生活能力。(五)我因在求學的時期，不能即時結婚，而她家催我甚急。有了以上的原因，所以我要退婚了！對不對？即請指教！

我的家庭，是半舊半新，換句話說，就是對於這件事，立在中立地位，不聞不問，她却是個極舊的家庭，倘使我提議退婚，彼方不承認，又當怎樣才好？也請指敎！

F. S.于與淞 十二，十二，十一。

錫琛先生：

貴社對於婚姻問題特加注意，這是我們欽佩得很！現在我也爲這切身問題，用盡了腦汁，還未解決，特來請求見敎，示我一條途徑，俾得圓滿的效果，那是十二分感謝你了！

我在十二歲的時光，簡直不懂什麼，然而我的母親就有『早抱孫子』的觀念，把我訂婚了——對方是頑固守舊的家庭，這時我當然不會關心到這件事情。到了十八歲，我肄業於浙江黃巖扶雅中學校已二年了，心智上也自然而然的發展了，於是覺得婚姻是人生一世的重大關鍵，若非愼重選配，將來難得愉快的家庭；雖然我的婚姻已被母親包辦了，我却不肯完全犧牲一世，一面偵探對方——未婚妻——的品性，一面提出要求她讀書。不料我的母親以老親關係（她母和我母是同胞的姊妹）終是含糊置而不言。

直到現在，我更堅決地曾經三四次的請求，不但未達目的，就連回信都不述及這件事情。但是我的經濟還未獨立，恐怕激烈的做去，就要發生意外的危險，並且對方又是異常守舊的，這實在弄得我進退兩難了！請先生犧牲了一點寶貴的光陰，指示我一個方法。

池世榮 十二，十二，十九，于上海。

竹軒，縵燧，野萍，F S，世榮，先生：

像五位這樣的問題，近來向我們提出的很多，我們實在不能答覆。其理由（一）婚姻是個人的事情，須當事人自決，非別人所能干與；（二）各人的處境不同，與當事者毫未熟識的我們，決不能代爲畫策。總之，如果自己覺得這事的不適當，千萬不可勉強。否則，倘使對於提出解約，有不忍，不敢或不能的情形，除屈從外，也沒有別法。至於強人結婚，在習俗上雖然有這樣的一種辦法，但自己如果不願，別人當然無可如何，況且法律上也有須得當事人同意的規定的。不過這在雙方都不免要有點犧牲罷了。

章錫琛。

問對於戀人應取的方針

錫琛先生：

我接到我戀愛者最後一封信，使我惝怳四月，不解其所以，希先生不惜數分鐘之光陰，幾行字之篇幅，以釋下面所猶疑三點，但需先介紹原函如下。

靜軒兄惠鑒：啓者，茲於月之二十七日午後六時，得來華函，辛吾姊所接，家慈在旁，詢問由來。姊遂僞稱某女士（註一）代某君執柯事。家母深思良久，謂『我前次在某女士處，雖有許意，奈你父謂種種（註二）不便，難於允許，幷囑吾替素梅答覆該事，作爲罷論，幷禁止素梅出門』等語。當妹聽聞之下，心腸寸斷。以家父性質梗強，此事恐無挽回，想你我情深，何能願棄之他。但從父母之命，於心不忍，抑父母之命，非脫離家庭不可。以我無一藝長之女子，脫離家庭，不能生活。兩相比較，短長各半。所以請兄暫且勿論該事，以救妹現時之安全。倘終有緣，則你我此生幸事，否則寄諸來世。兄其恕妹！從今以後，勿多來函，惹起節外生枝。雖不關於兄事，奈妹受苦何？此時家兄嚴責課程，千言萬語，不便多述。春風多厲，千萬自愛，勿念妹爲此請課安，如妹張素梅謹上。

（一）照其函云『渠母有許意，奈其父不允何。』且有何種方法，能使其父准許？望先生教我者一。（二）照其函云『請兄暫且勿論婚事，以救妹現時之安全，倘終有緣，則你我此生幸事。』但四月之久，未見其片紙隻字，亦未聞其人之下處（移居）暫且勿論婚事一語，是必尙有挽就之時，是否是滑頭語，以寬吾心，抑其眞有挽救之事？以我弱冠男子，家庭屢促訂婚，棄此人以就她，則恐將來張女士與鄉間那社會上一班人，必評我無情男子；若終身守待張女士，以我本身卽鰥居一生亦無妨，無奈家庭以延祀責備何？望先生教我者二。（三）照其函云『否則寄諸來世一語』是否其人已死？望先生教我者三。

靜軒。

（註一）執柯某女士，亦不知張女士下落。

（註二）『因種種不便』我是南方人，她是保定人。

靜軒先生：

照原信的文義上看來，似乎頗有拒絕的意思。但這仍須靠先生自決；你如有非她斷不結婚的決心，當然要設法探訪，否則卽使她仍然戀愛你，你對於她不再戀愛，也是你自己的自由，非別人所能干涉的。

章錫琛。

關於戀愛結婚及擇偶的意見

錫琛先生：

婦女雜誌是我的良伴，解寂寞的第一個好人；每期出版，我都把她一氣讀完，覺得她對於婦女一切的問題都能給人明確的指示，

我實是感激佩服！

現在我有幾句關於訂婚的話，寫在下面，請您把她披露在通信欄裏，或劄出刊在短論欄亦可，並願賜教！

我是一個失意的弱者，也許是個心境曠達，優游自在，不失天眞的少年；所以終日只求快樂，——讀書，游戲，——餘外一切，我總不去管，至於婚姻大事，更和我不生關係了。

我說這話，似乎有些古怪，爲什麼？因爲大家都說：『一生的安慰，只寄在發生眞正戀愛的那里，』但據我的意見，人在世上，實無結婚的必要；因爲我們果眞有了愛人，做朋友可矣！何必一定要到結婚的路上去？而且怎樣程度，就可以說是能算戀愛，實在毫無標準。一般人在沒結婚以前，總是說：『結婚以後，如何安慰可得了，』試看結婚後，眞能得到安慰的有幾個？現在一般女子的眼光實在小，總喜歡拿女學生的頭銜，來換一個漂亮有錢的丈夫，做夫人，做少奶奶，人生觀最大的不過是『賢妻良母』罷了！況且能做到賢妻良母的，也是鱗角鳳毛；她們所務的，還是幹些驕奢淫侈的生活，做男子的玩物，把自己的人格，毫不足重。要知現在的男子，有幾個是能眞愛人，都是喜新厭舊，朝秦暮楚的；遇了相當的機會，或是不能了解，終是出於離婚的路上去；那時悔也無及，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上，終身爲不幸的人。所以我主張要求保全人格，超越的人生，還是不結婚，各求相當的目標，一生盡力在社會事業上，不愧是一個人罷了！

我這話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實行是不可能的；那末還是要結婚，但是須認明結婚是求安慰，或互助，並不是生兒子；生兒子算是副目的，既認明這一點，然後可以結婚了。

現在再說我對於訂婚的意見，這事誰不知道是要自由戀愛，純粹愛的結合；但試問現在新舊交替的社會，能求普遍的做嗎？這是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以爲應由介紹人介紹合於條件的對象，然後由父母允諾，自己去履行，拿愛情結合做終點；庶幾和舊的不致衝突，新的相差不過遠了。

人生是奮鬭，這是一生大事，如何不要奮鬭；但我們現在自主力不雄厚的人，若是和家庭奮鬭，勢必和他們脫離，自去生活；但我個一個人要脫離家庭而去改造社會，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現在我把所的定條件，抄在上面，給大家看看：一通文墨者；二諳練家事者；三無惡嗜好——煙，酒，賭，——者；四有普通藝術者；五天足者；六面貌大方，性情溫和者；七未結婚前須通晉問者；八年齡在十六至十九歲之間者。附則，家實只須中人之家，沒貴族色彩者。

上面的話，是我個人的意見，希望您給我一個答覆和批評，這篇是沒稿子的，字句不妥的，希望指正！

何玉龕於南通 十，十八，上午。

玉龕先生：

你的擇偶的條件也是一般人的條件，我對之沒有什麼可說。可是前面所說的話，却頗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既承下問，敢大膽的指出一二。譬如，你既說結婚能得到戀愛的有幾個，却又說須認明結婚是求戀愛或互助；既說純粹愛的結合不能普遍的做，却又說拿愛情結合做終點；既說不結婚可以一生盡力在社會事業上，却又說一個人要脫離家庭而改造社會是不可能。至於你的與家庭妥協的意見，固然也未可厚非，但萬一你對於婚姻上的主張家庭仍然不能容納，那時你又將怎樣辦呢？此外你還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把戀愛和友誼看作同一的東西，而把最根本最重大的生物的理由忽視了。近來許多人關於戀愛和結婚的意見很有一種重靈輕肉的傾向，如所謂『戀愛不必定要結婚，結婚必須要有戀愛』一類的話，很多爲人所信服。先生的主張大概也是這樣。其實戀愛本來從性的欲求而生，戀愛而不求結婚，更要戀愛做什麼呢？譬如我們就飲食而言，說飲食必須美味，但做成了美味的肴饌，不必定要飲食，這是說得過去的麼？

章錫琛。

華林君的失戀事件

記者先生：

我有一件事，要寫出來請你發表以備討論。

但我在未述這事以前，須先有個聲明：我是完全不認識這事中的主人翁的。我是由間接傳聞，得到這段事迹。不過是確實的事，沒有附會能了。

天津□□□女士本與華林君有很親密的戀愛，聽說這是民國元年的事。他們倆已有了相託終身的約願，在華林君方面，實在是對他的愛人託之以生命的。華君本是老留法學生，既復想第二次攜其愛人一同赴法，乃往南洋去籌款，□允待他歸後相攜出洋。誰知華君籌款事畢，回到國內時，他的愛人則已嫁與鄭某。聽說華君幾乎自殺，幸友人勸助出國。

但華君爲人過於情癡，他曾宣言他始終愛□不變，雖她負他，他終不負她。——果然他在法國數年，總過着愁苦的孤獨生活，眞難得啊！誰知他的愛人卻不顧他的難堪，竟與她的新愛人（聞與結婚之鄭君頗有錢）赴歐遊歷，這當然在華君方面是最難堪的了。

但華君仍毫不怨她，只云『我但願能知她的近狀即可自慰，我亦不願她知我如此愛她但願有朋友能暗地調查出她的近狀告知我即爲滿足。』聽說他寫信這樣去託了一位朋友，誰知這位朋友愛開玩笑，回信乃說『她的丈夫已經察覺，把她逼死。』這本是笑話，而華君乃信以爲眞，立地就要自戕，各地朋友各方勸救，纔免於難。華君本是老留法學生，留法界人多知之，這此風潮故鬧得特別厲害。現在雖然事過情遷，華君已知爲友人所弄，但愛他愛人的心始終不變，聽說他一年一年的憔悴，大有入了病的狀態之勢了！

我把這段事敍完，要請記者同社會上熱心男女問題的人來討論。我是個局外報告事的人，且不來批評，我只設以下的疑問：

(1)華君這樣鍾情的人，怎麼還得不到口女士永久的愛力？口女士既允了他一同出國，怎麼只在他赴南洋數月中便與別個結婚，愛情如何遷移得這樣快？

(2)要是責備口女士，那麼她要說她有行爲的自由，但是對於華君這樣痴情的人却又怎樣對付呢？

(3)要是責備華君不能解脫，那麼，我怕這個責備不能成立。因爲他確是愛她，不再愛別人。但怎樣纔能使他免除這種痛苦？

東濟上。　一九二三，九，四，於巴黎。

可否求婚的疑問

章先生：

我是婦女雜誌的最親愛朋友中的一個，她和我的交情不是平常的好，我有懷疑不決的事，就請問她，她多半肯——也能——爲我解釋。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用她的幫助，若是肯，眞是不勝感激她和您了！

我是一個大學的學員，年十八歲，自去年愛上了一個女子，我的愛她，並非爲着一時情慾的衝動，委實是從我赤裸裸的良心裏愛她。因爲自去年見她以後，她直至今還不曾離開我的腦網！

我之認識她，曾經過我姊正式的介紹。我們倆也談過話，可惜不多時就又離別，現在眞是『遠隔雲山，相會良難』了！因爲我不能忘了她，我屢想寫信給她說我愛她，但是有三個原因使我不能：第一，怕被她拒絕了，反而無疏通的餘地；第二，怕我姊知道，（她是我姊的朋友）第三，我和她令兄是朋友，若她令兄知道了，恐怕有損於我們的友誼，然而我從她對待我的言語和舉動上，我確實知道她喜歡——不是愛，因爲我不敢說愛——我。

先生！按社交公開的定義，我們既然經過我姊的介紹，算不算朋

友？我有否寫信給她的可能？若是我寫信給她，她是否有回信的必要？我既然愛她，我應否告訴她爲他人（他人指我姊和她令兄而言）而使我們不得自由戀愛，是否應該？

先生，你若願意，請將上列四個難題爲我解決了！多謝！

笑霞謹上。十月十三晚。

笑霞先生：

求婚並不是一種違法的罪惡，似乎也不必怕別人。至於能不能得到允許，那是要先生自己審度，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

章錫琛。

如何表白眞心

錫琛先生：

我讀貴雜誌以來，得益很不少，現在有個疑問，請先生指教，就是『她們方面至今疑惑我不眞心。』

（說明）學生自民國十年以來，就相互察看，可算我知道她家情形，她知道我的情形，到今年春天才發生了戀愛，現在已達到訂婚的時期。但是她們仍是疑疑惑惑的，深恐我不眞心。這個也不能怪的，因爲我平時辦事同言論都太難過得很，其實我是死心塌地傾向她們。若現在不把這個解釋了，始終都有點疑心。但是我沒法能使她們看出我的心來，想請先生深深的想個法子，能叫她們心裏沒有這個疑惑纔好呢。

夢仙，十二，十。

夢仙先生：

我想除了你自己竭力去表白你的眞心外，實在沒有別種好的方法。

章錫琛。

妻對於被遺棄時應取的態度

錫琛先生：

我深感謝先生的美意！爲我們女界，不辭勞苦，盡心竭力，共鳴不平之聲；爲我們開闢路徑，大放光明，欽佩的很。奈知才淺陋，有意難達，不過以感謝表示表示吧了！至於眞情，非我之拙筆所能述出者。現在我有一個疑問請問先生示教：『夫婦同處八九年，子女俱有，一旦男子外出，永不肯給家音信，家裏無論如何艱難困苦，永是不聞不問。這樣麻木不仁的丈夫，爲妻的應當持什麼態度對待他呢？』這個問題本不値先生解決，但先生是我們女界的明星，對我們女界是有研究的，絕不能以事小而置之不理，望賜敎爲盼！

T. C. 一九二三，十二，二十三。

T.C.先生：

照現行民律第一千三百六十二條，『（八）夫婦之一造以惡意遺棄彼造者，』『（九）夫婦之一造逾三年以上生死不明者』均得提起離婚訴訟。惟所問妻應取的態度，則須由妻自定的。

——章錫琛。

應否和不能生殖的女子結婚

編輯先生：

L.L.女士和我有神聖戀愛的關係，但是我屢次向她求婚，她總含胡的答我。有一次她淌着淚向我說，『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因為我的病（係生殖器病）經許多中西醫士診視，都說我畢生不能生殖，惟生命可保不妨……我倆就是結婚了。將來也有什麼好結果呢！』

我聽她說後，頓時有『和她結婚』和『不和她結婚』二種動機，在我腦袋裏衝動，不和她結婚，我又舍不掉她；和她結婚，那麼我並沒有半個兄弟，她既不能生殖，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二句話說起來，不是要受不孝之罪了嗎？先生素以教人為己任，我倆是否可以結婚，乞賜教。

——程伯懋。

伯懋先生：

你既然以生子為重，當然不該和她結婚，否則將來會因此而致戀愛破裂的。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教訓，實在不是真理，這是要請先生了解的。

記者。

對於舊式婚姻的兩個疑問

錫琛先生：

貴雜誌上所發表所記載的，實在切於現世的實用，我得到的見識，正是不勝記述，但我對於舊式婚姻，尚有兩個疑問，要請先生指教：

（甲）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定的婚約，——男女小的時候已預定好的——以後男的向父母說明這不合理，要求解約，但坤宅一方不應，就釀成訴訟。原告以不相識，即夫妻不能相愛為解約理由，官廳斥為屬於理想，且斥男子未滿三十歲女子未滿二十歲照法律要服從父母支配——以上說法是否合理。

（乙）舊式的婚姻，子女雖不願，奈何沒有堅強的意志去抵抗，就服從了父母的支配，但怎樣可發生他們倆的愛情呢？

以上兩問，請先生在通訊欄裏告訴我。

C.S.T. 一九二三，一〇，三一，於松江經校。

C.S.T.先生：

（甲）現行民律，本採取允諾婚制度，大理院判例上，又有婚姻須得當事人同意的規定，所謂婚姻須服從父母支配的話，實不合法。

（乙）愛情原是男女相互間自然發生的情，要勉強的製成，恐怕不甚容易，無已，祗有把對手當做愛人看待，努力的施愛而已。

章錫琛。

戀愛的危險

錫琛先生：

自從讀了貴誌以後，覺得先生們對於『自由戀愛』『女子職業』『戀愛運動』『家庭革新』……等等的問題，在那里研究討論；並且貴誌的通信欄也很懇摯的答復讀者，這是不能不佩服先生們這樣的努力，並且不能不感激先生們的。現在我不揣簡陋，寫一些話；懇請先生直接答我，或在貴誌的第十二號上的通信欄內答我，這是我十分盼望的。

『自由戀愛』這個名詞，已不成問題了。但是處到現在的新舊交替的時代，不免要有些危險。據我們知道的——我的朋友某君，去年同了某女士發生戀愛。初時他還寫信來告訴我，他們的認識，是由朋友介紹的，後來便時常通信，到了今年的春季，提出正式求婚，居然也由她應允，照事實看來，不是快要達到結婚的目的嗎？不料沒有兩月的功夫，某女士忽然發生變端，寫一封信給我的朋友說道：我要和你絕交了；我對於你的愛已完全沒有了！

這樣看來，講戀愛結婚也有危險的啊！那麼他到要請教先生，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戀愛？怎樣會才不發生以上的問題？希望先生賜教！來解決我這兩個疑問。

一九二三，一一，一一，張絅之。

絅之先生：

近來的男女間，像你朋友那樣的，可說很多，但這決不能算做戀愛。她們在第一次認識的當時，便存有結婚的目的，後來由認識而戀愛，由戀愛而訂婚，或者更由訂婚而結婚，都祗可算是一種表面上應有的程式，和從前的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合卺等完全一樣。我以為青年男女非對於異性有真切的了解，對於戀愛有徹底的認識，實在不能輕易講到戀愛。

章錫琛。

讀前號

實行男女同學的成績問題，我想只有從男女同學兩方的感想了解與否而預定。不過我從前是深深憂慮着遠浮而驚外的男同學，定爲男女同學實施之梗，現在卻被徐身潔的我經過的男女同校一篇的結論打破了。我始知女生若能『眞了解眞關鍵……』而男女同校的實施問題就『一帆風順』了。但是我總希望男女生都能了解閑邇而做到渭川所說的第三種女生一樣。（許傑上海）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我嘗可憐這些無意識的宮女爲什麼只爲了勾引楚王的憐愛竟自犧牲了性命而不惜，誰也料不定近日受過新文化洗禮的女青年居然有着高跟鞋的一回事？着高跟鞋的害處，原比不上束腰；但其有害於身體，總是一樣。在盲目盲從，靡然成風的社會裏，得高山君的着高跟鞋的害處一文，大足以挽頹風而救末俗了。（顧祥毅上海）

有島氏情死了，日本文壇上從此又刷一位有力的驍將；所以日本的報章及雜誌，不惜犧牲篇幅去記述或批評。但是鄰近的中國呢，除卻極少數的殘篇，恐怕不能再尋出什麼關於這件事的文字。在十號的本誌上，讀到曾民君轟動日本的有島武郎情死事件，使我眼淚盈溢，這決不是一篇平凡的敍事文，直是一篇悲情的小說呵！（清寮北京）

最是阻礙婦女解放前途的，莫若男子蔑視女子，和女子輕視自身。前號晏始君劉既彬粱與婦女解放前途一文裏面，對於這兩種情形，提出相當應付方法，殊屬妥善。不過現在過渡時代的婦女們，恐怕暫時還難毅然決然地做去；但是我既竄過來告婦女們：如果你們不幸遇着以上的情形，你們要振刷精神，努力奮鬪，萬不能因一時羞憤，致萌犧牲，而與婦女解放前途的打擊啊！（汪汝幹清江）

微波是進一步描寫現代自由戀愛的阻礙和煩惱的作品，對於現代青年所謂的自由戀愛下一砭針，實在是過渡時代必要的作品。其中主要的意義，就是：『男女戀愛的第一障礙，由於彼此的誤會。』誠然，這種見解，可以包括世界一切的人。如其彼此都能互相諒解，然後人類的一切誤會和衝突，都能消滅。所以我們不應當僅鼓吹男女間的諒解，應當進而鼓吹人類間的諒解。（王英伯北京）

舊式婦女的痛苦和救濟是很重要的問題，周君更能看出欲脫不能的最苦痛的婦女，眼光何等深遠！可是後面所說的救濟法，應當進一步着想，因她們早已知道受教育是脫離痛苦的第一步。然而許多阻礙，環繞她們，除經濟困難外，還有：一，阻於家務；二，無合宜的學校；三，有小孩牽累……。所以：一，宜運設婦女學校；二，各地小學宜附設女子成年補習班；三，各女校宜許可帶小孩進去。（蔡劍松江）

十號健孟君的變成正確的兩性觀念的重要裏說：男性當女子爲洩慾器，同時女性也利用男子作報償品。這眞是兩性同一的錯誤；根本解決，非提倡性教育不可。這些話說得多麼痛快呀！自覺的青年男女們，要覺自由戀愛的兩性快快覺悟吧！不要再彼此利用着性慾的衝動，外界的引誘，墮落你們的人格啊！（趙公遂杭州）

周白棣君舊式婦女的痛苦和救濟，我認爲是一篇有卓見之作，提出的四個救濟辦法，尤易去實行；且只要能去行，不少可得到許多效果；現在中國講婦女問題者，差不多疏忽了鄉下舊式的婦女，雖然其中另有原因，但講問題者或多是成於城市，或久住在城市，看不到鄉間苦痛，也是原因；但這不是好的現象，因這類婦女佔婦女界大部，故我不僅認周君是要作，還想大家如周君一般來注意。（何植三北京）

現在婦女解放的聲浪，可算達到沸點了。究竟解放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實在受教育的女子大都也還莫明其妙；只管在那裏博得一點虛榮，往往誤認肉體上的幸福，即是精神上的幸福，弄得自身生理上的絕大障害。漆珠心君的我的女子觀和高山君的着高跟鞋的害處不啻給她們一個大教訓！藉此也可促進她們的覺悟了！受新思潮薰陶的婦女呵，你們讀着，有何反應？（方植民上海）

讀了有島武郎情死事件，很可以給現社會裏的人們一個絕大的教訓：他自己遺書中雖說：『我們的死是絲毫不受外界的壓迫，』但是他和秋子的戀愛，外界果能允許而贊助嗎？我敢武斷的說：如果眞與外界毫無關係，

但我們決不會尋死，因爲知道在現社會裏是不會有眞正的戀愛存在的。武耶與秋子的愛情，雖是到極點，否則不致有那樣從容的共死。要放戀愛之光，快實行社會革命！(K S杭州)

我近來很愛看戀愛一類的文字，不知怎樣。就本期的說，我最愛讀建人君的生命的三方面。周先生是以文學家而兼科學家的，他能夠以極優美而有趣味的文筆，敍述關於科學上的重要的知識，使我們讀者在興味裏面能得到一些科學常識，在婦女上自是很重要而有價值的文字。再有島武郎情死事件亦是很有研究之價值的，實當得起覺君一介紹。(梁一萬天津)

作批評的文字，不應有主觀的眼光，要立在第三者地位，平心靜氣去陳說，否則覺得一方面的道理，便甚辯駁之意，而失去批評的本旨，瑞芝君讀渭川君自暴的青年男女，便犯着這个毛病，所以我不敢贊同。戀愛結婚的失敗一篇，我想在這社交公開的過渡時代，纔可以給女青年們一个警省；要曉得終身大事，不可以因一時戀愛的熱度，一時感情的衝動，就模糊地去結婚啊！(魏聚文上海)

「卽使終身遇不到一個戀人，也不妨做一個獨身者。」這兩句話，看起來好像不足輕重的一樣，我以爲很有道理。何以故呢？現在一般青年，每每誤解戀愛的眞義，只是急不暇擇似的求一個戀人。到了結婚以後，結果不好的很多。我鄭重說一句，這兩句話不僅可以解決M君的問題，而且可爲一般求愛的青年作一個頂好的指導。我很願青年們都特別注意吧？(詠琴北京)

現今研究婦女問題的人很多，但大都是盲從的，偏見的；卽以本號中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一文而言，確有許多帶有女性偏見的人，想一反從前「重男輕女」的惡習，而爲「重女輕男」，結果乃有把女性當作偶像看待，而女性自己也以偶像自居的事發生。得此一文，可爲痛下針砭。兩心跡是本號中最精彩，且有含蓄的作品，描寫一個失戀女子的痛苦，幾於無微不入，吾人不可不一讀。(趙麟伯上海)

瑞芝君批評渭川君自暴的青年男女一篇，我覺得瑞芝君帶偏袒女性的色彩太重，我想處在這個過渡時代，這種自暴的青年男女，確是有的，亦是免不了的，並不是渭川君故意的侮辱女性。最貽君評論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確是實情，我們不要把婦女當玩偶，又不要當偶像，婦人格化，我們要把婦女是一個人，尊重她們的人格罷！(李楠上海)

沉睡着的女青年啊！「男女平等」的聲浪，眞是要震破耳膜了，你們爲什麼還要染着像遊戲——女青年應改革的不良習慣——裏說的什麼『雞胸，束腰，裹足，……常到外面遊玩，……喜看卑鄙惡劣的小說，……』種種不良的習慣，自阻其前途的發展呢？現在趕快呀，把上面的陋習，一切改革；直跑往那好和男子並行的路上去，各人找個眞確的人生觀。我願立在志堅君背後爲你們喊着！(馬如苗上海)

婦女解放固然全賴她們自己努力地奮鬬；但是她們的惡劣環境的創造者不加改良，無論怎樣努力，怎樣奮鬬，結果終是離「解放」很遠。所以「新人」的產生，實爲她們最迫切的希望，也是全人類幸福之門。我讀了新人的產生之後，覺得熱烈的希望在胸中燃燒着，冰冷的空氣在四圍緊圍着。(鄭天朴上海)

要想婦女運動容易成功，男女們的相互了解與婦女自身的覺悟，實有同樣緊要。我每每這樣地想：以男性或女性爲中心說的偏見，無異是橫斷兩性間同情的一條大河；如其彼此仍然隔膜着，卽使婦女運動的種種要求得到以後，恐怕還是沒有好果。「沒有往昔專制的男子」「使將來兩性生活建設在和諧和合理的上面。」讀了新人的產生，我的觀念更加正確明瞭。(何百樂廣州)

本期渭川君的實際的男女同學觀，實在有很大價值。年來各大學均添招女生，中學亦有試辦者，就外表看，好像男女同學在我們已經實施了；其實內容腐敗，那有一點男女同學的眞精神？我亦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中肄業，深來受男同學崇拜，其實我學疎才淺，那有必要人崇拜之點？他們藉口尊重女性來崇拜我，我想正是侮辱女性的表現呢！(李瀞溪北京)

中國男女兩性間的舊觀念，是極壞的，所以造成了一般專制思想的男子。現在婦女運動，若專爲參政，法律，社會，工業，地位的平等而競爭，還是治標的方法了。因爲兩性間的結合上，他的態度沒有改良，雖然爭到了這種權利，但是兩性間仍然隔膜着，而沒有了解的心，那婦女的處境，也仍然是不幸的。我讀了高山君的新人的產生，眞可算是治本的方法了。(孫島之浙江)

戀愛結婚的失敗一篇，雖爲戀愛結婚之大打擊，然實爲戀愛結婚根本的滋養品。雖然某大學生與李某爲女

界前途之障礙,且為男界前途之障礙,像這樣的人,社會上雖然不少,然而決不是斷定一切男子行為的定評。我以為此篇發表後,的確可供一般青年做個良好的警戒!女青年應改革的不正習慣,也是時下青年病的一方救急良劑!(翰靜泉州)

「因為要和西服相稱起見,那「不良於行」的高底皮鞋卻也免不掉。」號稱覺悟的女子,還不能不屈膝於「陋習」之下,說這種投降話,習俗的勢力的兇猛,可想而知了。——高山君著高跟鞋的害處一文,可算很得當的解釋,當喚覺盲從「陋習」的女子不少。其餘如我說過的男女同校和編者對於戀愛結婚的失敗的解釋等,都是很切要的文章。(嫩波長沙)

現在「戀愛結婚」的呼聲,在我們中國——一天高似一天,可是知道「戀愛」的真義的究竟有幾個,能夠實行「戀愛結婚」的,究竟有幾個?無非假著「戀愛」的美名罷了!我讀的戀愛結婚的失敗,很可以供青年借鑑。於我們可以知道「偽戀愛結婚」纔得著失敗的果!我希望青年們和一般戀愛結婚的失敗者,快些覺著,毅力去奮鬪,不要誤解「戀愛」的真義啊!(陶齊清蘇州)

婁始君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一文,真是現社會的對症良藥;又是一般高唱解放者的當頭棒喝。女性因受壓迫而要求解放,自是正當的工作;而在解放之中,若不具有明瞭的觀念,更是危險。因所謂玩具和偶像,不過觀點不同;本身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希望姊妹們只求做一個人;除人以外,都是非人!并沒有神聖。自命為神聖,即自儕於非人,自我為神聖,即是不把我當人!(行是武昌)

新人的產生一文,我覺得對於「婦女運動」很有些貢獻。他能把現代兩性間的誤謬見解,一一說出,又能使一般婦女主義運動者很明晰地知道「婦女運動的目的不是專為參政,法律,社會,工業的地位的競爭,」還有一種極重要的希望,便是產生新人」——「態度明白,性情端正,並且有了解性的男子」的產生。這實在是很有價值的意見,但我尤極端希望一般婦女運動者能夠這方努力!(李一深北京)

譚如君因一時刺激過深,言論未免趨於激烈,其實我們正應該一方面極力攻擊這種「偽戀愛式的結婚」,一方面卻要更正努力宣傳真正的戀愛,救濟青年男女,走入歧途,以免發生危險。

薇波這篇文字,我對之非常滿意,覺得他的佈局和結構,既是十分細密,描寫的事實,亦極逼真。末了數東幾句,更見精深用意所在,切中時弊,誤解戀愛的青年男女,不可不一讀此文。(夏啓鈞上海)

讀前號欄投稿諸君鑒

本誌從今年添闢『讀前號』欄後,蒙諸位讀者紛紛惠稿,對於編輯者多方指導,不勝感佩!惟屢接多數讀者來信,都以該欄對於時期,字數,和用紙的限制,過於嚴格,以致不能自由發表意見,深為不滿。現擬從民國十三年起,將『讀前號』欄撤消。讀者諸君如有關於本誌的一切意見,均在『談話會』欄中發表,以免多所拘束。敬請公鑒!

婦女雜誌社啓。